

美国研究

季刊

1988年第3期

AMERICAN STUDIES

第2卷

8月1日出版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和美国对华投资

陈宝森(4)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邓又平(12)

“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

何迪(19)

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与贸易变化的关系

贺力平(30)

八十年代美国外贸逆差剖析

孙海顺(40)

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温洋(49)

海明威短篇创作模式探求

董衡巽(58)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秦斌祥、朱传一(61)

“尘埃落定”话当年

——资中筠论杜鲁门对华政策新著读后

邓蜀生(70)

本期责任编辑：金灿荣

编辑出版

中华美国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照排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印刷装订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行、订阅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

刊号

ISSN1002-8986/CN11-1170 / C@

国外代号

Q1122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 399 信箱

定价：

国内版 1.75 元

国际版 2.50 美元（邮费在外）

AMERICAN STUDIES

Fall 1988

Vol. 2, No. 3

CONTENTS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FOR CHINESE COASTAL AREAS AND U.S. INVESTMENT IN CHINA

Chen Baosen (4)

Three issues are dealt with in this essay: the role of the SEZs and coastal areas in the Chinese modernization drive; the present U.S.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the Chinese efforts in improving its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 author's conclusion is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recently adopted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coastal areas has provided U.S. companies with a good opportunity for direct investment.

WHAT THE SINO-U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REALLY WAS

Deng Youping (12)

The paper questions a widely-used historical term in China: Sino-U.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s Concentration Camp, arguing that it is the result of equating the Sino-U.S.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with the Chongqing Concentration Camp of the KMT Military Bureau of Statistics and Investigation. By presenting many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author tries to demonstrate that the two institutions are different regarding the nature of their work and are unrelated administratively.

"THE TAIWAN STRAITS CRISES" AND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POLICY ON QUEMOY AND MATSU

He Di (19)

A discussion of how China readjusted its policy on Quemoy and Matsu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of events. The policy was changed from one of liberation at the beginning to one that would let the Taiwan authorities keep control of the two islands, the purpose being that they could serve as a link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which is useful for preventing "two Chinas."

U.S. ECONOMIC GROWTH AND TRADE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

He Liping (30)

The autho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markets in the course of U.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19th century, pointing out in particular the contribution made by the exportation of primary products to the country's earlie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author also takes issue with a classical Marxist view that the U.S. economy in the 19th century was colonial by nature.

BEHIND U.S. FOREIGN TRADE DEFICITS IN THE 1980s

Sun Haishun (40)

The relative decline of the competitiveness of U.S.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s a minor reason for the increase of trade deficits. The major reasons are the high demand in the U.S. market and the market-expanding activities by foreign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igh domestic demand is a result of high economic growth, private consumption and government deficits. The activities by th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have made it possible for large amounts of capital and commodities to flow into the United States.

THE NEW LEFT MOVEMENT OF THE 1960s

Wen Yang (49)

Two decades ago, the United States witnessed a violent youth rebellion with the New Left as its vanguard. Who were these young rebels? What was their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What were they so passionately against? What kind of world did they wish to rebuild? And of course what became of the Movement? This article is an attempt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HEMINGWAY'S MODEL FOR SHORT FICTION

Dong Hengxun (58)

The usual impressions about Hemingway's stories are his plain language, the absence of motive analysis, the descriptions of details and the baffling endings. These impressions form a model. It is the use of dialogue and details to allude rather than show explicitly the contrast and conflict of values in his characters, thus bringing out the inner dramatic nature of human beings.

THE RISE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TUDIES IN THE U.S.

Qin Binxiang & Zhu Chuanyi (61)

The study of quality of life in the U.S. has risen in response to social needs.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associated with this study are discussed here. Views as to how China could learn from this development regarding its own quality of life are also offered.

LOOKING BACK AT THE DAYS AFTER THE "DUST HAS SETTLED"

Deng Shusheng (70)

A review of Zi Zhongyun's book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1945-1950*. According to the reviewer, the book has filled a gap in the study of this subject by Chinese scholars. It offers original and convincing arguments on: the dilemma U.S. found itself in regarding its pro-KMT policy; how it became bogged down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China lobby and the debates of America's China policy; and the role of Ambassador Leighton Stewart.

AMERICAN STUDIES, a quarterly, is published jointly by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he content of the articles in this journal should not be construed as reflecting the views either of the Association or the Institute.

中国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 和美国对华投资

陈宝森

当前世界各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正在增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上的互补作用为这种合作提供了重要基础。中国政府最近制订的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战略将使这种互补作用得到最好的发挥。它的目标是利用沿海地区的资源、地理优势，加快发展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交换与竞争，以沿海经济的繁荣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执行这一发展战略中，中国将与一切友好国家密切合作，以优惠政策鼓励它们在沿海地区投资。鉴于中美经济关系近年的发展，我们有理由相信美国企业家将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沿海地区发展战略是在九年的实践中成熟起来的。1979年中国政府把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开辟为四个经济特区。1984年对外开放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北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及海南岛并在开放城市中建立经济技术开发区。1985年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划为三个对外开放区。1988年初中国政府又宣布在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进行全面开放和改革的试点。同时宣布把海南岛改制为海南省，并把它确定为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这样中国东部沿海的特区、开放城市和开放地区就构成了一条弓形的同时向海外和内地辐射的开放带。对这一新事物的出现及其意义，有些美国朋友是理解的，但对更多的人说则是陌生的。因此讨论和研究这个问题无疑会对增进相互了解，促进中美经济技术合作的发展起积极作用。

中国的沿海地带近有两亿人口，工农业基础较好，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科学、文化、教育水平较高，交通方便，信息比较灵通，历史上与国外有广泛联系。但是这些优势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这是同过去外国对我国沿海的封锁以及中国政府对战争与和平的估量相关联的。1979年以后，中国政府根据国内外战略格局的新发展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这样，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就被历史推到了现代化建设的最前列。它将突出地发挥以下作用：

1. 引进外资的窗口。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引进外国资金和先进技术。但就总体说内地的投资环境不如沿海；小城市不如大城市；在沿海地区则北方逊于南方。在南方，广东、福建两省由于在海外有大量侨胞，对于吸引外资又具备特别有利的条件。中国政府意识到要在较短的时期内在全国范围搞好投资环境是国力所不及的。开辟四个特区，同时开放14个沿海城市和珠江、闽江、长江三个三角洲，集中力量为利用外资创造良好环境则是可能的。中国在12个开放城市中建立起13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开发区中又分别在几平方公里或10几平方公里的范围中建设起一个基础设施较完善的起步区也是以给外资的发展创造一种良好的小气候为着眼点的。这样，特区和沿海城市依靠着它在地理上的和传统上的优势以及政府的特殊政策，自然会在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方面走在全国的最前列，并成为向外国展示中国开放政策的窗口和向内地传授引进外资经验的桥梁。

2. 体制改革的先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要把过去僵硬的以产品经济为主的计划经济改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让市场调节发挥更大作用。但是中国的改革是一种伟大的开拓事业,没有可以遵循的现成模式,在总体上它必须谨慎从事。而在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则可以迈出较大的步伐。这样,它的成功经验可以在全国迅速传播,它所遇到的某些挫折,对内地则可以引以为戒。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将通过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地区——内地这样的层次,由外向内,由沿海到内地逐步推进。这是改革的要求,也是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要求。因此特区、开放城市与地区将不仅是开放的先驱而且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验区,走在全国改革的最前列。

3. 中国最先富裕起来的地区。作为开放的窗口和改革的先驱,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地区的发展速度将大大超过内地。我们在深圳特区所属的宝安县考察,看到该县布吉镇经济迅速腾飞的画面。该镇本来有人口14700人,近年来因香港地区来料加工的大发展从外地吸收劳动力47000人。每人平均净收入由1979年人民币139.7元,提高到1987年的3004元,每年平均递增46.7%,另一个沙井镇人口24000人,主要从事来料加工和来料种养,1979年人均净收入为人民币146元,1987年上升到1244元,每年平均递增30.7%。这种迅速富裕起来的现象在珠江三角洲并不罕见。正是根据这种情况广东省现已提出提前五年,即在1995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特区和开放城市率先富裕起来正在对内地起辐射作用。例如,宝安县因来料加工任务过重导致劳力不足,已在本县23万人口之外吸收了来自全国21个省市的22万个劳动力。这些外地人大多是合同工,在开放地区工作几年又将返回家乡本土。他们来到开放地区不仅学习了技术而且积蓄了钱财。按22万人每人每年积蓄人民币3000元计算,一年就是6.6亿元。据该县邮政部门一个月的统计,汇出的钱就达1.2亿元。特区和开放地区的富裕正在对内地的繁荣起带动作用。此外,特区与内地企业实行联合经营也将对促进内地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

中国特区与沿海开放城市的建立向一切友好国家包括美国提供了良好的直接投资机会。我们认为利用这个机会对美国是有重要意义的。自从70年代以来,由于美国经济重点西移和亚太地区国家经济的迅速发展,使美国同亚太地区国家的经济纽带日趋紧密。亚太地区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进出口市场和原料供应基地。亚太地区对美国的重要性早为美国政府领导人所深刻理解。1975年福特总统发表了关于“新太平洋主义”的演说,宣称美国是太平洋国家,明确提出在亚洲“建立经济合作组织的必要性”。1984年里根总统也断言“美国是一个地道的太平洋盆地国家”,并宣称“我相信整个太平洋盆地将是世界的未来”。近年来美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对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的投资,说明美国企业界也正在把重点转向亚洲。

但是亚太地区又是一个充满激烈竞争的市场。美国在亚洲的竞争地位正在受到来自日本、南朝鲜等国家的挑战。为此美国需要在亚洲为自己选择能够增强自己竞争地位的投资场所。在中国实行开放政策以后,中国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与地区无疑是这种较理想的地区之一。这是因为:

第一,中国的政局稳定,政策具有一贯性。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的开辟不是中国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和既定国策。有些外国朋友担心中国的开放政策将随领导人的更迭而发生变化。然而自1979年中国政府宣布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八年过去了,政策不但没有由放而收,开放的地区反而在不断扩大,对外资的优惠条件也在不断放宽。这就证明中国对贯彻执行开放政策是认真的。特别由于实践证明开放政策是成功的,人民群众拥护这一政策,因此不存在政策逆转的问题。加之中国的政局和社会秩序稳定,因此到中国投资是稳妥可靠的。

第二,中国的劳动力充裕,费用低廉,在降低劳动成本方面有特殊的优势。以广州为例,

香港和新加坡工人的月工资为广州的3.75—5倍；台湾为广州的2.9—3.8倍，南朝鲜为2—2.6倍。据日本来广东洽谈投资的商人反映，同样加工一件产品如果在日本需要人民币6元，在台湾则要3元，南朝鲜2.5元，泰国2.5元，在中国大陆则只要1.5元。中国劳动费用低廉，在南朝鲜和台湾货币升值以后显得更为突出。当前由于美国的劳动成本高，许多产品缺乏竞争能力，而建设能降低劳动成本的全自动化无人工厂尚需时日，因此把某些传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转移到中国，对美国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是有利的。利用中国劳动成本便宜的优势在华投资，无疑可以有效地提高美国在亚洲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

在中国兴办企业还具有资源优势。中国的特区和开放城市与地区从北纬40°到18°绵延万余公里，跨越温带、亚热带和热带边缘，土地辽阔、物产丰富、资源充沛，可以发展多种合资合作及独资企业。在农业方面种植业和养殖业都有很大发展潜力；在矿业方面海南岛的钛，内地的稀土金属都为发展高技术所不可或缺；开发能源也有广阔的前景。沿海开放地区以内地为依托发展冶炼业和加工工业都是大有可为的。\$第三，中国有10亿人口的广阔市场，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它将逐步由潜在的市场变为有实在购买力的市场。外国资本在沿海地区的直接投资将成为创造这种具有实在购买力市场的重要触媒，并且首先使这一地区成为能够容纳外国进口商品的市场。从战后美国的经验看，要扩大美国的商品和资本的输出生，首先要使伙伴国家的经济得到发展。战后西德和日本如果没有美国的经济支援，它们的工农业是不可能迅速振兴的。而没有日本、西德的复兴也就不会出现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对日本、西德商品输出的繁荣年代。美国资本和技术的输出使西德、日本的经济获得了好处，反过来也使美国得到好处。不过日本和西德的国内市场都比较狭小，它们的经济膨胀起来必然要同美国争夺国内外市场，这正是目前西方经济发展不平衡和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根源。中国的情况则不同，它有巨大的国内需求，因此就整个国民经济说中国不可能成为以出口为导向的国家，对美国市场造成威胁。目前，中国政府要求沿海地区和城市发展外向型经济，一是为了求得外汇的平衡；二是为了使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经受检验以利于提高质量，增加效益，降低成本并带动内地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使中国产品真正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以加速四个现代化的实现。美国向中国输出资本和技术将能更好地发挥两国的互补作用和比较成本效益，因而将使中美双方都得到好处。

美国对华投资的情况如何呢？

中国宣布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以后迅速得到美国政府和企业界的响应。在开放初期近海石油曾是美国对华投资的热点。随着中国开放地区的不断扩大和政策的逐步完善，其他领域的直接投资正在逐步增加，投入地区也在不断扩大。中国大陆对外开放虽较其他亚洲发展中的国家与地区为晚，但外国许多国家包括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相当有力。下面谨就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基本情况略加分析：

1. 和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地区比，美国对华投资已达到一定规模并有较快的增长速度。

到1986年底为止美国对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可以按累计额排列次序如下：印尼第一43.05亿美元；香港第二35.8亿美元；新加坡第三22.91亿美元；马来西亚第四10.74亿美元；泰国第五10.48亿美元；我国台湾省第六8.6亿美元；南朝鲜第七7亿美元。美国对中国大陆投资到1986年底累计约为12.48亿美元。和上述国家与地区比较低于新加坡而高于马来西亚，应居第四位。就中国幅员广大，自然和人力资源丰富等优势而言，应当说美国对华投资仍然是大有潜力可挖的。

和亚洲其他国家比较，美国对华投资的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是这几年的增长速度特别快，见下表：

表1. 美国对亚太地区各国与地区直接投资额及其增长速度(亿美元)

国别与地区	1984年	1985年		1986年	
	投资额	累计投资额	增长速度%	累计投资额	增长速度%
印尼	40.93	40.87	-0.15	43.05	+5.3
香港	32.53	31.24	-4	35.80	+14.5
新加坡	19.32	18.97	-1.8	22.91	+20.8
马来西亚	11.01	12.17	+10.5	10.74	-11.8
泰国	10.81	10.22	-5.5	10.48	+2.5
台湾省	7.36	7.57	+2.8	8.60	+13.6
南朝鲜	7.16	7.57	+5.7	7.92	+4.6
中国(大陆)	5.65	9.22	+63.1	12.48	+35.4

资料来源：中国大陆以外见1985、1986、1987年商情概览。

美国对华投资增长速度超过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速度是投资初始阶段的标志，说明美国对华投资方兴未艾。如果中国的政策和措施得当，它的发展前景是十分光明的。

就各国和地区对华投资的情况看，截至1987年5月止，中国批准建立的外商投资企业达8332个（包括海洋开发合同），外商协议投资额191.4亿美元。到1986年底，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额（不包括海洋开发合同）港澳地区占第一位，约达45.88亿美元；美国占第二位，约达12.48亿美元；日本占第三位，约达11.4亿美元。港澳地区直接投资居于首位是因为港澳企业家与祖国有着民族感情，愿对祖国四化大业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就经济实力而言，美国显然具有港澳所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对中国的投资潜力显然可以超过其他国家和地区。

2. 美国对华投资就地区说开始于大城市，逐渐遍及全国，对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的投资刚刚开始。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始于首都北京。1980年4月中国政府批准美国伊沈建设发展有限公司与中国旅行社北京分社合资兴建北京长城饭店，打响了中美合营兴办企业的第一炮。自此以后从1980年到1986年底美国在中国共兴办各种企业234家（不包括合作开发石油和补偿贸易项目）。这些企业分布在中国沿海和内地的57个市和14个县。

可能由于历史原因和投资环境，初期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差不多都集中在大城市，包括北京、广州、武汉、上海、天津等地。迄今为止，美国在中国大城市的投资仍然占较大比重。在这些城市中，截至1986年底，上海签订美商投资企业协议34个，投资额达60030万美元，占第一位；北京签订协议36个，投资额达24593万美元，占第二位；天津签订协议22个，投资额达5342万美元，占第三位。不过就单个项目说朔县安太堡露天煤矿的投资额最大，达3.4亿美元，而这个合作项目则并不在大城市，这是采矿业的特点。

中国政府于1984年宣布开放沿海14个城市和3个开放区以后，美国对华投资也随之扩大到沿海城市。不过美国投资自1984年以来，不仅在沿海中小城市有很快进展，而且也延伸到了特区和开放城市以外的许多中小城市，截至1986年底止，就沿海特区、开放城市、开放地区与内地比较，前者共有美商投资企业130家，投资额76228万美元，后者共有104家，投资额77961万美元，两者金额所差有限，基本上是平分秋色。说明美国企业家对中国优势各异的地区具有广泛的投资兴趣。

美国政府和企业界对中国开辟的新开发区也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例如美国政府通过国际开发总署曾拨给在美国注册的美国咨询公司近50万美元，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的销售战略和土地利用问题进行研究。中标单位美国联合规划公司已经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发展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这无疑对促进两国的经济技术合作是极其有益的，这一行动也说明美国对在中国开放区扩大直接投资是抱有希望的。

美国在华直接投资目前采取合资、合作、独资、合作开发、补偿贸易等五种形式。在这

些形式中合作开发主要以近海石油勘探为对象，其发展前景如何取决于实际蕴藏量，现在尚难定论。中美补偿贸易数量有限，不占重要地位。合资、合作与独资企业则有广阔的发展前途。自1980年至1986年底，合股经营的企业已达206家，按合同规定美方投资额达5.72亿美元，每户合277万美元；合作企业22家，美方按合同应投资9.6亿美元，每户合4380万美元。数量表明合资企业在数量上占有优势，但企业规模较小。合作企业数量虽少，但每户平均投资额很大，属于大型企业。独资企业则无论在数量上和投资额方面都是较小的。

3. 美国对华投资，就行业说，初期重点在能源和服务行业，逐渐扩大到其他领域，这一趋势尚在发展之中。美国在近海勘探石油属于合作开发项目，本文不拟详述。下面谨就合营、合作和独资企业在各行业的分布略加分析，见下表：

表2 . 1980-1986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行业	项目数	协议投资额(万美元)
1) 服务行业	45	63651.00
其中宾馆饭店	24	61695.00
2) 能源(不包括近海石油合作开发)	15	37566.00
其中煤炭	1	34401.00
为石油勘探服务	13	2864.00
3) 电子、电讯、生物工程	42	5406.00
4) 化工	5	794.00
5) 种植、养殖、捕捞	9	1727.00
6) 机电制造	21	6079.00
7) 建筑建材	14	2445.00
8) 轻纺食品	74	18292.00
9) 其他	9	18229.00
总计	234	154189.00

从表列数字可以看到就行业说美国在服务业的投资占第一位，能源占第二位（不包括近海石油勘探），轻纺食品占第三位，机电制造占第四位，电子、电讯、生物工程占第五位（其中某些项目属于高技术）。

在服务业中，实际上重点是在宾馆和饭店。这方面共签订协议20项，总投资额约6.2亿美元。其中，中美合营企业14家投资2.07亿美元，中美合作企业10家投资4.09亿美元。平均每个项目投资2570万美元，最大项目投资额达1亿美元。

美国企业把投资重点放在宾馆方面说明美国商人认为中国旅游资源丰富，对国际旅游业具有吸引力，是一个收益较高，风险较小的行业，而且旅游业有直接的外汇收入，容易解决外汇平衡问题。美国向中国旅游业大量投资有助于发展中国的旅游事业。但是由于各国资本对宾馆饭店普遍感到兴趣，在某些城市宾馆建筑已趋饱和，估计今后各国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进入低潮。

美国对能源特别是石油资源深感兴趣，其理由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在1985年石油价格暴跌以后，美国对这方面的投资兴趣减弱，加之中国近海石油勘探尚未取得重大突破，估计今后在这方面的投资可能不会有大的发展。

美国对轻纺、食品投资达1.8亿美元，但户数达74家，每个项目投资额仅为109万美元，多属中小型企业。

美国对电子、电讯、生物工程等的投资共42项，投资额5406万美元，每个项目平均为129万美元，规模也不很大。

在中国政府于1986年10月公布了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简称22条),宣布对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给以更多优惠之后,这项政策正在引导外资向这两个方向发展。

由于产品出口企业和技术先进企业并不都是大型企业,而投资额巨大的能源和宾馆短期内未必有更大发展,所以今后几年美国对华投资就金额论增长速度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投资项目的增长速度未必很慢,美国对华投资的总势头仍将是强劲的。

4. 美国在华投资有较好的经济效益,并有若干比较成功的范例。

根据中国政府的调查,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总的说效益较好。国家经委一位负责人在1987年5月,根据政府调查和国外评论对外资在中国经营情况作了如下评估,“到去年底(注:指1986年底)已投产的外商投资企业达到3120家,而且大多数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成果。天津、上海、大连、深圳等市已投产的生产型企业大部分已经赢利和出口创汇,从总体上做到了外汇平衡有余,有的赢利率达到25%,投资回收率达到32.4%,投资结构也有所改善。国家鼓励发展的先进技术企业和产品出口企业明显增多了。美国科学国际管理咨询公司对我国70多家外商投资生产性企业进行了调查,达到或超过外国投资者既定收益目标的占94%,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或有节余的占2/3。他们认为,外商来华投资正在从试探性阶段进入建立长期立足点的阶段。联合国跨国公司主席汉森先生最近也指出:“从任何角度看,在对外开放与吸收外资方面,中国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都是最成功的,也是走得最快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像中国这样重要的大国能够在短期内取得如此的成功”。(1)

上述评价对中美合资、合作企业也是适用的。前不久我去天津、上海、广州、蛇口、珠海等地做了一点调查,得到了类似的印象。

例如广州开发区兴建的广州美特容器有限公司就是一个迅速建成投产,迅速取得经济效益的合资企业典型。该厂于1985年3月签约,外资占35%,由香港和美国参股,总投资额2680万美元,项目于1985年9月破土动工,1986年5月投产,1986年11月全部完工。主要工程部分的建设实际只化了八个月。1987年是试生产时期,同年5月不但达到设计能力而且超过设计能力,完成产值1.8亿人民币,其中出口价值1.5亿人民币,创汇3000美元,外汇不但平衡而且略有结余。这个厂生产的易拉罐罐体和罐盖已出口到港、澳、台、中东和远东。质量、物耗都达到先进水平。产品质量得到可口可乐公司的认可书,允许全世界可口可乐厂使用该厂产品。外方对这个厂建成的速度是满意的,认为在香港建成同等企业要化3—4年时间,在美国也要14—16个月,同时必须用五年时间才能达到生产能力。外方对这个厂的经济效益也是满意的,原估计该厂建成后至少要亏本二至三年,而实际却盈利1837万元人民币。美方勃尔公司总裁说:中国人的工作是一流的,广州美特给我们树立了信心。

我们还参观了一个在蛇口工业区兴建的浮法玻璃厂。该厂是由中、美、泰三国合营的,总投资1亿美元。这个厂于1985年动工,化了两年时间即已建成投产,一次试车成功。产品一半外销,一半内销,外汇平衡不成问题。头一年试生产虽然还没有盈利,但以后肯定可以赚钱。美方经理对该厂充满信心。当问到在蛇口工业区投资有什么好处时,他强调指出:第一是工作效率高,官僚主义少;第二是劳动成本低廉;第三是毗邻港澳,进口原材料设备都很方便。这位来自匹茨堡PPG公司的美方经理对中方的合作是满意的。

上海中美合营的福克斯波罗有限公司则是引进先进技术和提高经济效益比较成功的范例。该公司主要业务是根据美方的技术生产自动化仪表和过程控制计算机及其系统。1982年4月签订合资合同,1983年4月正式开业。开业的第二年就转亏为盈,营业额利润在开始后三年持续成倍增长。1986年再增长60%,1987年增长40%。1987年营业额可达4000万元。经过美方技术转让使该厂代表性产品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缩小到2—4年,并且学习西方经验建立了以销定产的市场调节经营体制。美方对该公司的工作表示满意,承认合作是成功的。

类似的成功例子还可举出若干,说明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完全可以给中美双方都带来成功和利益。即使暂时不太成功的企业经过努力也是可以逐步取得进步的。

迄今为止美国对华投资的势头是很好的。但必须承认目前美国企业界还有许多人并未感到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是最有吸引力的投资场所。许多美国大公司对于向中国投资仍持观望态度。某些大公司来到了中国并略有投资,但不过是投石问路。怎样才能扫除障碍,促进美国对华投资的大发展呢?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当然是主导方面,因为美国是在中国兴办企业,很多生产经营条件是由中国提供的,很多问题的发生中方负有更大的责任。从根本上说中国投资环境未臻理想,一在于生产力不发达,二在于市场机制不完善,经济体制不适应国际交换的要求。由于生产力落后,所以外商投资的硬环境不理想,许多地方水、电、煤气供应不足,通讯、交通运行不畅,不能保证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由于经济体制僵化,以致外商投资的软环境不理想,官僚主义,互相扯皮,缺乏效率,法制松弛,使外商感到诸多不便。中国政府充分意识到这些问题,确信要吸引更多美国投资必须扫除我方造成的这些障碍,并有信心解决这些问题。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既然中国实行的是全方位的开放政策,欢迎一切友好国家来中国投资,那么在投资者之间就存在着竞争。我们当然希望美国企业家能以强有力竞争者的姿态,在中国特区和开放城市发挥作用。到目前为止,我所接触到的与外资有关的中方人员对美国朋友都有良好印象,认为大多数美国企业家具有战略眼光,顾全大局,不计较小利,通情达理,而且给中国企业带来了严谨的工作作风和先进的管理经验。现在的问题是为了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必须把美国对华投资推上一个新的台阶。因此必须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更快地扫除中方的障碍,更有效地提高美方的竞争力,找到双方共同的着力点,把这一事业推向前进。我认为以下诸端是问题的关键:

1. 要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必须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

要吸引更多的美国资本必须给美国企业家创造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的环境,而按国际惯例管理企业的关键则在于减少行政干预,完善市场机制,形成较健全的劳务市场、资金市场和商品市场。近年来,特区和开放城市在简化外国投资企业的批准手续方面有明显进步。许多地方建立了外资服务中心,把海关商检、税务、银行等部门以及律师事务所,运输公司,物资供应公司集中在一座大楼办公,外商只要在大楼里走一圈就能把事情办完。基本建设的速度也比过去加快,一座厂房半年建成投产的例子并不鲜见。但是在日常生产经营中许多外国投资企业仍为过多的行政干预以及不健全的市场机制所苦。许多外国投资企业感到不满的是,他们虽然在供产销,人财物等方面拥有自主权,但是没有充分实现这种权力的市场环境。一个办得很好的中美合资企业的中方经理说,他虽然有用人权,但是开除了工人,找不到出路,这是一难。另外,他想提拔的人上面不同意,他不想提拔的人上面要塞给他,这又是一难。这些都是劳务市场不健全和行政干预的结果。资金市场不健全也使外国投资企业很伤脑筋。一个合资企业反映说现在缺乏短期资金借贷渠道。国际上通行的透支帐户和抵押贷款都行不通,即使你想用资产抵押也没有估产单位进行评估。外资银行虽然有透支办法,但外国投资企业只准在中国银行开户,又束缚了合资企业的手脚。这些都说明资金市场的不完善。还有一些外国投资企业在购买原材料方面遇到困难。有些国产原材料质次价高,难以利用,而向国外进口又受到外汇管理的限制。这是商品市场不完善的结果。当然要在全国范围完善市场机制,不是短期能实现的,但是在特区和开放城市则是应当做到也可以做到的。走在开放前列的深圳市和蛇口工业区在这些方面遇到的困难就少些,而北方一些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还有较多困难。他们反映由于经济技术开发区必须以老城市为依托,他们正面临新老体制谁战胜谁的危机。目前,在有些开发区中合资企业往往要组织一个熟悉旧体制,专门应付官僚机构和寻找关系网的小班子,否则就不能正常生产和经营。这是必须引起严重注意并切实加以解决的问题。

2. 要办好外国投资企业必须提高中方人员特别是领导骨干的素质。

合资合作企业由外商负责管理是一种好办法,它有利于引进先进的管理经验。但是合资合作企业要能取得成功,中方领导骨干的素质是一个重要因素。现有合资合作企业凡是中方所派干部懂得政策,熟悉生产,善于经营者都取得了明显的成绩就是一个证明。美国跨国公司在国外的子公司常常雇用当地人员当经理,它的好处在于熟悉本地情况,理解职工心理,便于沟通思想,这些无疑都是办好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美国跨国公司的这种做法当然也适用于中国。因此中美双方的经济合作不仅是生产经营上的合作,而且应当扩大到人员培训。中方领导骨干不仅应当学习现代化企业的经营管理,而且应当学习到国际市场上竞争的本领。现在有些外商投资企业“合资不合营”。中方人员只管生产。采购和销售由外方负责。这样中方人员就无从学会生产经营的全过程。而办一个合营或合作企业,如果不了解生产过程是不会成功的。

3. 争取外汇收支平衡并有结余应当是外商投资企业争取实现的目标。

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汇短缺是长期存在的困难。引进外资,借用外债固然都是发展本国经济从而增加外汇储备的有效办法,但用之不当也可能走向反面。东欧和拉美的许多国家都有过这种教训,那就是只能引进而不能创汇,其结果就使外汇储备枯竭,负债累累,陷入债务危机。在这一点上我国也已经有过若干教训。这就是盲目引进生产线但产品在国际上无竞争力,只能在国内销售,而原器件仍然要外汇进口。一旦外汇短缺,生产就无法进行下去。有些外商对我国政府强调发展外向型企业不理解,他们要求迅速扩大外国投资企业所产商品在中国的市场,这是操之过急的主张。殊不知目前中国的购买力是有限的,外汇平衡是紧张的,外国投资企业如果只图近利,那么他们在中国的生存就不会持久,中国外汇购买力枯竭之日也就是外国投资企业停产之时,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为解决外国投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在特区开办外汇调剂中心,在外汇有余和外汇不足单位之间互通有无是一种办法。对外国投资企业制造的国内尚须进口的产品可以由国家付给外汇,以产顶进是一种办法。赵紫阳总书记在视察北京吉普车厂时提出用中国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作为补偿以进口中国不能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也是一种办法。此外还必须抓紧原材料部件的国产化。国产化不是保护落后,而是要求本国产品定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使之在国际市场上能站住脚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合资企业的外汇收支平衡,并降低产品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外商也才有可能将所得利润以外汇形式汇还本国。

4. 引进先进技术是中国开放政策的目标之一。为此中美双方需要在这方面加强合作。

发达国家的技术输出总是和资本输出相伴随的。它既可以使输出国提高竞争力,又可以促进输入国经济的发展。这已为二次大战后的实践所证明。西欧、日本和一些新兴工业国都曾以美国为技术转让的主要来源以加速自己的现代化。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同时也要从一切发达国家引进技术以缩短现代化的进程。友好国家都愿与中国合作,美国当然也可以在这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目前在引进先进技术方面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在中国方面是提高消化能力问题。由于先进技术的发展速度极快,中国的技术基础薄弱,一种新技术尚在消化之中,另一种新技术又已问世,因而可能产生消化不良症。另一方面,掌握一种新技术不是一个工厂能解决的,需要原材料工业和元器件厂的配合,它涉及国家基础工业的技术水平,需要国家统筹安排,制订出能协调各方的产业政策、价格政策和分配政策。这些都是中国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

另一方面则是美国的技术转让政策。美国近年来对中国的技术转让虽然有所放宽,比较合作。但在“V”组国家中是唯一要受“巴统”检查和美国国家安全检查的国家,并没有真正享受到“V”组国家的待遇,这是不公平的。美方的这种态度反映美方对中国仍然存在信任问题,它使美国在技术输出的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状况希望美方继续努力加以改变。

尽管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尚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和障碍,但这些都是前进中的问题,是有可能逐步解决的。它的基础就在于扩大美国对华直接投资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中国的

改革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国策，中国政府有决心使投资环境不断改善。赵紫阳总书记在今年年初曾要求“沿海地区和有关省市要立即对现已投产的4000多个外商投资企业所遇到的问题进行普查，尽快帮助他们解决生产经营中遇到的问题。要少说空话。一个一个企业地落实有关政策。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给外国投资者传递一个新的信息，即中国的投资环境将在1988年有新的改善。”（2）这一宣布表明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在我去考察的各省市已经看到他们正在以22条为依据采取行动。以福建省为例，1986年合资企业开业227家，有202家亏损，亏损额达到9000万元人民币，盈利额只达2000万元，净亏损6000多万元。1987年采取了措施，一个一个企业地落实政策，解决问题，结果一个厦门市就在1987年盈利人民币6000万元，盈亏相抵净盈利1亿元人民币。这种形势是令人鼓舞的，相信美国政府和企业界是会对中国政府的决心作出积极响应的。

注释：

〔1〕朱镕基在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上的讲话，《经济工作通讯》，1987年第7期。

〔2〕赵紫阳在接见外国投资工作座谈会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1988年1月15日。

简析“中美合作所集中营”

邓又平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最早见于1956年8月16日四川省人民委员会公布的一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里。

“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主要指位于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与磁器口之间，占地约5250亩的一片地区。四川省人民委员会之所以将此划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主要依据和意义在于：据解放初期调查，这里曾是中美合作所的所本部，它不仅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匪帮的特务机关”，而且“是囚禁和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内设酷刑130余种。历来在此惨遭杀害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不知有多少。”（1）它是我们揭露美蒋反动派残害中国革命志士的罪证。

然而，从我们多年来收集到的大量史料表明，说中美合作所是一个集中营，而且是一个专门关押、刑讯、屠杀革命志士的集中营，是缺乏充分的历史依据的。这种观点的根本错误在于，将曾经只在时间和空间上部分相连的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混为一谈，并将很多明显是军统重庆集中营所干的罪恶活动（如解放前夕的“11·27”大屠杀）牵强地与中美合作所扯在一起。

下面，本文将中美合作所和军统重庆集中营各自的发展、变迁情况作一简要介绍，并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作出自己的结论。抛砖引玉，希望借此获得大家的指正。

一、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及主要活动

1. 特定时期的特定政策

1941年12月8日,日本闪电般袭击美国太平洋舰队,打乱了美国人隔岸观火、坐收渔利的如意算盘。由于共同对日作战,中美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原来帝国主义与半殖民地、强国与弱国的关系上又加进了同盟国的关系。

当时,美国为了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付日本,同时,也为了扩大其在华势力,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给予国民党中国以大量援助和支持。但面临着中国内部两大党派——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争斗,他们又顾虑重重,害怕自己的援助和支持不但打不了日本人,还可能被国民党拿去重新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而“一旦中国陷入分裂并爆发内战,对日本的有效抵抗运动就会化为乌有。”〔2〕

从美国人的这种顾虑和不满中,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美国政府在抗日战争期间对华政策的总原则是联合中国的所有军事力量,动员中国全部资源,迅速地打败日本。

在这段特定时期和特定政策下而成立的中美合作所,不可能是一个专门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特务机构。

2. 特殊战争下的特殊机构

由于美日双方所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他们之间的战争基本上都在空中和海上进行,所以太平洋上的气象、水文、军事等情报的准确掌握,便成为美国打败日本的重要保证。而这些,唯有在中国才能解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M. E. Miles)奉命来到中国,他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和骚扰日本”。〔3〕

在驻美武官萧信如的串通下,梅乐斯一到重庆便与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挂上钩。经多次协商后,于1943年初双方共同拟定了一份名为《中美合作所协定》的条约,并在同年4月15日,由美蒋双方最高领导人罗斯福和蒋介石批准。“这项协定代表美方签字者是海军部长诺克斯,中国方面是外交部宋子文部长,然后,是杜诺万少将,萧信如上校和我(梅乐斯)也都签下了名;中间有一个空白,留给戴笠将军;他在重庆那年7月4日在庆祝美国国庆时,签名志贺。”〔4〕

中美合作所的主要任务是“(1)扩大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2)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准备策应美军登陆;(3)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4)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5)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使能制敌机先;(6)扩大警特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7)开展心理作战;(8)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5〕

根据这些要求,中美合作所的美蒋特务很快在全国各地建起了165座气象站、通讯电台,并由美国特工人员先后开办了22个特工训练班,为军统训练和装备了10万多名特务,并为其提供了9000多吨弹药器材和其他军用物资,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武装特务部队。

这支特殊的队伍,到底干了些什么呢?他们的任务是打日本人呢,还是帮国民党镇压中国革命?他们的具体活动是搞侦译军事、政治、气象等情报呢,还是专门逮捕、关押和屠杀政治犯?

下面我们罗列了一些曾在中美合作所工作过的人员所写的材料,让材料来回答上述问题。

“我于1944年4月由军委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侦收台调中美所第6组(侦译)任侦收员。”“侦收台的任务是侦收日本在华沿海的海军电报”。

——卢望植〔6〕

“我在情报组所译的情报,国内外的都有,最多的是江南方面,如日本军队的调动、伪军调动,某仓库所储军火,日军某些番号在何地出现。我新四军的有一部分,占的比例不

大。如某地发现新四军多少人等。”

——曾圣杰（7）

“（我）1943年冬至1945年12月，充重庆匪中美所气象组中校组员。”“气象组的工作，其主要任务为汇集各地气象报告，绘制天气图，预告天气，并将天气预报供应当时所谓的‘盟军’即美帝的海空军，作为作战参考之用。”

——徐止善（8）

“当时我所工作的内容是将各组、室搜集的情报由中文译成英文，送给美国人，每份情报上都是‘戴笠将军致梅乐斯准将’。”

“据我所翻译接触到的情报内容，有敌伪（日、伪）舰艇、飞机活动情况，后勤运输贮备情况，兵力调动集结情况，蒋匪军情况也有报道，但比较少，另外气象情报也不在少数。”

——韩金贵（9）

“心理战争组主要系编写各种宣传品，用秘密方式或飞机散发至沦陷区或日本本土及各战场上。收听日本或汉奸电台广播并用秘密广播进行干扰或反宣传，内容不外是美蒋伪装抗战的宣传物，以麻痹沦陷区人民。”

——李斯康（10）

以上是中美合作所几个主要业务部门——情报组、气象组、心理组的活动。接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两个业务部门：军事组和秘密行动组的情况。

军事组：由军统局的别动军总指挥徐函道担任组长。“这一组的主要工作是在重庆、贵阳、西安、兰州、福建、安徽雄持等地，举办中美合作所特技训练班。每个训练班先后招收三期至五期，每期受训的学生800-1200人。每期训练的时间为六个月至一年。训练毕业后，即由美国海军发给武器弹药，予以装备。装备的特警生，分发各战区配合作战。”

秘密作战组：组长为王一心。“这一组的所谓秘密行动工作，就是派遣行动员在浙江杭州附近以及广西的柳州南京公路破坏日本运兵汽车，以及破坏日军的军事防御设备。”（11）

对于中美合作所的活动情况，我们可以罗列很多材料，如该所气象组少将组长程凌写的《关于中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总务处处长沈醉写的《中美合作所情况》、军统局会计处处长郭旭写的《关于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材料》，以及近年来从香港、台湾搞到的新资料，如吴相湘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良雄著的《戴笠传》、美国人迈克尔·沙勒著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等等。然而，无论这些材料在政治上从哪个角度来介绍中美合作所，但有一点它们是一致的，即：中美合作所在业务性质上，是一个情报机构，或者说是一个情报和训练机构。

按《中美合作所协定》的规定：“对日作战胜利后，中美所应即宣布结束。”（12）所以到“1945年秋抗战结束后，中美所各地训练单位首先停止活动，……该所上海办事处处理美帝人员回国，均延至1946年5月底全部结束撤销。”（13）

中美合作所的情况就是这样，我想无论从中美合作所成立的背景、目的，还是它的主要活动以及业务性质上，大家都不可能得出“中美合作所是一个专门逮捕、关押、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集中营”的结论。

二、军统重庆集中营的变迁及主要活动

1939年底，军统局以军事委员会战地工作服务团的名义，将重庆西北郊歌乐山下磁器口、五灵观、杨家山一带的民房强占，作为乡下办事处。他们名为办公，实际上却是在为自己建立秘密巢穴。他们先后在这里办工厂、办学校、办医院，同时也设立了秘密看守所，逐渐将此变成了一块“特区”。

设立的看守所，称军统重庆看守所，是由戴笠在1939年的夏天，亲自决定将原四川

军阀白驹的“香山别墅”改建而成。第一位所长为侯子川，是原军统枣子堡看守所所长。1943年中美合作所成立，大批美国人来华，戴笠又将这个看守所迁址于附近的渣滓洞，“香山别墅”改为中美合作所第三招待所。

到1946年，这里面的情况发生更大的变化。这时抗日战争结束，中美合作所全部撤销，军统局所属各单位也相继迁往南京。另外国民党又将“西南的军统集中营，息烽监狱、望龙门看守所、渣滓洞看守所合并，成立了白公馆看守所”〔14〕，于是这块“特区”，又变成了“白公馆看守所”的地盘。

1947年随着内战的扩大，国民党也加紧了对国统区人民的镇压，于是在大批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被捕后，这年10月，曾一度合并撤销的“渣滓洞”，又被重庆行辕二处恢复关人。这样，从1947年10月到1949年11月底，这个特区里面开始同时并存两个规模庞大的监狱：一个是由保密局（军统局改称）直接管辖的白公馆看守所；一个是由重庆行辕二处开设的渣滓洞看守所。

据统计，从1939年成立到1949年结束，这两个集中营先后关押和屠杀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有：

被关押的：

- 1940年春天，张露萍、张蔚林等七人；
- 1940年3月被捕的罗世文、车耀先；
- 1940年4月被捕的许晓轩、谭沈明；
- 1941年被捕的叶挺、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幼子宋振中；
- 1942年被捕的廖承志；
- 1946年7月从贵州转来的杨虎城将军；
- 1947年“6.1”大逮捕中捕的胡作霖、张现华等40余人；
- 1947年“小民茶案”被捕的何雪松、李子伯等8人；
- 1948年“挺进报事件”被捕的许建业、陈然等130余人；
- 1948年因华蓥山、梁平、垫江武装起义被捕的蒋可然、陈以文等30余人；
- 1949年叛徒刘国定（中共市委书记）出卖在成都被捕的川康特委负责人蒲华辅、华建等10余人；
- 1949年川东民革组织地下武装而被捕的黎又霖、王白与以及后来的周从化等10余人。

被屠杀的：

- 1946年在松林坡杀害的罗世文、车耀先2人；
- 1947年在白公馆杀害的尚承文、张长鳌、朱念群3人；
- 1948年7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李大荣、许建业2人；
- 1949年9月在戴公祠杀害的杨虎城、宋绮云等6人；
- 1949年10月在重庆大坪公开枪杀的陈然、王朴等10人；
- 1949年11月14日，在松林坡秘密枪杀的江竹筠、李青林等30人；
- 1949年11月24日，在梅园公路旁杀害的阎继明、张醒民2人；
- 1949年11月27日下午，在步云桥杀害的黄显声、李英毅2人；
- 1949年11月27日晚，在白公馆杀害的许晓轩、谭沈明等21人；
- 1949年11月27日晚，在渣滓洞杀害的蔡梦慰、余祖胜等190人；
- 1949年11月29日，在松林坡杀害的黄细亚、赵晶等32人。〔15〕

以上的统计数字，也许说不上十分准确，但说它包括了两个看守所的主要罪恶活动，我以为是完全没问题的。

现在再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前面第一部分中提到的，中美合作所成立和结束的时间，它们

是：1943年4月和1946年5月。

这两个时间对于我们澄清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将它们与方才列的那些被捕、被害的时间对照一下，我们会马上发现：中美合作所与这些逮捕、关押、屠杀等罪恶活动是完全无关的。这些活动要么是在1942年之前（即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要么是在1946年以后（即中美合作所撤销之后）。

谈到此，可能有人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即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总有一段时间是同时并存的（1943年至1946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它们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军统集中营隶属于中美合作所吗？

三、“中美合作所”与“军统集中营”的关系

以上，我们谈到了“中美合作所”并非是个“集中营”，但“中美合作所”管辖“集中营”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

第一，中美合作所与监狱没有组织上的联系。大家知道，在前面介绍中美合作所的组织机构时，我们谈到它的主要业务部门有情报组、气象组、军事组、秘密行动组、心理作战组，而这些部门的任务都是与监狱的业务无关的，也就是说它们谁也没领导监狱。那么当时的监狱到底由谁掌管呢？原来，“该所在抗战期间，直接由匪首戴笠和军统局司法室领导。1946年冬以后，受保密局第六处（司法处）直接领导。”〔16〕“中美合作所与白公馆、渣滓洞监狱，没有直接组织上的联系。”〔17〕

第二，现存的档案材料中，没有一份材料能证明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参与了集中营的活动。“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的活动主要是搞情报。他们也帮助军统训练过一些特工人员，但并不直接参与捕人、刑讯、杀人等活动。”〔18〕所以至今为止，在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的档案室中，找不出一份是由中美合作所签发的逮捕、屠杀革命志士的文件，也没有一份材料中提及过，说是美国人亲自参加了这些活动。

第三，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在组织人事的安排上，有明显的区别。“中美合作所一切组织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其负责人由军统及美方共同商派。”〔19〕而军统监狱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从成立到结束，负责人都由军统单独派往，而且没有任何美国人参加管理。〔20〕

最后，我们再介绍一段《“中美合作所”内幕》中关于费巩失踪案的记载，它也许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证实中美合作所与监狱的关系。

这件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浙江大学进步教授费巩，于1944年春在重庆千厮门码头失踪，引起全国教育界的关注。他们认为，费巩一定是被国民党的特务秘密绑架了。时有与费巩一道留学英国的同学40余人，联名上书当时的美国驻中印缅战区司令魏德迈，请求他出面营救。魏德迈为树立美国在华的威信，便决定将这件事交给任中美合作所副主任的梅乐斯来办理。希望通过美国特务的调查来找到费巩的下落。梅乐斯接令后感到此事十分棘手。他一面指使中美合作所内一个有名的纽约侦探克拉克少校负责侦破，一面又找到特务头子戴笠商量，希望能在军统的协助下来完成这一任务。为此，戴笠又派去当时任军统总务处长的沈醉帮助克拉克破案。然而，虽然经过两人八方调查，但仍未找到任何确实的线索。最后有人提出，是不是到那些关押人的监狱中去查一下。于是，在材料中便出现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对话。

（沈醉问戴笠）“万一克拉克要看看设在中美所内的军统局看守所时怎么办？”他（戴笠）听了立刻把脸一沉，厉声回答我说：“他们想讨好这几个留学教授，别的都能依他们，要是提到我们的看守所时，你就干脆回答他这都是些很久以前关起的人，没有最近逮捕的。”

这个案子最终结果如何，与本文并无多大关系。只是我们从这段对话中看到，克拉克作为一个中美合作所的美军“少校”，而且是在梅乐斯的亲自授意下，居然在调查时不能查看

一下自己管辖的监狱（假使这个看守所是属于中美合作所领导的话），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不是正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中美合作所根本就无权过问监狱的事务，也就是说在中美合作所与监狱并存期间，它们没有任何组织或业务上的隶属关系。

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知道中美合作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为从中国获取对日作战情报，与国民党当局共建的一个国际性的情报机构。然而，在共同抗日的借口下，它们相互利用，相互勾结，也干了一些见不得人的罪恶勾当。

1. 臭名昭著的特种警察训练计划

早在中美合作所成立之前，戴笠和梅乐斯就在设想建立一个警察训练学校。中美合作所刚一成立，该所的各类官员便为了招募训练警察的教官和设备跑回美国。最后他们收了大约50名教官，“其设备主要是测谎器和警犬之类的东西。”〔21〕

1943年9月1日，重庆特警班终于宣告成立。学员都是从军统其他训练班抽来的尖子。该班分刑警和保安两个系，训练科目除侦察、审讯、指纹、心理、化装外，还要进行各种实习训练如射击、机动车驾驶、警犬使用等等。到抗战结束时，中美合作所的警察训练计划，已经培养出800名特务（准备再招收1200名）。“他们几乎谁都没有受到任何能够用来对付日本人和普通罪犯的训练。训练的课程集中在对付政治犯和有效的镇压手段方面。”〔22〕

关于这个特警班，梅乐斯在写给美国海军部的报告中曾这样自供道：“在今天上午开设了一所新的学校，传授用科学的方法进行刑事侦察的技术；对于继续把这所学校办下去的重要性，我怎么说也不能算估计过高，它含有一种无法用书面充分表达的复杂的政治意义……”。〔23〕

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在抗战处于极度紧张的时候，却利用大量的人力物力去训练和装备国民党军统局那些与抗日毫无关系的部队，而在1946年中美合作所结束后，国民党保密局（军统局改称）也正是依靠这批由美国训练、装备的特务骨干，疯狂地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所以我们认为，也许美国人在当时没有直接参与关押、刑讯、屠杀共产党人的活动，但他们进行的这个特殊警察训练计划，却是在间接地帮助国民党军统局实现战后镇压革命运动的恶毒阴谋。正像戴笠所说的那样：“我们是不会要求美国人去做那样的事情的，他们的工作是训练中国人去那样干。”〔24〕

2. 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

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曾这样自夸，他“憎恨所有的共产党人，应当在中国消灭他们，他本人乐于从中出一把力”。1945年7、8月间，当抗日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梅乐斯认为他可以“从中出一把力”的机会到了。他首先命令中美合作所的各个训练营，向南京、广州、上海等大城市挺进。到8月12日，他又拍电报给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指示他们说，蒋介石和戴笠已经命令他们的部队参加战斗，以防止共产党部队开进日军占领区。梅乐斯下令说：

“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同他们指定的中国部队指挥官一起出发。要全副武装并携带完备的无线电器材。不要把秘密泄露给你们的任何外界朋友。尽快把所有可用的武器和弹药交给‘忠义救国军’……并继续提供后勤支援。”

几小时后，梅乐斯又再重复这些指示，并十分心虚地告诫那些收到命令的部下，“在郑重保证你们的部队严守秘密之后，将这一命令烧毁”。〔25〕

甚至到了日本投降之后，梅乐斯还在继续下达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应该帮助戴笠的命令。与此同时，他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人员还迫不及待地自己组织了一队武装帆船，抢占港口地区，以帮助国民党收复沿海城市。当然，尽管中美合作所的美国人费尽心思、竭尽全力地为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但到9月中旬，随着内战规模的扩大，他们的如意算盘也就落空了。

如果说前面的“特殊警察训练计划”中美合作所还是间接的帮助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话，那么“帮助国民党抢夺胜利果实”，就已经证明中美合作所已直接卷入了中国的政治，并充当了国民党反动派摧毁革命运动的帮凶。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引证，我们完全可以看出，中美合作所在政治上的二重性（即既有共同抗日的一面，又有扶蒋反共的一面），不过这并非本文所要讨论的重点。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中美合作所的反动性质，到底是通过哪些活动反映出来的，也就是说从业务性质上讲它到底是一个情报、训练机构，还是一个从事关押、刑讯、屠杀等活动的集中营。从而也就提出了“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个名称，无论将其解释为“中美合作所是集中营”还是“中美合作所领导下的集中营”，都是缺乏历史依据的观点，供史学界的同行参考。

注释：

- (1) 《烈士纪念碑碑文》，四川省重庆市人民委员会，公元1955年4月立。
- (2) 罗斯福语，摘自《晋谒丘吉尔和斯大林的特使，1941年—1946年》。
- (3) (4) 梅乐斯：《一种不同的战争》，台湾新生报社出版部，1969年出版。
- (5)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湾综合月刊社出版，第889页。
- (6) 卢望植（原中美所侦译组侦译员）：《中美所侦译（第六）组》，1959年写，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341号。
- (7) 曾圣杰（原中美所分析研究组三级译员）：《中美所作战组——情报组——分析研究组》，1959年写，见同上。
- (8) 徐止善（原中美所气象总站通讯电台上校台长）：《关于中美合作所有关气象组材料》，1959年写，见同上。
- (9) 韩金贵（原中美所编研室英文翻译）：《翻译工作》，1959年写，见同上。
- (10) 李斯康（原中美合作所心理作战组英文翻译）：《中美所情况》，1957年写，见同上。
- (11) 王一心（原中美所秘密作战组少将组长）：《中美合作所材料》，1959年写，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340号。
- (12) 沈醉（原中美所总务组少将组长）：《“中美合作所”内幕》，见《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1962年文史资料出版社出版。
- (13) 程凌（原中美所气象组少将组长）：《关于中美所情况》，1960年写，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35号。
- (14) 徐远举（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保密局白公馆看守所》。
- (15) 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A—1到A—312号。
- (16) 重庆市公安局：《军统重庆白公馆看守所》，1956年根据有关人员的交代材料整理，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号。
- (17) (18) 《1983年访沈醉记录》，见重庆歌乐山烈士陵园业务档案B—147号。
- (19) (20) 同(12)。
- (21) (22) (23) (24) 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8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
- (25) 同上，第247页，《梅乐斯致中美合作所各单位函》。

“台海危机”和中国对金门、马祖政策的形成

何迪

金门、马祖——这两座至今仍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下的福建沿海岛屿——在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总统任期内，曾两次成为中美交锋的场所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

中国为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完整，1954年和1958年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使美国陷入外交困境。艾森豪威尔认为，这构成了一场真正的危机，它不但使美国面临与盟国分裂的危险，而且几乎把美国带到了战争的边缘。(1)为克服危机，美国甚至考虑过使用原子弹。

台海局势的紧张，使中美、美台、美国和盟国的关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展现，使中国领导人有可能根据客观形势的发展，进行军事与政治上的调整，由原来侧重于局部军事斗争的需要发展到后来从全局的政治斗争进行考虑，把逐个收复包括金、马在内的敌占岛屿的军事计划修改为把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作为沟通大陆与台湾的联接点，以防止产生“两个中国”的政治方针，形成了一套符合民族利益的针对金门、马祖的中国外岛政策，亦即台湾政策。

中国外岛政策的形成过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50年代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及美国对华政策认识的深化。同时，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中美双方相互了解的水平很低，而艾森豪威尔政府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阻碍了双方信息的直接交流，增加误断对方意图的可能性和和平解决冲突的难度，往往使小规模局部冲突发展为国际性的全面对抗，形成危机。1954年和1958年两次所谓的“台海危机”为此提供了有益的教训。

美国学者对“台海危机”已进行了多年研究，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由于缺乏中国方面的档案资料，他们对于整个事件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意图的分析难免带有相当大的推测成分，在许多关键问题上各执己见，难以得到准确的答案。在中国，对于这段历史的研究正处于开始阶段，尽管笔者有机会接触到一些文献资料和采访了一些当事人，但毕竟十分有限，离一项真正的学术研究的要求相差尚远，在一些环节上仍不得不进行一些必要的合乎逻辑的推断，其中也难免会有失误。为了推动这项研究，笔者期待着同行们的指正和文献档案的进一步开放。

突出台湾问题

——1954—1955年“台海危机”

“解放台、澎、金、马”是新中国的既定政策。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部队发起攻占金门的战役，但未获成功。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中国不得不暂时推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军事行动。

1952年夏季，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中国国内政局日益稳定。在这种有利形势下，中国领导开始重新考虑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问题。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授权军区参谋长兼浙江军区司令员张爱萍研究、制订解放闽浙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2)1952年到1953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部队已陆续收复了一些敌占沿海小岛；1953年春夏之季，朝

朝鲜战争又趋激烈，张爱萍等人考虑到美国正陷入朝鲜战争，无法分兵，于是提出利用时机，攻占金门。他们的建议得到毛泽东，中央政治局的批准。1953年夏，修建机场、码头，集结兵力等准备工作积极展开。

但是，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议达成；接着，1954年初柏林会议召开；同年4月到7月的日内瓦会议中，又签订了越南停火协议，美苏冷战形势开始缓解，持续了近10年之久的远东战火平息下来。中国领导人注意到国际形势的新发展，认为现在已不宜再发动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活动。在朝鲜停战后，即已停止实施攻打金门的计划，并把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计划缩小，仅集中在那些不易引起国际强烈反响而又直接威胁大陆的海运与渔业的岛屿上。同时，中国领导人还考虑到部队缺乏海陆空联合渡海作战的经验，所以，在制订计划时，挑选敌人最薄弱的环节进行突破，积累经验，以提高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的能力。据此，中央军委规定了从小到大、逐岛进攻、由北向南打的解放沿海岛屿的方针。(3)

根据这个方针，大陈群岛被选为解放沿海岛屿的第一个目标。张爱萍等浙江军区领导人的主要考虑是：大陈远离台湾，并非台湾必守的战略要地，是其防卫的薄弱环节；美国也不值得为这几个小岛与我发生直接冲突，形成国际争端；同时这几个小岛位于灵江口外，直接威胁着浙江沿海航运与渔业生产的安全。华东军区和中央军委同意了张爱萍的意见，1954年8月，正式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8月31日，前指在宁波召开会议，讨论与制订了攻打大陈的具体作战方案。一江山岛被确定为整个战役的突破口。(4)

显然，这个作战计划并未将金门、马祖包括在内。如何回答长期困扰美国学术界的一个问题：1954年9月3日开始的金门炮击的真实目的是什么？炮击金门揭开了被艾森豪威尔称之为八个月的危机的序幕。如果不仅从纯军事的角度进行分析，而且把它放在急遽变化的国际政治背景下去考察，我们便不难看出，炮击金门除了为一江山岛战役作佯攻的军事目的外，还有着更深一层的政治含义。

对朝鲜停战后国际形势的缓和，中国领导人一方面采取了积极欢迎的态度，并希望利用这种缓和，打破美国的孤立与封锁，重返国际社会。(5) 1954年，中国积极参与了日内瓦会议，促成越南停火协议的达成；会议期间，中国主动向美国提出就交换双方战时被押人员进行直接谈判，导致了中美日内瓦会谈。与此同时，中国停止了攻打金门的作战计划，缩小了沿海岛屿的作战规模，以避免引起国际形势的紧张。

但是，在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十分怀疑美国缓和的诚意，特别是美国是否能真正改变其极端敌视中国的态度。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任伊始，便宣布解除台湾海峡的中立；接着在1954年的元旦，蒋介石发表公开演说，号召反攻大陆，台湾对大陆沿海的军事骚扰活动也大大增加。中国领导人认为，美国正在推行“放蒋出笼”的政策。同时，美国在亚洲加紧策划与缔结了一系列旨在遏制、孤立中国的“集体安全防御”条约。1953年8月8日，在朝鲜停战后的九天，美国就与南朝鲜签订了《美韩共同防御条约》；1954年9月8日，美国推动的《东南亚集体安全防御条约》在马尼拉签订。为了完成对华环形包围圈的最后一环，1954年夏季，美国与台湾当局的缔约谈判活跃起来。

在被封锁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无法了解美台谈判的进程及他们之间就条约适用范围和放弃使用武力问题上的争执，也不清楚美国并不想承担义务，防守金、马等沿海岛屿；他们十分担心，像早先出现的南北朝鲜、南北越南一样，《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将有可能把台海两岸的分裂局面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为了防止台湾问题固定化，为了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毛泽东决定突出强调台湾问题。

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打电报给正从日内瓦回国途中的周恩来，提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

治错误。(6)

为了突出台湾问题,中国采取了多种方式。首先,展开了“解放台湾”的宣传攻势。7月23日,在毛泽东致电周恩来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社论;8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建军节酒会上的演说,8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央人民政府第三十三次会议上的外交报告都强调了主题。他们特别指出:自从朝鲜、越南停战后,台湾海峡便成为新的热点。美国正在支持蒋介石集团对中国大陆进行挑衅,企图在亚洲制造新的紧张局势。为了防止美台运用条约形式将海峡两岸分裂的形势固定化,中国领导人一再声明:“美国政府和盘踞台湾的蒋介石卖国集团无论订立什么条约都是非法的无效的”。(7)

为了进一步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周恩来在10月10日向九届联大发了“控诉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电,这一行动受到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在联大内的响应。(8)

在突出台湾问题的诸种措施中,最有效,但又在后来最有争议的便是炮击金门。长期以来,毛泽东认为军事是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炮击金门就是一例。当时,美国及其盟国采取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非法剥夺了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席位;只有20个国家与中国有正式的外交关系,其中10个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中国缺乏向国际社会表达意愿并吸引注意的必要渠道。在没有更好的选择的情况下,中国不得不采取炮击金门这种有限的军事手段,以向国际社会,特别是向美国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决心和立场。

炮击金门一下子把台湾问题提到了全世界面前,同时也使美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艾森豪威尔声称这是他执政最初18个月中遇到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9)一方面,美国不得不与盟国进行协调,以求取得一致的立场,但是美国的盟国英、法、加、澳、新都公开反对盟国为保卫金门而战。杜勒斯私下承认,如果美国采取协防金门的政策,那么它将发现自己将在没有盟国支持的情况下,单独与红色中国作战。(10)另一方面,美国却不得不去安抚台湾,很不情愿地被蒋介石拖着走,允诺协助防守金门。台湾一再借口说,如果金、马撤军,将使士气大伤,台湾也行将不保。(11)为了从困境中解脱出来,杜勒斯建议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安排停火,并怂恿新西兰提出这个议案。在全世界高度关注台海形势的情况下,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基本立场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从这点来说,炮击金门达到了中国的目的。

金门炮击始于9月3日,共持续了12天。但是,台海形势并未因停止炮击而趋于缓和。因为,解放一江山岛的战役拉开了序幕。按照浙东前线指挥部的作战方案,战役将于11月1日开始,在这之前,为战役作准备的小规模战斗已在进行。与炮击金门相比,一江山岛战役是一次比较单纯的军事行动。前者是利用有限的军事行动来达到吸引国际舆论的政治目的;而后者则是经过精心计划旨在收复一江山岛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并不希望这次军事行动引发中美直接冲突,变为国际性事件。为此,中央军委不仅限制了作战的规模,而且还采取了多种措施,降低它所产生的国际影响。

首先,中央军委为战役规定了对美不主动惹事,避免造成国际局势过分紧张的方针。为贯彻这个方针,浙东前线指挥部向部队进行教育,制订纪律,尽量避免和美军发生直接冲突。例如,战役空军司令员聂凤智规定飞行员们在没有得到司令部批准前,不得与美机交火。这些措施保证了在整个战役中未发生与美军直接冲突的事件。(12)

其次,中央军委为了观察国际形势,特别是美台《共同防御条约》谈判的进展,有意延缓了战役发动的时间。直至1月17日,在战役发动的前一天总参谋部还打电话给浙东前线指挥部,要求推迟进攻的时间,以避免万一战役进展不利,时间拖延,引起美国的干涉,给中国的外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经张爱萍坚持,毛泽东授权国防部长彭德怀作最后决定。彭德怀同意了张爱萍的要求。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8日一举攻占了一江山岛。(13)

在一江山岛战役结束后,按原订计划,部队休整一周,然后继续攻占大陈岛。这时彭德怀代表中央军委致电浙东前线指挥部:考虑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美第七舰队的活动,让浙东部队停止攻占大陈岛的军事行动,(14)并规定了浙东部队船只、飞机不得前往公海活动,

以免和美军发生冲突，使形势复杂化。

蒋介石在美国压力下同意撤出大陈岛，2月5日，国民党部队由美第七舰队护送，开始撤退。浙东前线指挥部拟在敌撤退时予以打击，彭德怀再次来电指示：此事牵涉到国际关系，让他们撤退，不作任何追击。(15) 2月14日，国民党军队全部撤离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了大陈。

尽管中国领导人采取了种种措施，降低一江山岛战役所引起的国际震动，但是，多种非中国主观能控制的因素影响着事态的发展。

首先，美国错误地判断了中国炮击金门及一江山岛战役的真实意图。他们很难区分炮击金门和攻占一江山岛战役的不同，二者给他们带来的结果，给他们造成的困境是一样的。为了支持台湾，美国加快了与台湾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步伐。1955年1月下旬，艾森豪威尔又进一步向国会提交了“授权总统使用武装部队协防台澎有关地区案”（又称《福摩萨提案》）。

美国国会的对华态度由于台海局势的刺激变得更加敌视、更加僵硬，不仅堵死了美国内部欲调整对华政策的任何一点可能（如果这种可能存在的话），而且使杜勒斯的僵硬政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国会与政府在对华政策上达到了空前的一致。美国国会以压倒多数批准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和《福摩萨决议案》。《条约》与《决议案》把金门、马祖等外岛的防御问题与台湾防御联结在一起。尽管《决议案》给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处理外岛问题的机动权，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也为台湾当局固守金、马和中国政府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作为海峡两岸的连接点提供了借口与有利条件，这当然又是美国决策者们始料未及的。

在人民解放军进占大陈岛后，按计划，整个战役基本结束，部队在1月底已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中国领导人认为，台海局势应就此缓和下来。但是，美国再次错误地判断了形势发展的趋势。2月下旬，杜勒斯在他的远东之行中，对台海形势做了实际考察，他得出结论，认为共产党中国目前正企图用武力夺取台湾，即便放弃金、马也无法中止中共的决心。

(16) 3月6日，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报告了他的观察后，两人一致同意，为了保卫金、马，防止共产党中国进一步进攻台湾，美国应采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打击手段。(17) 3月10日，杜勒斯向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了他和总统的意见，并指示，为美国介入台海地区的军事行动和使用原子武器制造舆论，使盟国与国内民众思想上能有所准备。(18) 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和副总统尼克松多次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暗示了美国有可能会采用包括原子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来对付共产党中国的进攻。(19)

美国的原子威慑和战争叫嚣使本来应该缓和下来的远东局势持续紧张，引起了许多亚洲国家的担忧。1955年4月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为了解除这些国家的担忧和澄清事实的真相，公开表明了中国的立场：“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20)

美国注意到周恩来的公开声明，经过12个月的考虑，美国于7月13日通过英国转达了愿与中国在日内瓦举行大使级会谈的信息，一场箭拔弩张的危机变为谈判桌上的和平对峙。

从这场台海危机中，中国领导人吸取了十分有益的经验，对国际形势有了更明确的看法。周恩来在1956年总结道：“1953年停战以后，1954年、1955年又出现台湾海峡局势的紧张，整个世界局势怎样还要看一看。直到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以后，到去年年终和今年年初，才慢慢感到国际局势是缓和下来了。”(21)

为了进一步促进形势的缓和，并期望通过中美直接谈判解决两国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在1955年8月1日举行的首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中国主动提出释放11名在押美国间谍。9月10日，中美双方达成了第一个也是今后15年谈判中唯一的一个协议——关

于平民回国问题的协议。

“台海危机”暴露出美台之间的分歧，为了利用矛盾，同时也为了促进远东形势的进一步缓和，1955年初，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解放台湾”的口号。同年7月30日，周恩来在人民代表大会上正式表示，中央政府愿与台湾当局进行和平谈判，以谋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22〕}1955—1956年，美台矛盾又有进一步发展：1955年8月，台湾当局以兵变罪免去亲美国国民党将领孙立人陆军司令职；第二年2月，台独分子廖文毅在美国支持下，在东京宣布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5月，以美军士兵枪杀中国居民刘自然为导火索，台湾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美示威，砸了美国大使馆，美台矛盾达到高潮。针对美台矛盾的发展，中国政府加紧了对台湾和平谈判的攻势。

“台海危机”不但暴露出美国与盟国的矛盾，而且也显现了美国控制盟国的能力有限。为了突破美国的禁运、封锁和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中国开始主动改善与日本、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的亚洲伙伴们的关系，发展民间外交，促进贸易往来，与它们达成了一系列的双边贸易协议。仅1955年一年，中国的贸易伙伴就由47个增加到62个，对外贸易额增长了28%。^{〔23〕}

“台海危机”还暴露出美国国内不同派别在美国外岛政策上的争执。为了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和加强与美国人民的友好交往，1956年8月，中国政府宣布单方面邀请美国15家主要新闻机构的记者访华。接着，在日内瓦会谈中，中国又提出一系列协议草案：9月的禁运协议草案，10月的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协定草案和12月的司法协议草案。

总之，在第一次“台海危机”后的二三年中，根据世界形势全面缓和的趋向，中国相应地调整了自己的对外政策，突出强调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促进形势的进一步缓和，为争取改善与美国、美国的盟国、以至台湾的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尽管在当时中国远未能形成一个全面的外岛政策，但是，中国领导人通过“台海危机”对外岛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首先，炮击金门导致了中美大使级会谈，为中国进入国际社会增添了新的渠道，通过有限的军事手段获得了丰硕的政治成果。其次，炮击金门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新的外交斗争的手段，打也是一种传递信息的方式，“打打谈谈”互为补充。在被封锁、缺乏渠道的情况下，炮击金门既可以表达中国人民的意愿，又可试探美国政府的反应，同时又不会冒爆发全面战争的危险。最后，炮击金门可以加剧敌人阵营内部的矛盾，以利于我利用矛盾，以弱勢来调动强敌。这些有益的经验在1958年的炮击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运用。

运用外岛作为海峡两岸的连接点

——1958年“台海危机”

尽管中国为推动国际形势的进一步缓和和改善中美关系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美国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没有丝毫松动，并进一步在国际上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杜勒斯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了美国对华政策三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对中国进入联合国和继续实行对华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24〕}中美日内瓦大使级会谈自1955年8月举行首次会议以来，两年半中，除了当年10月达成的《平民交换协议》外，再未获任何进展。美国不但拒绝了中国方面的多项建设性意见，反而于1957年12月单方面中断了会谈。这使中国领导人极为愤慨与失望。中国方面本来希望通过大使级会谈，能进一步安排周恩来与杜勒斯进行外长级会谈，来解决中美关系中的一些实质性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问题。但是，美国出席会谈的目的大不相同，他们不想解决这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他们只想要回在华被押的美国人；在台湾问题上，他们坚持要求中国放弃武力，致使会谈陷入僵局。

谋求中国放弃使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的现状是美国的一项既定政策，杜勒斯认为，根据

世界舆论对于保持德国、朝鲜和越南停火状况的制约力量，没有理由认为美国不能利用时间，推动国际舆论迫使中国接受不在台湾海峡使用武力改变现状的原则。(25) 中国认为，美国“放弃使用武力”的原则有意混淆了中美间的国际冲突与大陆台湾间的国内争端性质的不同，中美间若达成协议，则等于承认了美国侵占台湾的现状；如果不能就此达成协议，美国则无限期地拖延会谈，以便同样达到冻结台湾现状的目的。这是美国自第一次台海危机以来，一直兜售的“两个中国”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26) 国际上日益甚嚣尘上的“两个中国”方案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警觉，他们一方面利用各种机会对此进行批驳，另一方面严格区分了中美关系与大陆台湾关系不同的界限。中国政府一再声称前者是国际问题，应放弃武力，通过谈判谋求和平解决，而后者是内政问题，美国无权干涉中国使用什么手段——武力的或是和平的——来实现祖国的统一。

美国除了坚持对华政策三原则和推行“两个中国”方针外，它还继续在军事上武装台湾。自1955年3月《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来，美台军事人员定期举行会议，研究协防问题，美军顾问也大大增加，人数达2600人。1957年5月，美军驻台司令殷格索宣布，美在台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且可深入数百公里打击中国大陆腹地目标的“斗牛士”导弹。与此同时，台湾还修建了可供B-52战略轰炸机使用的机场并接受了B-52飞机的驻扎。(27) 国民党台湾当局自1955年以来，一直强化金、马的防务，到1958年，岛上驻军已达10万人，占台湾总兵力的1/3。

美国在政治、军事上的所作所为，很难使中国领导人相信美国在台海地区保持和平的愿望及《共同防御条约》是一个防御性的条约。面对美台咄咄逼人的态势，中国领导人开始考虑通过缓和与让步是否是明智的，是否能以此达到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和解决台湾问题。当时，中苏两党之间已经就如何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问题展开了争论，这又进一步加深了中国领导人对向帝国主义妥协政策的怀疑。

斯大林去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了很大变化。波匈事件和苏共党内的权力斗争给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带来了很大麻烦，苏共在共运内部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挑战。为了摆脱困境，赫鲁晓夫急需获得中共这样有影响的大党的支持。形势变化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高，促使中共领导人更加关注全球性问题并认为中国有责任在与帝国主义斗争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这就使1958年的炮击金门的决定带有更多的国际特色，意味着对美缓和时期的结束。

在中国国内，1958年掀起了“大跃进”运动，提出了“超英赶美”的口号。破除对美、英帝国主义的迷信，解放人们的思想，鼓舞人民的斗志，成为保持“大跃进”势头的重要工作。这种气氛也影响到台湾海峡的军事斗争。

1958年夏季，国际形势骤然紧张。7月，美、英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并向伊拉克施加压力，企图扼杀中东人民的革命。中东地区一时成为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在远东，中美关系再度出现紧张，美国拒绝明确回答中国政府于6月30日提出的美应在15天之内派代表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的通牒；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长篇备忘录，重申不承认中国，并对中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17日，美国又宣布美舰六艘与士兵2000人进驻新加坡，更增加了远东局势的紧张。(28)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骚扰大陆的活动达到十分猖獗的程度。面对美台的挑衅，中国如果示弱，将不利于世界范围内的反帝斗争，将挫伤正在大跃进的中国人民的斗志，将长美蒋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毛泽东提出了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29)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了第二次炮击金、马的准备工作。作为1954—55年解放沿海敌占岛屿战斗的继续，这次炮击将争取收复这两座岛屿。毛泽东亲自指挥了这次战役。为了确保成功，他曾推迟了发动的时间。7月27日，他指示彭德怀、黄克诚：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等彼方无

理进攻，再行反攻。(30) 在8月17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最后决定。(31)

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以19000发炮弹揭开了第二次炮击金门的序幕。人民解放军计划用密集的炮火封锁金门，切断敌人的供应线，造成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困难，以此来激化美台在防守外岛问题上的矛盾，期望最终能导致美国施加压力迫使台湾从金、马撤军。这有1955年大陈撤军的先例可循，是最便宜的胜利。

炮击金门再次把美国置于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美国担心，放弃外岛将会引起多米诺效应，“失一颗钉将失去一双鞋”，这使美国决策者把金、马外岛的防卫与美国国家安全利益联在了一起；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又担心，蒋介石将会利用台海紧张局势，扩大对抗范围，谋求冲突升级，以便将美国拉下水。(32) 为了防止这两种情况的发生，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制订了“让敌人去猜”的策略，即不预先承诺美国协防台湾属地的范围；同时，他们探讨了使用战术原子武器摧毁大陆福建军用机场及供应线的可能性，妄图以核威慑达到不战自胜的目的。(33)

在“八·二三”炮击打响的第三天，艾森豪威尔指示美国军舰准备护航，以保卫台湾对金、马的供应线；8月27日，他发表公开声明，声称他将行使1955年国会通过的《福摩萨决议案》所授予的职权，命令部队协防金、马；两天后，他下达了护航的命令。(34) 9月4日，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联合发表“新港声明”，宣布美国为台湾军舰护航。与此同时，美国积极调兵遣将，甚至从战火尚未平息的中东地区调来两艘航空母舰。到9月中旬，美国声称在台海地区已集结了战后以来美国在海外最大的原子打击力量，合众社作了进一步报道，美国已为其核打击作好了准备。(35)

远东紧张局势的升级和美国使用原子武器的战争恫吓使得苏联领导人极为担心，赫鲁晓夫派葛罗米柯于8月底来华探问究竟。接着赫鲁晓夫于9月7日和19日，两次致信艾森豪威尔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发动对中国的核攻击，“那末，侵略者就将立即遭到应有的、同类武器的反击”。(36) 苏联的介入，使得台海局势更加复杂起来。

毛泽东未完全料到炮击金门所引起的国际反响如此强烈，(37) 经过反复思考，9月初，他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美关系及对美政策问题。参加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中国首席代表王炳南奉命回国，向政治局作了汇报。会议为中国代表参加重新恢复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制订了基本方针。(38) 在这期间，毛泽东于9月5日与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了两次讲话，分析了国际形势与中美关系，从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重要变化。

首先，毛泽东认为美国对中苏的态势是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的。他重提“中间地带”理论，指出帝国主义阵营发动的反华反苏攻势，只不过是美国企图控制亚非拉新兴国家的一种借口，他们的进攻矛头对准着这些国家内正在兴起的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而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39)

毛泽东对帝国主义进攻与防御态势的判断是他对美国远东政策看法的一个巨大转变。从新中国诞生之时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国家的主要威胁来自美国，美国对新中国采取着进攻的态势，它企图从朝鲜、台湾、越南三个方面对新中国进行武装干涉。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使毛泽东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看法，两次炮击金门、马祖也是毛泽东对来自台湾方向的美国挑衅的一种回答。

但是，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及人民民主力量的壮大，改变了国际舞台上敌我力量的对比，毛泽东作出了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根据这个基本判断，他认为美国实际能力有限，不得不对社会主义阵营取守势。对全球战略态势的看法的改变，使得毛泽东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性质看法也发生了变化，认为《共同防御条约》主要是一个防御性质的条约，不是放蒋出笼而是给蒋上辮头的条约。(40)

随之，毛泽东对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作出了新的判断，他认为中美双方都怕战争，

“但是他们（指帝国主义阵营）比较怕我们多一点，因此战争是打不起来的。”〔41〕

既然美国在战略上处守势并且不愿意冒和中国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风险，毛泽东认为，美国已“形成了从金、马的脱身政策”，美国政府“实在想脱身”，“而且舆论上也要求脱身”，“怎么脱法呢？就是这11万人（国民党驻军）走路”。〔42〕

为了促使美国逼迫台湾尽早从金、马撤军，中国采取了继续炮击以施加军事压力和恢复谈判进行和平劝说的两手来达到这一目的。9月6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同意与美国恢复大使级会谈，地点改在华沙。9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鉴于前一段的中美会谈各自提出的种种问题难以分别解决，今后要确定“一揽子”解决问题的原则，即如不解决台湾问题，其他问题都谈不上。同时，毛泽东指示王炳南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要多用一种劝说的方法，希望美国不要因一个不到1000万人口的台湾岛屿与6亿中国人民为敌，促使美国从台湾撤军。〔43〕在这次会议上，尽管中国领导人已把台湾问题放在了中美关系的首位，但是他们还没有能够最后形成其外岛政策，仍然希望美国压蒋从金、马撤军，以便收复这些沿海敌占岛屿。

9月4日，中国政府宣布将其领海范围扩大为12海里，其目的之一是进一步封锁坐落在12海里以内的金门、马祖，增加国民党军队驻守的困难。9月6日，周恩来在宣布中国将同美国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同时，仍然强调了美国将不能容忍来自离中国沿海如此之近的金门、马祖的军事威胁。〔44〕这一时期中国报刊发表的社论、文章讲得更加明白，“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收复金、马是中国人民天经地义的权利和义务，完全属于中国内政，正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过去解放海南岛、舟山群岛和其他沿海岛屿一样。〔45〕

台海地区军事形势的持续紧张，使美国与盟国在防守外岛问题的矛盾日趋尖锐起来，他们通过各种渠道向美国施加压力，促使美国采纳从金、马撤军的建议。在美国内部，艾森豪威尔协防金、马的承诺也遭到了许多质疑。甚至连原来支持美国防卫金、马，一直持强硬路线的军方也开始转变了他们的看法。三军参谋长联席会和国防部都向总统建议从金、马撤军，他们警告说，蒋介石希望扩大危机，将美国拖入一场与中国的战争，以有利于他们重返大陆。〔46〕为了摆脱政治、军事上的两难局面，美国政府开始在私下劝说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军，这进一步加剧了美台矛盾的发展。

这是一个美台长期存在分歧的老问题。美国一直对金、马等外岛有着政治与军事上的双重考虑。早在1951年，美国利用缔结《对日和约》和《中日和约》的机会，迫使台湾当局接受了“台湾地位未定论”，但是，这并未包括主权地位已经确定的中国福建省的沿海岛屿——金门与马祖，这两个岛屿已成为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最后的关联点。因此，金门、马祖成为经常给美国远东的军事与政治带来麻烦的两座小岛。为了消除引起麻烦的根源，美国从1954—1955年的第一次台海危机起，就一直劝台湾当局自金、马撤军。这么做，既可在军事上减少将美国牵入远东战争的一个隐患；又可以在政治上达到隔离台湾，割断台湾与大陆在政治上的最后一点联系，进而制造“两个中国”的目的。

对国民党台湾当局而言，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的政治价值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军事价值。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持有这两个外岛意味着台湾当局仍统辖着大陆福建省的部分土地，这成为国民党政府仍对大陆享有统治权的一个象征，〔47〕金、马成为台湾与大陆相联的最后一根政治纽带。如果退出金、马，便割断了台湾与大陆最后一点政治联系，这将有利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两个中国”的方针，从而动摇了国民党政权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法统的地位。为此，蒋介石始终不肯就金、马防卫问题对美国实行让步。9月底10月初，美台间的争执达到白热化，矛盾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面对美国与西方盟国的压力，蒋介石在9月29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声称，台湾将决心固守金、马，台湾将“不容为了考虑盟邦态度如何，而瞻顾徘徊”，若至紧急关头，台决独立作战。〔48〕第二天，杜勒斯毫不客气地说，尽管美台之间就防务问题保持着经常

而又密切的联系,但是双方并未能就外岛防务问题上取得一致看法。他进一步指出,如果海峡两岸取得了可靠停火,那么仍然在金、马保持庞大的军事力量是愚蠢、不明智和欠谨慎的。

(49) 蒋介石马上进行反驳,他在10月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讲,杜勒斯的建议只是单方面的声明,台湾政府并无义务去遵循它。(50) 台湾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坚守金、马,决不撤兵。

美台关于金、马防御问题的争执白热化、公开化,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加上福建前线指挥员请示进一步军事行动的报告,促使了毛泽东重新考虑中国的外岛政策。毛泽东分析了台海形势,他认为,一方面台湾当局在美国大量的军事援助下,仍在竭力地向金门、马祖运输物资,企图坚守金、马,并且用各种办法拖美国下水,把战争扩大;另一方面,美国虽然积极援蒋并企图用强大的海、空军的压力迫我让步,但是又怕被蒋拖下水,越陷越深,不愿也不敢直接参加和扩大金门、马祖地区的战争。为了摆脱这种进退两难的窘境,美国正试图改变现行做法,玩弄有条件撤退金、马的阴谋。他估计美国可能:一,玩弄所谓“停火”阴谋,争取蒋军不从金、马撤退,或只从金门、马祖撤退一部分;第二,要蒋军撤出金、马,退守台湾,以放弃金、马来换取盘踞台湾的合法地位,从而达到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不得已时,掩护和强迫蒋军撤退。

毛泽东反复考虑了收复金、马的得失。如果早日收复金门、马祖,对解除福建沿海地区的直接威胁,对打开海上交通,发展福建沿海的经济建设,对鼓舞全国人民和军队的士气,有很大好处;但是,从解放台湾的全局利益考虑,如果让蒋军从金、马撤军,退守台湾,那么台湾实际控制的地域与大陆的距离将由原来的2公里扩大至180公里,尔后除了大喊大叫、望洋兴叹而外,就没有多少文章好做了。一旦美蒋从金、马脱身,海峡两岸隔离的状况形成,这将大大有利于美国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阴谋。

经过反复思考,毛泽东最后决定暂缓收复金、马,而留待将来时机成熟时,将金、马、台、澎一揽子解决。10月5日夜,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出停火指示;10月6日,《人民日报》刊出毛泽东亲自起草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告台湾同胞书》,宣布暂停炮击七天;13日,国防部长彭德怀再次发布命令,停止炮击二周,“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以利他们固守”。25日,国防部长命令进一步宣布,每逢单日炮击,双日停止。(51) 美国相应地宣布了停止护航。台海局势很快缓和下来。

从8月23日炮击金门到10月25日宣布炮击逢单打逢双停,两个月内形势大起大落,变幻复杂,致使艾森豪威尔大为困惑,怀疑是否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52) 在他们眼里看来,宣布停火表示显然是由于美国的支持和台湾的坚决抵抗,使得共产党人懂得金门是难以攻破的,(53) 在中共承认以炮火压服金门的努力已告失败后,转而采取心理战。(54) 一些美国学者在后来也把这一事件视为美国进行危机处理的成功范例。他们始终很难相信中国主动停火的原因是有意识地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以作为联接大陆与台湾的纽带,防止“两个中国”的产生,这种平战转化、变敌为友的政治考虑在他们耳中像“天方夜谭”。

其实,只要我们仔细追踪历史发展的线索,剖析外岛政策变化的脉络,便不难发现这种结果的产生是合于情寓于理的。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把解放金、马等沿海敌占岛屿看成是最终解放台、澎,实现国家统一任务的一个组成部分,为此产生了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方针和1954—1955年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战斗,1958年炮击金、马是为完成1954—1955年解放沿海岛屿任务的继续。但是,中国领导人从未把这些战斗看成是简单的军事行为,而把它们当成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因之有1954年的炮击金门和1958年打而复停,又打又停的结果。取与不取金、马完全服从于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统一大局的需要。如果说,1954—1955年解放沿海敌占岛屿的行动还是更多地从军事角度考虑问题,那么1958年炮击金、马时,政治考虑就大大增加。9月初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把

台湾问题摆在了中美会谈的首位，提出了“一揽子解决”的原则，即已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定下了基调——一切以涉及中国民族利益的台湾问题为转移；10月初，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决定把金、马留在台湾手中，则成了纯政治的考虑，一则有利于将这些沿海岛屿留作沟通大陆与台湾的桥梁，防止美国孤立台湾、托管台湾，以制造“两个中国”；二则在海峡两岸交流被美国割断的情况下，利用打打停停的炮击作为传达政治信息的方式，名为军事行动，实为政治沟通；三则在“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将金、马留在台湾手中有利于蒋介石与美国的“两个中国”政策作斗争。总之，毛泽东在10月13日的国防部命令中清楚地表达了中国考虑打与停的基本出发点：“兵不厌诈，这不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分得清清楚楚。我们这样做，就全局说来，无损于己，有益于己。有益于什么人呢？有益于台、澎、金、马一千万中国人，有益于全民族六亿五千万人，就是不利于美国人。”（55）正是从这个基本原则出发，中国最终形成了它的外岛政策，并将其对金、马外岛、对台、对美的政策有机地统一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金、马联系海峡两岸的作用显得日益突出。

维护国家主权完整是中国外交的最根本原则，是处理对外事务的基本准则。这不仅对敌对国家（当时的美国）是如此，对同盟国家（当时的苏联）也一样。

中国两次炮击金门的行动过程中，苏联的态度并不对中国的决策构成重大影响，有两个方面原因。首先，中国从来把台湾问题看成中国的内部事务，它不仅仅反对美国的干涉，同时也反对苏联的直接介入。如果在台海危机中，中国接受了苏联直接的军事援助（赫鲁晓夫曾提出过这样的建议），那将有可能给美国以借口，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其次，中国为了维持其独立自主的防务体系与国家安全，一直在减小苏联在军事上影响中国的能力。苏中于1954年达成协议，1955年苏联撤走了所有的驻华军队，交还了旅大军港。中国领导人一直在避免出现苏联利用军援再次进入中国的可能。

1954—1955年苏联专家曾参加了一江山岛战役计划的制订；（56）1958年炮击金门，事先并未与苏联领导商量，炮击开始后，苏联一方面派了葛罗米柯前来中国探听虚实，表示了他们的忧虑；但是在另一方面赫鲁晓夫却想利用这个机会，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早在1938年4月和7月，苏联就两次向中国建议在华建立长波无线电台和联合舰队，遭到中国拒绝。（57）当金门炮战打响后，赫鲁晓夫9月13日召见中国驻苏大使，再次提出给予中国军事援助的建议，尽管这些援助有利于中国的局部斗争，但是，中国领导人从维护主权独立的全局出发，再次拒绝了苏联的援助（58）。毛泽东这种反对控制，不依附于苏联的独立自主精神成为后来中苏分裂的最主要的原因。

为了主权尊严与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经历了上百年的浴血奋斗，才从列强的欺压当中赢得了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追求平等的地位成为新中国继续奋斗的目标。但是，在50年代，尤其是艾森豪威尔与杜勒斯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了遏制、孤立中国的政策，驻军台湾，阻挠中国解放金、马等沿海岛屿的统一行动，剥夺中国在联合国内的合法席位，对新中国实行贸易封锁与禁运，以至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美国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政策对于追求国际平等地位的新中国是一种巨大的挑衅与污辱，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中国在50年代所采取的维护主权的行动可看成是对美国对华政策的一种挑战。

这种相互敌视的状态持续了整整20年，美国领导人才开始认识到两个基本事实：中国不再是一个“暂时的现象”；如果不尊重中国的主权，不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中美关系将难以获得根本的改善。终于，在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问了中国，并与中国签署了《上海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承认了上述基本事实，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奠定了基石。

注释：

- (1)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受命变革》,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518页。
- (2) 王德等:《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第2、38页。
- (3) 同上,第38页。
- (4) 同上,第39页。
- (5) 王炳南:《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世界知识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页。
- (6) 同上,第41—42页。
- (7)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编,下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1943页。
- (8) 同上,第2004—2012页。
- (9) 同(1),第518页。
- (10) 同上,第522页。
- (11) 同上,第519页。
- (12) 同(2),第16、50页。
- (13) (14) (15) 同上,第51页。
- (16) FRUS, China, 1955-57 II., pp.307-310.
- (17) “Dulles Memorandum, Meeting with Eisenhower, March 6, 1955”, *Dulles Papers*, White House Memorandum, Box 3., Meeting with the President 1955(4), Eisenhower Library. 转引自张少书未刊稿“To the Nuclear Brink: Eisenhower, Dulles, and the Quemoy-Matsu Crisis of 1954-55”。
- (18) “Memorandum of Discussion at the 240th Meeting of the NSC, March 10, 1955”, *Eisenhower Papers*, NSC Series, Box 6. NSC Summaries of Discussion, Eisenhower Library.
- (19) Thomas E. Stolper, *China, Taiwan and the Offshore Islands*, M. E. Sharpe Inc., 1985, pp.89-90.
- (20) 同(7),第2250—2251页。
- (21)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6页。
- (22) 同(7),第2287页。
- (23) 同上,第2396页。
- (24) 同上,第2474, 2484, 2502—2511页。
- (2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with the President, August 16, 1955, Dp, White House Memoranda Series, Box 3., 转引自Stolper书,见注(19)。
- (26) 同(7),第2398—2400页。
- (27) 陈志奇:《美国对华政策三十年》,中华日报社,1981年版,第134—135页。
- (28) 同(7), 2626—2637页,第2657—2665页,第2675—2677页。
- (29) 毛泽东:《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9年4月15日。
- (30) 《毛泽东军事文选》,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364页。
- (31) 毛泽东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谈话,1958年11月30日。
- (32) 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缔造和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7年版,第330—336页。
- (33) 同上,第331页;见Stolper书,第118页。
- (34) 同(19),第118页。
- (35) 同(27),第156—158页。
- (36) 同(7),第2694—2701页,第2773—2780页。

- (37) 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9月5日。
- (38) 同(5)，第70页。
- (39) 同(37)，1958年9月5日，8日。
- (40) (41) (42) 同上。
- (43) 同(5)，第71—72页。
- (44) 同(7)，2685—2687页。
- (45) 同上，第2702页。
- (46) 同(32)，第336页。
- (47) 沈剑虹：《使美八年纪要》，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版，第234页。
- (48) 《蒋总统四十七年言论集》，行政院新闻局编印，第48—56页，转引自陈志奇书第163—164页。
- (49) 同(7)，第2816页。
- (50) 同上，第2824页。
- (51) 同上，第2838—2839页，第2853页，第2889—2890页。
- (52) 同(32)，第340页。
- (53) 同(7)，第2859页。
- (54) 同(32)，第339页。
- (55) 同(7)，第2853页。
- (56) 同(2)，第9页。
- (57) 何晓鲁：《元帅外交家》，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68页。
- (58) 刘晓：《出使苏联八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5页。

论十九世纪美国经济增长 与贸易变化的关系

——兼评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

贺力平

18世纪末，近代工业革命在英国兴起。拿破仑战争以后，一方面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前进，另一方面工业革命开始扩散到欧洲大陆国家和北美地区。美国是欧洲移民拓殖开发出来的国家。自移民登上北美大陆以来，农业一直是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北美居民用以与欧洲商人相交换的主要产品是烟草、皮毛等初级产品。第二次英美战争后，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同时也由于国内市场的发展，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显著地成长起来。19世纪40年代，铁路建设开始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之一，美国经济出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南北战争以后，美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使美国得以在较短的时期中赶超第一个工业国家英国，一跃而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

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是如何发动并持续进行的？在18世纪中叶显露端倪的英国工

业革命中,我们看到有许多业余发明者废寝忘食地从事各种设计,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都具有“发明的冲动”。英国工业革命大量受益于这些彼此独立的发明者的成果。但在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先进技术似乎大多来自欧洲,引进和消化外国技术是当时的主要形式。因此,许多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将注意力集中在需求因素或市场因素方面。一种代表性的传统观点是,19世纪美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市场广大,它使美国经济特别多地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晚期出现的另一种代表性观点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在出口贸易的带动作用下发生的,正是在国际贸易的体系中美国经济才特别多地享受到分工和专业化生产的利益。(1) 本文打算针对这个问题考察一下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关系。

在这种讨论中,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顺便提出来。这就是马克思《资本论》中说道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问题。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这样评说19世纪前半期的美国经济:“美国的经济发展本身就是欧洲特别是英国大工业的产物。目前(1866年)的美国,仍然应当看作是欧洲的殖民地”(2)。在这段话的下面跟着两组统计数据,一是从1846年到1860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棉花,二是1850年到1862年从美国向大不列颠输出的谷物等。我们猜测,马克思大概是以这两组数据作为“美国仍是欧洲的殖民地”这一论点的佐证材料(这两组数据在列举期间均呈显著增长趋势)。紧接着马克思的那个小注,恩格斯在1890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行第4版时还加上一段话:“从那时以来,美国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国,但它的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此完全失掉。”究竟什么是19世纪美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直接说明。从上下文看,他们心目中所指的可能就是美国对外经济关系所具有的这么一种特点:出口商品主要是原料和粮食一类初级产品,进口商品主要是工业制成品。表1所概括的19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基本上映证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也应当注意到,美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在19世纪前半期呈上升趋势而在19世纪后半期呈下降趋势,美国制成品进口比重在整个19世纪中几乎一直呈下降趋势。这些变化趋势似乎与美国经济具有“殖民地性质”这个论点所隐含的理由不相吻合。

(3) 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暂时略而不论这个问题,而首先弄清楚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与所谓国民经济的“殖民地性质”有什么联系。

表1. 19世纪美国进出口贸易的商品结构(%)

	出口贸易			进口贸易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半制成品	初级产品	制成品	半制成品
1820年	63.4	25.0	9.2	-	-	-
1840年	72.3	24.1	4.5	27.5	60.2	11.2
1866年	72.5	23.6	3.6	25.0	62.1	12.9
1880年	61.8	34.7	3.5	36.3	47.2	16.6
1890年	52.2	42.3	5.4	39.0	46.2	14.8
1900年	41.3	47.5	11.2	44.8	39.5	15.8

资料来源和说明:根据《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889—890页数字计算;因小数省略,各项分类数之和与总数不完全相等;出口不包括复出口和贵金属出口;“初级产品”指原料和未加工食品。

有必要再引述一段马克思的原话。他在上述引文附近的一个地方写道:

“……总之,一旦与大工业相适应的一般生产条件形成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就获得一种弹力,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W1销售市场#W才是它的限制。一方面,机器直接引起原料的增加,例如轧棉机使棉花生产增加。另一方面,机器产品的便宜和交通运输业的变革是夺取国外市场的武器。机器生产摧毁国外市场的手工业产品,迫使这些市场变成它的原料产地。例如东印度就被迫为大不列颠生产棉花、羊毛、大麻、黄麻、

靛蓝等。大工业国工人的不断‘过剩’，大大促进了国外移民和把外国变成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例如澳大利亚就变成了羊毛产地。一种和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成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着重号系引者加）

显然，殖民地具有双重经济意义：为宗主国制造业提供初级产品和吸收宗主国的“过剩”制成品，因为初级产品的来源和制成品的销售出路正是宗主国经济发展的严重制约条件。这种关系反映在殖民地国家的对外贸易上就是殖民地国家有一个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一个较高的制成品进口结构。反过来说，一个对外贸易具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国民经济似乎就具有殖民地性质。这可能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判断19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仍具有殖民地性质的逻辑依据。但是，我们要指出，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难以仅凭对外贸易商品结构数据来判断一国经济的殖民地性质。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两种“例外的”典型事例。

一是一国经济可能在拥有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的同时，国内制造业也有相当的发展。按照前面关于殖民地经济性质的定义，一个殖民地经济之所以有着较高的初级产品出口比重和较高的制成品进口比重，基本原因在于缺乏国内制造业的相应发展。这也就是说，没有一个足够大的国内制造业部门来吸收国内初级产品的供给并为国内市场提供制成品。这样，本国的初级产品只能为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突出发展的制造业部门所吸收，本国所需要的制成品也只能由外国也就是宗主国的制造业部门来提供。外国制造业部门完全起着替代本国制造业部门的作用。在这种关系下，殖民地社会中制造业部门的独立发展与宗主国制造业部门的发展有着强烈的对抗性。但是，事实上，在国际经济社会中完全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一个国家由于自然禀赋上的优越地位，其初级产品供给不仅能满足本国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而且还可供出口、满足其他自然禀赋较差国家制造业发展的需要。这样，这种国家一方面拥有不断迅速增长的制造业部门，另一方面其初级产品也大量出口，同时也大量进口外国制造品。在这种关系中，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与外国制造业的发展之间不一定有着强烈的对抗性。本国制造业与外国制造业也有着某些分工关系，前者的产品主要满足国内市场，后者的产品可能同时满足国内和国外市场。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原先自然禀赋优越国家的初级产品日益不能完全满足本国制造业增长的需要，本国制造业的发展也对国外初级产品供给提出了新的需求，因此，反映在进口贸易上，初级产品进口相对于制造品进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同时，本国制造业的增长也在或大或小程度上提高了本国制成品的国际竞争力，并相应削弱本国初级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反映在出口贸易上，制成品出口相对于初级产品出口有一个较快的增长。我们在后面将指出，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基本上具有这个事例的特征。

第二种情况是：一国对外贸易中初级产品出口比重较高、制成品进口比重较高，同时国内制造业增长较为缓慢，而且其相对地位也不显著，形成这种格局的原因不在于宗主国对殖民地的经济政策或者说这种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主要原因在于一系列经济因素使得制造业在这种国家的发展不能获得比较利益。这些因素包括：本国自然禀赋条件特别优越，劳动力供给短缺因而劳动成本较高，国际交通便利使运输成本较为低廉，等等。在这个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也是比较高的，但两国对外贸易结构的“殖民地性质”特征比美国更突出，它们的国内制造业发展却比美国逊色得多。这两国与美国相比，自然禀赋条件上较为接近，但美国接受国际移民较多，土地价格相对昂贵；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接受国际移民的规模小得多，因而其劳动力供给不如美国充裕，劳动力的相对价格高一些，而这对它们国内制造业的发展是一个重要不利条件。这也就是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制造业相比其他国家的制造业来说，面临着较高的工资成本压力。如果没有其他方面的相对优势，例如接近本地消费市场，技术更

为先进, 实行保护关税后的有利价格条件等等因素, 那么制造业在澳大利亚和加拿大更难有任何的增长。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事例说明, 虽然这两国的对外贸易结构和国内经济结构都显示出明显的“殖民地性质”的特征, 但这些特征与所谓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很少有关, 主要还是由于客观的经济条件决定的。

以上对两个事例的讨论表明, 一个国家的对外贸易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制成品为主甚至在国内经济结构中缺乏制造业部门的显著地位, 这不一定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经济就具有殖民地性质。按照“殖民地性质”这个术语的含义, 它至少要表示这么一层意思: 宗主国对这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实施着某种人为的压迫, 在宗主国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关系中, 商品、劳务、资金和人员等的国际流动只对宗主国的经济增长有利而对后者的经济发展不利, 而且, 造成这种结构关系的主要原因是宗主国的殖民地政策和当地社会经济中因这种政策而形成的畸形经济结构。由这样的标准来看, 我们不仅很难说美国、也很难说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在19世纪后半期的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质。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需要略加说明一下。一个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 是否就不利于它的经济增长或国民的经济福利呢? 换言之, 出口初级产品是否仅仅有利于这些初级产品的进口国? 看来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他在前述引文中认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初级产品生产国或出口国与“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也就是初级产品的进口国或消费国之间有着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就是说, 在初级产品的国际贸易中, 进口国享受了利益而出口国没有享受到利益; 相反, 在制成品的国际贸易中, 出口国享受到利益而进口国没有享受到利益。马克思在当时没有进一步给出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发生。一些现代经济学家认为原因在于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长期变化趋势对生产者不利。这里, 我们不算讨论这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只是想着重指出: 从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 国际市场上曾有过粮食产品长期疲软而后才得以恢复的情况; 工业原料尤其是矿物原料的贸易条件没有出现类似的长期恶化趋势, 相反, 原料类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或多或少还有改善。(4) 整个说来, 全部初级产品贸易条件都发生恶化的情况是极少见的。既然我们说初级产品生产者或出口者也能得到合理的价格, 那么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还有什么不利之处呢? 许多人认为, 不能单说初级产品生产发展的不利, 而应当说发展制造业的更有利之处, 这就是诸如增强国防力量、有助于提高民族自豪感等等。这已属于非经济学上的问题, 这里不予讨论。

当然, 有必要指出, 初级产品生产者所享受的经济利益, 包括用出口收入换得等值的制成品进口, 应当归之于技术革命的作用, 即进行工业革命的国家首先发出了对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如果没有工业革命, 没有像19世纪中先进的英国经济对全世界范围内的初级产品的巨大需求, 包括美国在内的初级产品生产国就不可能出口那么多初级产品, 也得不到那么多相应的制成品进口。这样的话, 初级产品的价格水平会更加低下, 既谈不上为别国经济“服务”, 也谈不上为本国经济“服务”。

表2. 1869 - 1913年美国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出口占国民产值的比重 (%)	进口占国民产值的比重 (%)	农业出口占农业收入的比重 (%)	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百分比的指数 (1919年=100)
1869-1873	6.2	7.9		147(1869)
1872-1876	6.9	7.5		
1877-1881	8.2	5.8		136(1879)
1882-1886	6.6	5.9		
1887-1891	6.3	6.2		138(1889)

1892-1896	6.6	5.7		133
1897-1901	7.4	4.3		108
1902-1906	6.2	4.4		108
1907-1911	5.8	4.4		109
1910	4.8	4.2	15.9	113
1911	5.6	4.1	17.8	109
1912	5.7	4.3	18.8	117
1913	6.2	4.5	18.3	113

资料来源和说明：全部数据引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第887页。进出口占国民产值比重的前五个时期数字系根据S. 库兹涅茨统计，其余由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农业出口统计不包括阿拉斯加和夏威夷。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考察一下19世纪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与其经济增长的联系。表1已经给出美国进出口贸易商品结构的数据。我们还需要知道对外贸易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及其变动趋势。但我们没有19世纪前半期中美国经济在这方面的统计数据。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的几个数据列在表2中。可以看出，出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之间一直比较稳定，进口所占比重在同期内则呈缓慢下降趋势。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同时期的数据相比，美国这两个数据的水平是较低的。(5)这两个数据虽然表明国际经济成分在美国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并不突出，但并不能说明国际经济成分对美国的作用方式及其所具有的实际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这样认为：如果没有进出口贸易，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只会下降百分之几。我们应当进一步弄清楚在这些统计数字后面的因果关系，即进出口贸易活动与国民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在考察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尤其更应当如此。

表2还举出了两个数据，一是“农业出口占农业收入的比重”（这个数据只有1910年以后的），二是“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百分比指数”。前一个数据表明在1910—1913年期间美国农业生产有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即比美国国民生产的一般出口倾向要高。虽然我们手头的的数据只限于20世纪初的这几年，但我们有把握推测，这种差别在整个19世纪的美国经济中一直就有。我们知道，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农业生产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已大大下降。在19世纪最后20年以前，农业的地位——就它在美国国民收入或附加价值总额中所占比重来看——一直高于制造业。因此，美国农业生产具有较高的出口倾向以及这对于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增长有什么影响，便是一个值得注意、值得探讨的问题。另一方面，表2最后一栏数据表明进口最终物品占最终物品生产的百分比在不断下降，也就是随着美国国内制造业的发展，美国对国外制成品的需求相对于对国内制成品的需求在下降，换言之，美国国内制造业向国内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相对快于外国制造业向美国市场供给制成品能力的提高。这一情况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解释表2中第2栏数据的变化。既然在19世纪中期以前美国进口以制成品为主（如表1所显示的），那么，随着对国外制成品需求的相对减少，进口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就会出现或大或小的下降趋势。当然，进口比重的这一下降还要以美国经济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要没有更快的和足够高的增长来解释。表1已经说明美国对外国初级产品的进口需求相对于对外国制造品的进口需要在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期间有较快的增长，但我们可以认为这一增长速度没有达到足够高度以抵销进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比重的下降趋势。考虑到这些因素，我们应把注意力集中在出口与美国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方面，进口方面的问题放在适当的有关地方加以论述。

前面已经指出，美国出口商品在部门和地区间的分布是极不平衡的。整个地说来，美国农产品或初级产品的出口系数高于制成品的出口系数，即出口量占产量的比重在农产品或初

级产品上要高于在制成品上。纵观19世纪美国经济史,我们看不到美国有什么大量供应国外市场的制造业部门。所谓“大量供应国外市场”,有两个标准:一是该部门产品中有相当部分输出国外,二是该部门的出口占全国商品总出口的相当部分。检查统计资料发现,属于美国制成品出口的重要项目是:面粉、肉产品、木制品和棉纺织品。这些产品都属于大量耗用原材料的产业。但即使在这些方面,制成品的出口比起相应的未加工的原料出口来也逊色得多。例如,直到19世纪最后30年,美国棉纺织品(包括半加工的棉纺品)出口值尚不及美国原棉出口值的1/10,尽管棉纺织业那时已是美国国内制造业的重要部门(仅棉制品就占1880年美国制造业总产值的5.2%)。在美国经济中,面向出口的首先是初级产品。这个特征从殖民地时代就出现了。在这方面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推棉花。棉花是棉纺织业的基本原料。棉纺织业的大发展是与近代工业革命的开展密切相连的。美国的棉花种植和出口正是在18世纪末英国工业革命的带动下扩张起来的。美国人惠特尼发明轧棉机正是为了解决当时摘棉和脱棉籽劳动中人手紧张问题。我们可以认为棉花生产在美国的发展基本上是由英国工业革命带动起来的。表3概括了整个19世纪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的情况。我们从这个表可以看出,在19世纪初期,美国棉花产量的一半是为了出口;在19世纪上半期,美国棉花出口系数在不断提高,即在棉花产量不断扩大的同时,有更高比例的棉花用于出口;与此同时,棉花出口带给美国的外汇收入也越来越多,其相对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南北战争是个重要转折点。内战以北方的胜利而结束并沉重打击了南部的棉花种植园经济。但在南北战争结束后的五年中,虽然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由高峰的70%下降到50%多,但棉花出口创汇在美国全部出口收入中的比重却由原来的1/2大大提高到2/3。其中原因主要是南北战争后的几年中出现了世界性的棉荒,原棉价格大大上升,使得美国在棉花总产减产的情况下也能得到更多的外汇收入。南北战争结束到19世纪末,虽然棉花出口收入在美国全部商品出口收入中所占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但棉花出口系数仍呈提高趋势。如果我们再联系到19世纪也正是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大力引进英国先进技术、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这一事实,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三个推论:首先,美国原棉生产和出口先于美国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发展,原棉的生产和出口是由来自外国(主要是英国)的需求带动起来的;其次,美国国内棉纺织业在19世纪初开始的迅速增长应当被认为是大量利用了当时已有相当发展的棉花生产部门所提供的一系列有利条件;第三,尽管美国国内棉纺织工业到19世纪末已有长足的发展,其技术水平也达到世界先进地位,但它仍然不能全部有效吸收国内原棉供应,甚至也只能吸收一个较小的部分——美国原棉的大部分仍供出口。综合起来,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棉纺织业的技术革命推动了棉花生产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就美国而言,是原棉的生产发展给予国内棉纺织工业的增长以有力推动。

表3. 19世纪美国棉花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

	棉花产量 (百万磅)(1)	棉花出口量 (百万磅)(2)	棉花出口系数 (3)=(2) / (1)	棉花出口值 (百万美元)(4)	国内商品出口 总额(百万美元)(5)	棉花出口比 重(6)=(4) / (5)
1801-05	62	33	53.2	8(1802-05)	40(1802-05)	18.6
1811-15	83	42	50.5	7	30	23.5
1821-25	219	152	69.7	25	51	48.0
1831-35	458	339	74.2	41	74	55.6
1841-45	907	689	76.0	51	94	54.4
1851-55	1462	1026	70.1	98	186	52.7
1866-70	1435	740	51.6	205	308	66.6
1871-75	1954	1243	63.6	206	486	42.3
1881-85	3038	1995	65.7	219	792	27.6

1891-95	3948	2851	72.2	231	892	25.7
---------	------	------	------	-----	-----	------

资料来源和说明：(1)、(2)、(4)和(5)栏数字均取自《美国历史统计(从殖民地时代到1970年)》：棉花产量见第518页(按每包等于500磅换算)；棉花出口量和棉花出口值见第898-899页；国内商品出口总额见第885-886页。所有数字均为时期内年平均数。棉花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按各时期总数计算，因而与表中时期平均数之比可能不完全一致，前者比后者更准确一些。因为找不到产值数据，棉花出口系数用了实物数据作为依据。1861-65年美国内战使棉花贸易和生产受到严重干扰，故我们转用了1866-70年的数据。

在另一种重要的初级产品即小麦上也存在类似的情形。如表4所显示的，美国小麦生产的大幅度增长发生于内战前后的几十年间。这种增长也正是与小麦出口的迅速扩大密切相关的，即表现为小麦出口系数的持续提高。虽然小麦的出口系数和出口比重相对于棉花来要低得多，但它在19世纪后半期中相对重要性是趋于提高的，而这正好与棉花方面的趋势相反。同时，小麦出口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棉花出口停滞不前而给美国全部初级产品出口收入带来的不利影响。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还应当注意到，小麦出口和生产的迅速增长，是与内战前后美国区域经济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这个新发展就是美国中北部地区的土地开发以及中北部在美国全国经济中的地位迅速上升。中北部地区的主要农产品之一便是小麦。小麦出口和生产的扩张，是中北部地区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中北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例如面粉业、牲畜加工业和木材制品业等的增长，无不与各自有关的初级产品生产的迅猛扩大有关。随着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以及以这些初级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的发展，相应的其他一些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这后一种制造业部门的特点是：它们或者是向前者提供生产资料，例如农业机具、各种工业生产设备和交通运输工具等等，或者是向前者提供各种消费品。这些制造业部门包括钢铁业、铁路设备制造业、电力机械设备制造业等，它们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的中北部地区发展得特别迅速，这显然是受到初级产品生产和这些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增长所提供的巨大市场的刺激。

表4. 1839-1895年美国小麦的出口

	小麦产量(百万蒲式耳)	小麦出口量(百万蒲式耳)	小麦出口值(百万美元)	小麦出口系数(%)	小麦出口比重(%)
1839	85	少于0.5	少于0.5	少于0.6	少于0.5
1849	100	2	2	2.0	1.5
1859	173	3	3	1.7	1.1
1866-70	234	17	23	7.1	7.6
1871-75	307	28	59	9.0	12.2
1881-85	473	101	110	21.4	13.9
1891-95	576	97	82	17.1	9.2

资料来源和说明：参见表3。

概括地说，我们认为在19世纪美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三级增长火箭”：首先是某种或若干种初级产品出口的扩张带动这种或这些初级产品生产的增长；受到初级产品供给条件改善的推动，国内初级产品加工业开始发展起来，其产品主要供应国内市场；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初级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又为其他一些制造业部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刺激(也有一些供给方面的推动力，例如这些制造业部门也需要国内原料供给)，使这些部门或迟或早不断诞生和增长。在这三级增长序列中，或者说三类生产部门中，只有初级产品的生产具有或维持一个较高的出口倾向，而其他两类部门都是以国内市场为主。因此，反映在统计上，随着后两类生产部门的发展，美国国民经济中出口产品所占比重就趋于下降。正如前面指出的，这种下降发生在19世纪40年代。因此，可以认为40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的重要转折时期。这个转折，不是简单表现为出口部门在美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了或

者它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减弱了,而应当看作出口扩张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有力推动作用在愈益增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来。这种作用及其程度,不是体现在它自身在国民产值中的比重,而是通过后两类部门的更快增长体现出来的。

在19世纪美国经济的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中,有两种因果关系是必须注意到的。一是三级增长序列的关系之所以能够成立完全取决于在各类生产部门间具有强烈的相互投入关系。例如,初级产品加工业当然是以国内的原料作为供给来源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和初级产品加工部门也需要第三级制造业产品作为投入来源。如果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扩张不需要或在很低的水平需要国内制造业部门的供给,那么它就不能或很少能给后者以需求刺激。南北战争前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园经济就有这个特点。南部经济的劳动力是黑人奴隶,与国内劳动者移民少有关系;这种奴隶劳动很少需要农业机械或其他农用制成品;在消费品方面,南方种植园主人及其家属有着较高的进口倾向,而黑人奴隶的生活用品则基本上靠自制解决。这种经济结构削弱了棉花出口对美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美国国内制造业进一步增长的障碍。南北战争爆发的经济原因也在于此。19世纪后半期世界性的初级产品需求扩张也席卷到南美一些国家,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相当迟缓,原因也包括在这些国家中的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及其较少需要国内其他部门的产品投入,也不形成消费品的显著国内市场。第二种因果关系是,经济增长除了需要初级产品部门与制造业部门发生相互投入或交换关系外,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的制造业各部门间发展相互投入或交换关系,而且除了“二级”制造业部门与“三级”制造业部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外,还包括“三级”制造业部门内部之间的相互投入或交换。这种因果关系也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制造品的相互交换有着比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相互交换发展更快的趋势。这一趋势给国民经济结构带来两方面的影响,一是使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相对地位趋于下降,另是全国人口的城市化比重提高,也就是城市经济的快速增长。城市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体现着制造品相互交换关系的生长,另一方面体现着制造业与服务业以及各种服务业相互交换关系的生长。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中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便伴随着这一地区的城市化以较快速度持续进行的过程。

下面我们连贯地看一下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及其对外联系的过程。在殖民地时期,各州经济基本上属于独立对外的局面,即各州分别地与欧洲(主要是英国)发生进出口贸易活动,相互间的贸易往来很少。那时,北美大陆上的制造业十分薄弱,而且以家庭手工制造业形式为主。18世纪末19世纪初,各州之间的贸易往来活动增多了,而且随着制造业在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初步成长,美国各地区间的贸易在较大的程度上反映着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棉花生产这时在南部地区迅速普及,南部经济出现繁荣景象。在19世纪前几十年时间中,南部经济的繁荣即棉花出口的景气对美国经济增长是有利的。1816年时,南部吸收了当时制造业较为发达的费拉德尔菲亚地区对区外出口货物(包括对外国出口)的46%;到1826年,这一比例虽有下降,仍然达到41%,远远高过该地区对东部和西部的出口;同一时期内该地区来自南部的进口比重由6%上升到9%,而来自外国的进口由72%下降到50%,对外国的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也由36%下降到28%。(6)对这些数据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南部经济支持了对费城地区制造业的需求扩大,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从初级产品供给方面给予了支持;对外经济成分在费城地区经济中地位的下降可以说带有隐蔽转移的性质,即这种下降是与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地区联系的增加相伴随的,而这些地区,尤其是南部地区经济中对外经济成分的地位并未下降,很可能还是上升的。费城制造业中心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扩张离不开其他地区初级产品的供给以及这些初级产品生产者通过出口贸易获得的需求刺激和收入效应。当然,随着费城制造业的发展,它也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对这些初级生产者给予需求刺激并部分替代国外需求者的作用。

表5. 1839 - 1860年西部对区外出口及其分布

	出口总额(百万 美元)	出口额在各地区的分布(%)		
		北部	南部	外国
1839	26.7	26.6	20.6	52.8
1844	40.1	36.2	19.0	44.9
1849	72.9	33.2	14.4	52.4
1853	100.1	47.9	19.2	33.0
1857	146.0	31.4	17.5	51.2
1860	189.3	56.8	19.2	23.9

资料来源和说明：阿尔伯特·费希洛《内战前区域贸易的再考察》，载R·安德瑞诺编《美国经济发展的最新见解》，坎布里奇，麻萨诸塞，1965年，第196、199页。对外国出口只限于美国的面粉类食物出口值。因小数省略关系，各地区之和不完全等于100。

19世纪前半期或南北战争前美国的另一个重要地区是西部（即大西部，包括五大湖和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如果说南部的作用在18世纪40年代开始有所减弱的话，那么西部的兴起正好以更大的规模抵销南部经济作用削弱后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从表5关于西部地区出口的地理分布数据可以看出，在西部地区发展的较早阶段，对国外的出口占有一个最重要的地位；只是在发展的晚期时期，对国内其他地区、尤其是对制造业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出口才取代对国外出口在早先那样的地位。可以认为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最初也是主要从国外市场获得刺激，而当这种刺激的种种作用充分发挥出来以后，经济增长的型式以及贸易型式便发生转变，并使地区间和国际间的经济关系趋于复杂化。

南北战争后到19世纪与20世纪相交之时，国外需求继续对美国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提供增长拉力，但其作用要比以前相对小一些。原因主要在于：首先，在农产品方面，19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初期发生了世界性的农业危机，美国农产品在欧洲市场上的廉价竞争力引起了欧洲国家强烈的保护主义反应；其次，在这段时期中，美国国内制造业已趋于成熟，在技术水平上缩短了与英国等国的差距，在与初级产品的交换关系中，国内制造业开始居于主导地位。

总的说来，在从18世纪到19世纪末这一个多世纪的时期中，我们看到美国经济增长的道路分别由三大地区在继起的不同时区中重复。这个增长道路是：首先由外国需求引起本地区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的发展，接着本地区的制造业或国内其他地区的制造业逐步发展起来。东部地区最早遵循这条发展路线，接着是南部地区，最后是西部地区分别重复了东部地区开创的这条路线（南部的情况稍为特殊一点，那里制造业的发展不仅较慢、较落后，而且在内战前给予其他地区的经济推动作用越来越小）。整个美国经济也就在这样的经济地理上和贸易型式上的循序渐进过程中得到快速的增长。

至此，我们可以回答19世纪美国经济增长中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我们说明的增长道路中可以看出，国外市场和国内市场是在两个不同时间阶段以及产业层次上发生作用的。国外市场是在一个地区的早期增长阶段中对初级产品生产部门发生强烈的推动作用，而国内市场是在这个阶段以后的时期中主要对制造业部门发生强烈的推动作用。我们可以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主要以国内市场为主，但这并不是说美国制造业的发展与来自国外市场给予本国初级产品部门的最初推动力作用就毫无关系了。同时，国外市场的初始推动作用也有它的限度，即当美国制造业部门已足够壮大并在技术开发上已与国外制造业并驾齐驱时，这种初始推动作用的效应便被越来越多地吸收而呈弱化趋势。两种市场的作用及其关系的具体体现就是美国地区间相互贸易与国际贸易比较融洽地结合在一起。

本文的论证可能是很不充分的，欢迎提出批评并给予指正。

注释：

(1) 持这种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著名新经济史学家D. C. 诺思。他在两本著作中阐述了这一论点：《1790至1860年的美国经济增长》，普伦蒂斯-霍尔出版社，1961年初版；《美国历史上的增长与福利：新经济史学解释》，纽约，1966年初版。有关他的介绍，可参见R. L. 南森等编《新经济史学探索：献给道格拉斯·C·诺思的纪念文集》，学术出版社，1982年。

(2) 这段和以下所引均见《资本论》第1卷第4篇第13章第7节，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

(3) 另外，从国际范围来看，当时发达程度高于美国的英国其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呈现出与美国相反的趋势。在1876—1880年、1896—1900年和1913年这几个时间上，英国初级产品出口比重由11.9%提高到17.2%再提高到30.3%，制成品进口比重由14.2%提高到17.4%再提高到18.8%（参见A. G. 肯伍德与A. L. 洛赫德《1820—1960年国际经济的增长》，伦敦，1971年，第99页）。如果以此说英国经济又出现一些“殖民地性质”的迹象，肯定是毫无意义的。

(4) 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作家们对原料供应前景普遍持悲观看法，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19世纪末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与这种情绪有关的。如果原料供应较为充裕并有保证，争夺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没有那么激烈。列宁也是这样认为的：“资本主义愈发达，原料愈缺乏，竞争和追逐全世界原料来源的斗争愈紧张，那么占据殖民地的斗争也就愈激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第253页）。原料紧张的原因是当时技术进步主要表现在大量消耗原料的重化工业方面，而在新原料供应地的开发和节约原料使用等方面的技术进步相对落后一些。事实上，初级产品贸易条件悲观论和初级产品供给短缺论可能都是片面的。

(5) 包括美国在内的10余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占国民经济比重的历史比较资料，可参见S.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耶鲁大学出版社，1966年，第312—314页。我们还应当看到，据估计，美国的对外贸易比重在18世纪时是比较高的，仅出口比重就为15—20%；出口比重稳定在5—8%大约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参见罗伯特·利普塞《对外贸易》，载兰斯·戴维斯等编《美国经济增长》，纽约，1972年）。此外，美国各地区的出口比重也不相同，例如1860年时东部出口比重只有15%，而南部和西部却分别达29%和23%（参见D. 林兹特罗姆《国内贸易与区域专业化》，载G. 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第1卷第273页，纽约，1980年）。这些情况后面将要论及。

(6) 参见D. 林兹特罗姆，前引文，第270页。南部在费城地区出口和进口中的比重，从1826年到1837年，均呈下降趋势，其中在出口中的比重到1837年时已低于东部地区。这表明，费城地区经济增长更多地偏向制造品相互间贸易（因为东部地区以制造品生产为主），贸易型式已随经济增长而发生转变，但这并不与我们的观点相矛盾。

八十年代美国外贸逆差剖析

孙海顺

对外贸易逆差的日益扩大,是当今美国经济中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尽管战后时期美国外贸逆差于1971年就已开始出现,并在1976年以后一直保持下来,但是,只是到了80年代才形成不断扩大的趋势。本文试图探索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急剧扩大的原因,分析各主要因素对美国外贸逆差的影响。

为了进行这种分析,有必要先介绍一下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的发展情况。进入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持续扩大。1980年美国外贸逆差为254.8亿美元,以后几年随着进口的不断增加,外贸逆差迅速扩大,1987年达到1592亿美元(1),为七年前的6.25倍。外贸逆差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0.8%提高到1987年的4.2%(2)。从美国外贸逆差的对象国看,美国对日本的外贸逆差一直是最大,1980年为104.1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40.9%,1986年达544.03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37.7%。其次是台湾、西德和加拿大,1986年美国对这三个国家和地区的贸易逆差分别为:台湾146.48亿美元,西德142.68亿美元,加拿大133.31亿美元(3)。美国对上述四个国家和地区1986年的贸易逆差共为966.5亿美元,占当年美国外贸总逆差的67%。从外贸差额的商品结构看,美国外贸逆差主要出现在工业原料、汽车和非食物消费品三大类商品。而在农产品和资本货物(包括机械、民用飞机及其零部件、发动机、其他运输设备)两大类商品的贸易中则保持顺差。从美国进出口发展速度看,1980—1987年美国的出口处于停滞徘徊和下降状态,1980年出口值为2242.7亿美元,以后的七年中只有三年略有超过(1981年2370.9亿美元,1986年2243.6亿美元,1987年2508.1亿美元),其余四年都低于1980年的出口值。与此相反,美国的进口却发展迅速,1980年的进口值为2497.5亿美元,以后七年中除1982年受经济危机影响稍有下降外,其余各年都有很快的发展,到1987年美国的商品进口值达到4100.2亿美元,七年中平均增长率为7.3%。商品进口相对于出口更快、更大的增长,使得美国的外贸逆差逐年增大,逆差数字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4)。

对于美国对外贸易逆差日益扩大的现象应作何种解释?造成逆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许多经济学者把美国外贸逆差归因于美国产品竞争力的削弱,进而归因于美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和工资成本高。笔者认为,这种分析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不仅与80年代的实际情况有较大出入,而且有一定的片面性。因为,这种分析仅仅从商品供给方面的因素(劳动生产率、生产成本和商品价格等)来说明国际之间商品流动的不平衡,而没有分析影响国际贸易的另一重要因素——需求的变化。把不断变化的国际需求格局撇开,仅仅从各国间产品供给方面的差异来说明国际贸易的失衡,是难免得出片面性结论的。因此,只有从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美国的对外贸易,才有可能对其逆差发展形成较完整的认识。外贸逆差的扩大,表明美国的国内需求日益超过国内的产品供给。如果美国国内供给方面的因素,诸如劳动生产率、单位工资成本、技术水平等等,并不比它的贸易对象国差,或者说,产品竞争力不弱于贸易对象国,则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原因就主要在于国内需求过旺和国外需求的相对不足。下面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探讨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对供

给方面的分析主要放在产品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生产成本）的国际对比分析之上；对需求因素的分析主要放在外国资本大量流入对美国外贸逆差的影响上。

一、产品竞争力与美国外贸逆差

产品竞争力是决定一国商品出口能力的最主要因素。衡量一国或一种产品在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尺度主要是销售价格和产品质量。产品质量取决于生产技术水平。销售价格则取决于产品的单位生产成本和本国货币对外汇价的高低。而单位生产成本是由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成本决定的。从国际之间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资成本的对比中，我们即可判断出美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地位如何。表1和表2向我们提供了具体的依据。

表1. 主要发达国家劳动生产率（每人时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权数(a)	1976-86年	1976-79年	1979-82年	1982-86年 (b)	1979-86年 (b)
美国	364	3.3	2.1	3.3	4.1	3.8
加拿大	31	3.0	3.2	0	5.1	2.9
日本	183	3.8	6.6	1.0	3.8	2.6
法国	105	3.8	5.2	2.0	4.0	3.1
西德	160	2.7	3.2	1.3	3.4	2.5
意大利	75	3.0	3.7	2.7	2.8	2.7
英国	82	2.9	1.0	2.9	4.3	3.7
七国总和	1000	3.3	3.5	2.2	3.9	3.2

注：(a) 权数是1980年联合国统计署所用的权数，(b) 1986年数字为预计数字。

资料来源：(英)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 / 87, p.72.

表2. 西方主要国家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对比#C (英国 = 100)

	a 小时劳动成本总额			b 劳动生产率(每小时产出)			c 单位劳动成本(c=a:b)		
	1980	1984	1986	1980	1984	1986	1980	1984	1986
美国	126	194	161	273	262	267	46	74	60
日本	80	109	129	196	177	176	41	62	73
法国	121	114	122	193	179	184	63	64	66
西德	165	153	173	255	232	178	65	66	97
意大利	108	117	127	173	156	155	62	75	82
比利时	176	140	149	207	200	154	85	70	97
荷兰	160	142	156	269	267	205	59	53	76

注：(1) 1986年数字是估计数字。(2) 小时劳动成本总额中包括小时工资和社会费用。

资料来源：(英) National Institute Economic Review. 2 / 87, p.73.

从表1可以看出，在1976—1986年的10年中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仅次于日本和法国的，高于西德、英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在1979—1986年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是西方七国中最高的，达3.8%，其中在1982—1986年平均增长率达4.1%（注：Economic Impact 1987年5月号第62页提供的数字为4.2%）。这是各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化情况。从各国劳动生产率的绝对值看，美国制造业平均每个工人一年所创造的产值仍是世界上最高的，1981年为31000美元；而同年中日本制造业平均每个工人所创造的产值为23700美元，西德制造业平均每个工人所创造的产值为24900美元（5）。由于在1982—1986年期间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增

长率高于日本和西德,所以,美国与日本、西德在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美国在劳动生产率方面的优势将更大。

把每小时的产出(劳动生产率)与每小时的劳动成本结合对比,即可得出各国产品的单位劳动成本。表2向我们展示了1980、1984和1986三年中美国与西方其他七国的对比数字。

从表2明显得知,在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的国际对比中,美国的单位劳动成本是较低的。其中,1980年的美国制造业单位劳动成本仅略高于日本而低于西方其他所有国家,1986年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则是八个西方国家中最低的。如把表中所列三年的单位劳动成本加以平均后进行国际比较,则各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指数(以英国为100)为:美国60,日本59,法国64,西德76,意大利73,比利时84,荷兰63。可见,80年代美国制造业的单位劳动成本除略高于日本外,低于西方其他所有国家。如果把美国在许多高技术领域的强大优势考虑在内,可以认为,80年代的美国制造业整个说来仍是世界上最强的,是最有竞争力的。1980—1986年美国对外贸易中“资本货物”项中一直保持顺差,也说明这一点。因此,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不断扩大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美国制造业本身缺乏竞争力,而是由制造业以外的因素导致的。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某些行业或产品(如汽车、家用电器等)上,美国竞争力弱于日本等国,致使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情况。但是,这只能说明美国外贸逆差的局部情况和原因,而不足以说明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持续扩大的总情况和主要原因。

在所有其他因素中,对美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是80年代前半期美元的大幅度升值。1980年第三季度到1986年第二季度,美元对外比价上升74%(以各国贸易比重加权的平均升值率)(6)相应于美元汇率的这一变化,美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也大幅度上涨,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国出口商品的价格竞争力,成为美国出口不振,甚至出现停滞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与此同时,外国进口商品的美元价格却大幅度下降,从而大大刺激了商品进口,使之越来越超过商品的出口。从1985年2月起,美元对外贬值40%左右(7),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的出口,使美商在世界市场重新夺回一部分地盘。1986年美国商品出口值比1985年增长了3.9%,1987年比1986年大约增长15%,其中,电动电子机械行业的出口增长了30%。除石油进口激增外,1987年美国进口值只增长3%,比1986年的13%少得多(8)。当然,发生这种变化的部分原因还在于美国工业部门经过几年来的改组、调整,扩大固定资产投资,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使产品出口竞争力增强。

上述论证表明,80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扩大,其主要原因不在于美国制造业本身竞争力(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的减退。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整体上比其他西方国家都强。如果说美国外贸逆差与其出口产品竞争力有关,那主要是美元大幅度升值引起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涨所致。这就是从产品供给方面的因素对美国外贸逆差进行实际分析得出的结论。

二、需求变化与美国外贸逆差

现在从需求方面探讨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原因。如前所述,国际贸易的不平衡可由供给和需求两方面原因造成,如果各国之间的供给条件(以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劳动成本为标志)没有发生不利于美国的相对变化,则导致美国外贸逆差的原因就主要在于需求因素的变化。80年代影响美国国际贸易的需求变化有两大特征,一方面国内需求过旺,大大超过国内产品的供给,另一方面国外需求相对或绝对减弱。二者合在一起,致使美国产品出口减弱,进口大增,使美国外贸逆差扩大。

一个国家的国内需求包括三个部分：私人总消费、总投资和政府支出。8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增长迅速，按不变美元计算，1983—1987年平均增长率达到3.8%，高于日本以外的所有西方发达国家。私人投资和消费活动非常活跃。同期内，国内私人总投资平均每年增长9.9%，私人消费支出平均每年增长7.7%，政府开支平均每年增长7.6%（9）。旺盛的社会需求支撑了80年代美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与此同时，旺盛的社会需求与国内相对落后的产品供给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日益发展。需求大于供给的这一差额，或者导致国内物价上涨，形成通货膨胀，或者导致商品进口相对于出口有更大的增长，以不断增加的进口余额来弥补国内供给的缺口，这将造成在国内物价稳定的同时外贸逆差扩大的结果，使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借助于外国商品的净流入而达到平衡。

需求相对过度的原因何在？支撑80年代美国国内旺盛需求的主要因素是什么？人们往往把需求过度与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联系起来，像70年代那样，政府为刺激经济发展而实行货币扩张政策，增加货币发行，以致形成通货膨胀型需求过盛。然而80年代美国国内旺盛的社会需求，并不是靠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支撑。我们知道，自1981年里根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直奉行反通货膨胀政策，把压低通货膨胀率、保持经济稳定作为首要政策目标，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而与此同时，政府开支不断扩大，形成日益严重的财政赤字。私人投资和消费支出也并未因政府的货币紧缩政策而减退，相反，在减税政策和市场繁荣的刺激下日益增长。旺盛的货币需求与紧缩的货币供应之间的不平衡，导致美国国内货币市场的高利率。高利率与繁荣的市场条件结合在一起，使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了大量外国资本的流入。1980年以来流入美国的外国资本迅速增加，到1986年底外资流入量增加额为7654.84亿美元，平均每年流入额达1093.5亿美元，占1980—1986年期间美国每年货币存量平均数（5397亿美元）的20.6%。流入的外资总额中，私人直接投资1397.9亿美元，占17.9%，私人银行贷款3210.9亿美元，占41.9%，购买美国财政部债券1415.4亿美元，占18.5%，购买非财政部证券（主要是公司股票）1617.6亿美元，占21.1%。（10）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扩充了美国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压低了美国的贷款利率，弥补了国内资金的不足，使许多潜在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转化为现实的商品购买，使美国私人和企业有钱购买进口的外国货。因此，随着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美国从国外进口的商品也不断增加，形成了外国货币与外国商品“并行道”流入美国，二者相辅相成、互相推动的格局。美国人用外国人借给他们的钱购买外国货，使美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呈现出“经常帐户”的大量逆差与“资本帐户”的大量顺差相互并存、同步增长的特点。自1983年起外资的年流入量超过了美资的年流出量。在1983—1986年美国“资本帐户”的顺差（即外资净流入额）由350.9亿美元增加到1174.04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49倍，同期内美国“经常帐户”的逆差由462.46亿美元增加到1413.52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45倍（11）。货币流动与商品流动的这种内在联系，给80年代的美国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了双重的后果：一方面使美国沦为最大的资本净债务国，另一方面使美国的外贸逆差不断扩大。

如果没有外资的大量流入，美国国内的社会总需求在政府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下，是难以实现较大增长的，它的实际增长将有相当程度的减缓，国内经济增长率和外贸逆差的发展也将受到一定的抑制。外资在美国社会总支出中的作用，除了看它在美国历年货币存量中的比重（大致1/5）外，还可从它在政府资金的筹措、在各工业部门投资支出中的比重略见一斑。

表3. 美国财政部债券销售中外国人购买数额及其比重(单位:亿美元)

	财政部债券销售总额	外国人购买美财政部债券额	外国人购买额所占比重
1979	8451	1190	14.1%
1980	9302	1297	13.9%

1982	11971	1495	12.5%
1984	16630	1929	11.6%
1986	22148	2515	11.4%

资料来源:《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1984年12月, 1987年11月。

从表3和表4可以看出,外国资本在美国政府筹集资金和各个行业的投资支出中都占有相当高的比重,其中,外资在美国政府债券销售总额中所占比重均在10%以上,这是外国私人持有的美国政府债券比重,若把外国官方机构持有的份额考虑在内,则外资在美国政府开支的资金来源中的比重就更高。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投资在美国各行业总投资支出中比重一直保持在7—10%之间。其中,在石油和采矿部门占1/3左右,在制造业占6—9%,贸易部门中占6—12%,在金融、保险、不动产行业占14—22%。可见,外国资本是80年代美国社会总支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资金来源,是使社会总需求保持旺盛的一个重要因素。

表4. 80年代外国子公司投资支出在美国各行业总投资中的比重(%)

	1981	1982	1983	1984	1985
所有行业	7.94	9.04	7.61	7.12	7.36
石油、矿业	35.16	35.38	33.47	33.55	40.30
制造业	7.34	8.10	7.07	7.02	6.67
贸易		11.29	7.58	6.78	7.92
金融、保险、不动产		21.96	19.44	14.63	16.20
服务业		2.48	3.04	3.95	253

资料来源:根据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2—1987年第5、6、10期资料计算。

国际市场需求的相对不足,是美国出口下降、外贸逆差扩大的重要原因。1980—1982年经济危机过后,美国经济复苏快,增长势头强,并持续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市场前景气繁荣。而作为美国主要出口市场的欧洲、加拿大和拉美等地区,则由于经济增长长期缓慢或沉重的外债负担等原因,市场相对饱和或萎缩,对国外进口商品的需求疲弱不振,无力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商品。而经济增长快、购买力强的亚太地区的日本和“亚洲四小”,却因其经济类型和结构的制约不能较快地扩大从美国的进口。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济是单向性外向型经济,以出口加工为特点,整个工业主要以国外市场为基础,它们的内部需求相对于日益扩大的生产加工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种经济结构决定了它们的经济增长越快,产品出口就越多,而产品的内需部分则越来越相对缩小,产品的出口相对于进口有日益增大的趋势。这就必然造成对外贸易中的大量顺差和国际储备的巨额盈余。80年代美国对日本和“亚洲四小”的贸易逆差不断扩大,1980年为139.7亿美元,1984年为571.1亿美元,1986年为831.1亿美元,占各年美国外贸逆差总额的比重分别为54.8%、50.8%、57.6%。(12)可见,80年代美国外贸逆差的一半以上是对日本和“亚洲四小”发生的。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日本和“亚洲四小”产品成本低、竞争力强之外,主要是贸易双方的经济类型和结构特点决定的。美国经济是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市场广大,有购买力的需求非常旺盛,而日本和“亚洲四小”的经济主要建立在外部需求之上,是单向性外向型经济。双方贸易关系的发展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这一结构性的特点。

三、外国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与美国外贸逆差

外国对美国的大量投资,不仅通过增加美国货币供应量、进而扩大社会总需求(总支出)的途径,促使美国进口比出口有更大的增长,而且作为外国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手段,对美国外贸逆差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1980—1986年期间,在外国资本流入总额中外国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平均占18%,七年中直接投资的增加额达1372.9亿美元。外国的直接投资,不同于贷款和证券投资,不是单纯的货币资本流入。作为生产资本,它要赚取高额的生产利润。此外,它还执行着为母公司开拓海外市场、赚取贸易利润的职能。外国跨国公司在美国迅速增加投资的基本目的,就是占领美国市场,扩大本国(或本公司)在美国市场的占有份额。它们一方面在美国投资设厂,就地生产、就地销售;另一方面,通过在美国的子公司或各种分支机构推销本国(或本公司)产品,把对美国的投资当作开拓美国市场的手段,把美国子公司当作向美国推销商品的据点和桥梁。外国跨国公司的这种投资战略决定了它们对美国的商品出口必然大于从美国的进口。因此,伴随着外国对美国直接投资的迅速发展,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以下简称“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必将日益扩大,成为美国整个外贸逆差不断增大的重要因素。

下面的表5向我们展示了80年代外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的发展变化情况。

表5. 80年代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进出口及其差额
(按子公司的母国划分) 单位: 百万美元

项目 国别	1980			1982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国家	52199	75803	-23604	60236	84290	-24054
加拿大	1792	5553	-3761	4162	6071	-1909
日本	19136	27653	-8517	21514	35901	-14387
欧洲:	23345	33274	-9929	28734	32088	-3354
法国	10209	3749	6460	12947	3886	9061
西德	3328	7519	-4191	4578	8314	-3736
英国	3196	8499	-5303	3756	8203	-4447
荷兰	1934	6436	-4502	2182	5332	-3150
意大利	605	763	-158	1050	612	438
拉美地区	1241	1196	-158	(D)	(D)	(D)
亚太地区(a)	343	969	-626	482	1443	-961
项目 国别	1984			1985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国家	58186	100489	-42303	56398	111735	-55337
加拿大	4505	7208	-2703	4175	6915	-2740
日本	23764	47824	-24060	22753	57752	-34999
欧洲:	24816	37807	-12991	23726	39789	-16063
法国	11673	4024	7649	11128	3755	7373
西德	2993	12132	-9139	3158	12794	-9636
英国	3197	8439	-5242	3096	9119	-6023
荷兰	1594	4375	-2781	1672	4446	-2774
意大利	1283	824	459	963	810	153
拉美地区	1463	2054	-591	1453	2120	-667
亚太地区(a)	778	2257	-1479	623	2383	-1760

注:(a) 亚太地区这里指亚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D) 表示商业秘密。

资料来源: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年11月,1985年11月,1986年10月,1987年10月。

从表5明显看出,自1980年以来外国子公司的商品进口比出口有更快的增长,年进

口值从1980年的758.03亿美元增加到1985年的1117.35亿美元,增长47.4%,而商品出口则徘徊在五六百亿美元之间。这就使得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加速扩大,从最低年份1981年的170亿美元增加两倍多,达到1985年的553.4亿美元。按子公司的母国划分,在外国子公司中,贸易逆差最大者是日本的子公司。1980年日本子公司外贸逆差为85.2亿美元,占当年各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36.1%。在以后的五年中日本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增长了3.1倍,到1985年达到350亿美元,占当年各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63.2%。从六年平均数来看,日本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各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56%;其次是西德和英国,在1983年以前英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大于西德子公司,但1983年以后,西德子公司的外贸逆差额就超过了英国子公司。六年中西德子公司逆差平均数为60.12亿美元,英国子公司逆差平均数为51.44亿美元;前者占总额平均数的19%,后者占16%。日本、西德和英国三个国家的子公司占有所有国家在美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91%。

从外国子公司进口商品的来源国看,1/3的产品来自日本,其次是西德、加拿大和英国。从外国子公司产品出口的目的地看,1/3是输往日本的,对欧洲的出口接近1/3。从进出口产品的种类看,外国子公司进口产品的绝大多数是用于零售的商品(主要是消费品),这些商品无需在美国进一步加工、组装和制作,这类商品的进口大致占商品总进口的75—80%,而原料和中间产品大致占总进口的15—80%,只有极小的部分是供子公司使用的资本设备。1980—1985年外国子公司进出口的行业结构详如表6所示。

表6. 80年代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进出口的行业构成
(按子公司所在行业划分)单位:百万美元

项目 行业	1982			1982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行业	52199	75803	-23604	60236	84290	-24054
矿业	810	28	782	1096	137	959
石油	997	10588	-9591	1531	8486	-6955
制造业	9045	10413	-1368	12883	12386	497
批发贸易:	40662	54016	-13354	43336	61679	-18343
汽车及设备	2532	18068	-15536	3253	20912	-17659
金属、矿物	15097	15823	-726	13272	17956	-4684
其他耐久品	2673	10476	-7803	2368	12853	-10485
农产品原料	19196	4753	14443	23044	5615	17429
其他非耐久品	1164	4897	-3733	1399	4343	-2944
零售贸易	501	611	-110	667	1030	-363
项目 行业	1984			1985		
	出口	进口	差额	出口	进口	差额
所有行业	56344	100427	-44083	56398	111735	-55337
矿业	796	155	641	889	184	705
石油	1313	6501	-5188	1478	6421	-4943
制造业	12691	18157	-5466	12882	18456	-5574
批发贸易:	40735	74054	-33319	38370	83365	-44995
汽车及设备	3255	29311	-26056	3306	33995	-30689
金属、矿物	11335	13303	-1968	10791	11873	-1082
其他耐久品	1873	19747	-17874	2248	22961	-20713

农产品原料	22592	5791	16801	20264	7904	12360
其他非耐久品	1680	5902	-4222	1761	6632	-4871
零售贸易	430	1143	-713	337	1272	-935

资料来源: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年11月,1986年10月,1987年5月。

表6展示了80年代各行业中外国子公司进出口价值及其差额。其中,批发贸易行业的外国子公司的进出口比重最大,1980年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为77.9%,占进口总额的71.3%,占当年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56.6%;1985年这三项比重分别为68.0%、74.6%、81.3%。在批发贸易项下,汽车及其设备和零部件是最大的进口项目,也是批发贸易行业乃至所有行业的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最大成分。由汽车大量进口所造成的逆差占批发贸易行业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70—120%,占有行业中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总额的55—75%。汽车贸易的大量逆差主要是日本汽车公司通过其美国子公司大量推销汽车产品造成的。在批发贸易项下其余四类产品中,除农产品原料一直保持较大的顺差外,其他三类产品(金属、矿物、其他耐久品和非耐久品)都有较大的逆差。制造业仅次于批发贸易,也是外国子公司外贸逆差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造业中,食品、机械(包括电子电动机械和非电子电动机械)、基本金属及其制品、其他制造业等四大类产品基本上是逆差(其中,非电子电动机械有四年的顺差),只有化学产品一直保持顺差。在其余的两大行业中,矿产品贸易一直是顺差,石油则始终是逆差。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进出口行业结构与本文开头提到的美国外贸整体结构是类似的,两者在农产品和矿产品的贸易中都保持顺差,而在汽车和其他消费品的贸易中则有日益扩大的逆差。至于资本货物(机械设备等)项目,在美国外贸总平衡中表现为顺差,而在外国子公司外贸中则略有逆差。这种情况反映了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投资的“市场导向型”特点,它表明日本、西德、英国等国跨国公司扩大对美国投资是以占领美国市场为战略目的的。通过设在美国的子公司和各种分支机构加强对美国的市场扩张和渗透,把母公司集团的产品,迅速而大量地打入美国市场。据统计,80年代前六年中,外国子公司进口的产品中有2/3以上是直接来自它们的母公司集团的,而其中的3/4是母公司集团成员的产品,只有1/4是母公司集团以外的产品。

随着外国跨国公司对美国市场渗透和扩张的加强,美国对外贸易的不平衡日益加剧,逆差不断扩大。把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与美国外贸总逆差进行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外国跨国公司及其美国子公司的市场扩张活动对于加剧美国外贸逆差所起的重要作用。在1980—1985年六年中,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美国整个外贸逆差的平均比重为48.5%,这就是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一半是外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是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其子公司在美国推销商品造成的。外国子公司的进出口在美国整个进出口中的比重都有所上升,外国子公司的进口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30.4%上升到1985年的33.0%,外国子公司的出口所占比重由1980年的23.3%上升到1985年的26.1%。各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贸易差额及其在各国与美国贸易总差额中的地位,详如表7所示:

表7. 80年代各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外贸差额及其在各国与美国贸易总差额中的地位(单位:亿美元)

		/1980 1982 Fa Ft Fa:Ft Fa Ft Fa:Ft					
项目 国别	1980			1982			
	Fa	Ft	Fa:Ft	Fa	Ft	Fa:Ft	
所有国家	-236.04	-254.81	0.926	-240.54	-364.44	0.66	
日本	-85.17	-104.10	0.818	-143.87	-169.89	0.847	
西德	-41.91	-2.43	17.247	-37.36	-26.89	1.389	
法国	64.60	22.78	2.836	90.61	16.63	5.449	

加拿大	-37.61	-12.75	2.949	-19.09	-93.20	0.205
英国	-53.03	29.76		-44.47	-23.48	1.894
意大利	-1.58	13.08		438	-6.48	
拉美	0.45	13.22	0.034	(D)	-54.02	
亚洲四小	-6.26	-35.56	0.176	-9.61	-73.35	0.131
项目 国别	1984			1985		
	Fa	Ft	Fa:Ft	Fa	Ft	Fa:Ft
所有国家	-403.03	-1125.22	0.376	-553.37	-1221.48	0.453
日本	-240.60	-369.69	0.651	-349.99	-435.08	0.804
西德	-91.39	-86.51	1.056	-96.36	-105.96	0.909
法国	76.49	-19.02		73.73	-28.10	
加拿大	-27.03	-145.93	0.185	-27.40	-150.04	0.183
英国	-52.42	-22.17	2.364	-60.23	-33.88	1.778
意大利	4.59	-37.46		1.53	-47.98	
拉美	-5.91	-185.98	0.032	-6.67	-153.21	0.044
亚洲四小	-14.79	-201.45	0.073	-17.60	-213.23	0.083

注:Fa 表示外国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进出口差额;Ft 表示各国与美国的贸易总差额。

资料来源:Fa 根据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3 年 11 月, 1985 年 10 月, 1986 年 10 月, 1987 年 5 月的资料计算。Ft 根据同刊的 1987 年第 6 期第 62 页资料计算。

从表 7 得知,在 1980—1985 年六年中日本跨国公司的美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占美国对日本外贸逆差总额的比重在 65—85% 之间,而同期内西德的这一比重在 90% 以上,其中 80 年代前三年西德子公司的外贸逆差大大超过了美国对西德的外贸总逆差。英国子公司的外贸逆差一直相当于美国对英国贸易总逆差的若干倍。这从反面说明,在跨国公司以外的国际贸易中,美国对英国和西德仍有不小的顺差。由此可见,80 年代美国对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逆差主要是西方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活动所致。外国跨国公司在加深对美国资本渗透的同时,加强了对美国的市场扩张和占领,从而给美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造成了双重后果:一方面使美国沦为净债务国,成为资本净进口国,另一方面使美国外贸逆差增大,使美国市场中国外商品的领地扩大。这双重结果表现为美国国际收支帐户的“病态平衡”,即资本帐户的大量顺差与经常帐户的巨额逆差互补并存,外债与逆差形成难解难分的联动机制。这是自本世纪以来美国对外经济关系中仅有的特点。研究这一特点的形成原因和发展趋势,是研究当前和今后美国对外经济关系的关键所在。本文因题目和篇幅的限制,不便做更细致的探讨,待日后专论此题。

综上所述,本文从供给、需求和跨国公司的市场扩张活动等三个方面探讨了 80 年代美国对外贸易逆差不断增大的原因。笔者认为,从劳动生产率和单位成本的国际比较看,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仍比西方其他国家强;削弱美国产品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是 80 年代前半期美元汇率过高,使美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价格竞争力,这是造成美国外贸逆差的诸多原因中供给方面的因素。但是,这一因素不是导致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导致美国外贸逆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需求的变动和外国跨国公司市场扩张活动的加剧。需求的变动表现为美国国内需求过旺和国外需求的相对不足。国内需求过旺主要是由于美国经济增长快,私人消费和投资支出异常活跃,政府赤字开支不断扩大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外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和市场扩张活动的加剧,使大量资本和商品并行道流入美国,致使美国在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同时,外贸逆差日益扩大。

资料来源:

- (1) *Economic Indicators*, 1988, 2, p. 36.
- (2) *Economic Indicators*, 1988, 2, p. 2, p. 36.
- (3)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7, 6, p. 62.
- (4) 同(1)。
- (5) Heritage Foundation: *Making America More Competitive*, 1987.
- (6) *Economic Impact*, 1987, 5, p. 29.
- (7) (8) *Fortune*, 1987, 12, 21。
- (9) *Economic Indicators*, 1988, 2, p. 1, p. 2.
- (10)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7, 6, pp. 54-55.
- (11)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7, 6, p. 65.
- (12) *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 1987, 6, pp. 62-63.

美国六十年代的“新左派”运动

温 洋

二次大战后，欧美一些国家几乎同时经历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运动，其中以“新左派”运动最为突出。

“新左派”于1957年最先发轫于英国，是由一批力图摆脱传统左派教条的年轻左派激进分子发起的政治运动。几乎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新左派”运动也在孕育之中。

1959年，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政治新动向》中，有这样一段话，它预示着60年代将在美国兴起的政治风暴：

正在兴起的政治新纪元犹如崩溃的大坝。在过去麻木不仁的年代里遗留至今的各种问题，被忽视的价值观，以及被闲置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就像咆哮的洪水，顷刻间淹没了干枯的土地……。(1)

美国的“新左派”的根基是在50年代“垮掉的一代”的反社会、古巴革命、民权运动，以及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但是它正式出现于60年代，或者，更确切地说，始于1960年2月1日，北卡罗来纳学院(North Carolina College)的四名黑人学生的午餐静坐示威。“新左派”运动基本上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学生运动。据《幸福》(*Fortune*)杂志(1960年1月)的统计，全国670万年龄在18—24岁之间的大学生中，有75万自称是“新左派”。这些人一般都是来自中等或中上等阶层的家庭。在学校学习成绩约在中上等以上。他们积极参与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平队”，反战运动，妇女运动，环境保护运动。

同时，学生运动中也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年轻的激进分子把同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准则和生活方式作对视为他们改造美国社会的手段。这批被称为“嬉皮士”或“鲜花之子”(Flower Children)的年轻人放弃一切政治口号，也不参与任何政治运动。他们聚在一起，从价值观念和语言，到穿着打扮和生活方式，创造了一套同美国主流文化完全对立的文化——“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

“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成为美国60年代的主要政治和文化特征。

在经过了近10年的“革命”和“造反”后，“新左派”运动和“反主流文化”都相继成为过去。经过70年代的沉默和反思后，一批当年的“新左派”变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新右派”（亦即“新保守派”），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活跃力量。

一、产生“新左派”的社会背景

美国“新左派”的产生，除了受欧洲左派思潮的影响外，更多地还是美国战后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现实的产物。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和经济经历了一个向后工业社会发展的阶段。到了50年代，美国已发展成为一个“公司化的国家”（Corporate State）。这些由几家，乃至十几家公司合并组成的大公司，以美国前所未有的财力和生产力，支配着社会经济和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J·K·加尔布雷斯在分析此时美国社会的性质时指出：

1962年，美国最大的5家工业公司共具有360多亿美元的资产，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12%；50家最大的公司占全部制造业资产的1/3；500家最大的公司占2/3。拥有资产超过1000万美元的公司共有2000家，占美国制造业全部财产的80%。（2）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绝大多数家庭都拥有电视、汽车、电冰箱、洗衣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追求物质享乐，超前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风气。

后工业社会也意味着现代科技的运用和普及。工业的自动化、电脑化、系统化使得现代科技具有万能的神威，它们的价值甚至超过人的价值。人被“物化”和个性消失的感觉被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斯龙·威尔逊的长篇小说《穿灰法兰绒西装的人》（*The Man in Gray Flannel Suit*, 1955）是反映当时美国社会的代表作品。威尔逊笔下的美国人，是技术和机器的派生物。人人穿灰色的法兰绒西服，个个循规蹈矩，机械地扮演社会加于他们的角色，完全失去了自我意识和选择。年轻的一代无法接受这种压抑个性的社会价值观。“垮掉的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就是年轻人对50年代的人情淡漠、精神空虚、苦闷彷徨的“非人化”生活的反抗。（3）“新左派”的活跃分子杰克·纽菲尔德在谈到工业社会对年轻人的思想的影响时说，“新左派”运动是一场“反抗压抑人性需求的冷漠和非人性的机器的运动……。在毫无人情味的机器的控制下，他们感到无能为力，失去了自我意识。”（4）

除上述社会经济的因素外，在政治方面，美国也面临新的考验。首先是以黑人要求平等权利为主的民权运动。黑人的愤愤不平积蓄已久，终于在60年代爆发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接连不断的静坐示威、集会游行，甚至流血事件，使美国处于政治危机的边缘。

使美国陷入政治困境的另一个因素是越南战争。截至1968年中旬，美国已向越南战场派遣了多达55万人的军队。美国人生平第一次能从电视屏幕上亲眼目睹越南战争惨状的实况转播。反战情况很快发展成一股政治势力，直接影响着政府决策层对越战的态度。

就是在上述多种社会、经济和政治的背景下，“新左派”的势力和造反目标逐渐形成。然而，在思想上对“新左派”产生极大影响，并决定了他们采取左派态度的，是以哲学家赫伯特·马尔库塞为代表的一批思想理论家。

二、“新左派”的思想背景

被“新左派”奉为先驱和英雄的有诺曼·梅勒、C·赖特·米尔斯、赫伯特·马尔库塞、保罗·古德曼等人。他们对社会的分析和批判大大地激发了“新左派”的造反精神。

二次大战后，美国的社会现状和欧洲的各种思潮，如社会主义、弗洛伊德学说、新马克

思主义、存在主义等，促使美国的知识分子开始从新的角度观察和分析美国。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诺曼·梅勒。梅勒是个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社会活动家。他被誉为“新左派”的奠基人物，是“新左派”运动的“发起人”。希拉里·米尔斯在她为梅勒写的传记中叙述了梅勒对“新左派”的诞生所起的作用：

梅勒的激进思想的形成已达10年之久。现在，他要以一个哲学导师、榜样和积极分子的资格，投身到即将到来的同权力机构的斗争。(5)

杰克·纽菲尔德是60年代“新左派”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一份名叫《乡音》(*The Village Voice*)的报上讲到：

早在“新左派”形成之前，梅勒就已告诉人们，这场革命即将到来；当麻木的自由派还在积极为林登·约翰逊总统撰写发言稿时，梅勒就已把约翰逊称为杀人魔王；当“新左派”在C·赖特·米尔斯的眼里还只是一点微弱的光亮时，梅勒就已开始大谈黑人、吸大麻、古巴革命、暴力、社会制度……以及颓废派的问题。(6)

梅勒的《白皮肤的黑人》(*The White Negro*, 1958)、《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 1965)等作品对“新左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查里·罗宾也是“新左派”的活跃分子。他在谈到《白皮肤的黑人》对他本人的启发时讲到：“这篇文章我读了四五遍。‘新左派’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白人喜欢，并且希望能像黑人那样。诺曼·梅勒在《白皮肤的黑人》中指出了这一点，认为黑人的感情要比白人的真挚。他是第一个向人们提出这一问题，并让人们对此深思的人。”(7)

艾比·霍夫曼也是一位“新左派”。他在上中学时，就读了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但是，若让我说哪个美国作家写的文章对我的生活影响最大，”霍夫曼说，“那该是《白皮肤的黑人》。它从文化的角度重新论述以前涉及过的所有问题（50年代‘垮掉的一代’在诗中所表达的和爵士乐的歌词所唱的），使它们富有政治意义。”(8)

梅勒在解释《白皮肤的黑人》中的暴力场面时，明确指出：“被杀死的不仅是一个50多岁的弱不禁风的老人，同时也是一种制度。凶手摧毁了私有财产，重新确定他与警察的关系。他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危险人物。”(9)

对“新左派”产生巨大影响的还有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史学界通常把“新左派”一词的创造归功于他。

米尔斯对社会的批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化的，一是政治的。但是，焦点都集中在提醒人们，在工业化社会生活中，人的价值所面临的挑战。

米尔斯指出，在后工业化的美国，新型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及由此产生的一整套价值准则，淹没了美国个人主义的传统。在他的《白领阶层》中，米尔斯指出，美国传统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人从19世纪的“自身命运的主宰”变为20世纪现代技术的“雇佣劳力”(hired labour)和“微不足道的人”(little man)。米尔斯认为，在崇尚科技的社会里，人应有的自尊和个性被忽视了。“我们现在到处看到的是快乐的机器人、懂技术的白痴和想入非非的现实派……。这是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挑战；是在质问我，什么样的人和文化才是人类所向往的。”(10)

米尔斯在他写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The Causes of World War III*, 1957)一书中还指出后工业社会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是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造成的：

我们必须意识到，人们不仅对自身命运失去了控制，(政府的)责任感也正在消失，而且变得公开不负责任。我们必须让掌权的人对重大事件负责。我们必须揭穿他们声称不负责任的荒谬借口。(11)

制定政策的人应对社会和人民负责。但是，可惜的是，人们对此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米尔斯提醒人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有助于文化发展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之所以不存在，是因为人们不知道哪些价值受到了破坏，及其表现在何处。”(12)

那么，谁能站出来指责政府不负责任的政治行为呢？米尔斯的回答是：知识分子。“除了知识分子，还有谁更能了解历史上具有创造历史意义的决定的作用？还有谁更有资格懂得，命运应成为政治问题？”〔13〕

如果说，梅勒，米尔斯从揭示社会现实的角度，激发起“新左派”的造反精神的话，那么赫伯特·马尔库塞则是从哲学的高度为“新左派”提供了思想武器。

马尔库塞是“新左派”最敬慕的哲学家。他把马克思关于人道主义的思想同弗洛伊德的“人性的压抑感”的观点搀在一起，形成了他对现代社会人如何得到解放的观点。他指出，民主国家社会的动荡不安、知识分子的不满情绪和年轻人的造反运动，都是由于人所感受到的“压抑”所造成的。

马尔库塞不像马克思那样，从阶级斗争的角度讲人的解放，也不完全像弗洛伊德那样，从人的心理因素谈人的解放。他在《单面人》（*One-Dimensional Man*, 1964）一书中，把“人”放在工业社会的历史背景下，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由“异化”产生的。马尔库塞认为，这种“压抑感”既是心理因素，也是社会因素。〔14〕

马尔库塞的所谓“人性”是同“技术，机器，理性化的社会”相对而言，它包括人的“直觉、想像、感情”。他认为，人性受到的压抑，是因为“不断发展的单面社会（One-Dimensional Society）改变了理性世界同非理性世界的关系。”本来相互对立的两种世界，如生与死，欢乐与痛苦，魔术与科学，已都交织在一起。美丽也是恐怖、秘密核工厂；民防指挥部也是舒适美观的住宅。人们被迫在这样的现实中寻找生活意义，解释他们存在的价值。然而，这种寻找和解释的结果必然“会像现实一样糟糕和荒诞”。〔15〕因此，人的解放有赖于改变这种使人成为“机器人”的单面社会。

使“新左派”倍感振奋的还有保罗·古德曼的“乌托邦”观点。古德曼的思想在充满社会理想主义（Social Idealism）的“新左派”中引起了共鸣。

古德曼的《社区》（*Communitas*, 1947）是一本谈城市规划的书。书中的城市生活充满了人情味，“是生动的社会舞蹈”，是人类寻求精神满足的场所。

他在小说《帝国城市》（*The Empire City*, 1964）里指出，理想的社会“应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满足社会大多数人的心理要求，每一个人的愿望都能得到满足，每一个人都能有工作。”〔16〕

古德曼在提出他的理想主义的目标的同时，还号召年轻人“立即行动起来”，用双手去实现这样一个目标。1961年，他亲自参加了在兰姆书局门前举行的示威游行。在这期间，他还写了一篇题为《某些聪明人的无效批评》（*The Ineffectuality of Some Intelligent People*）的文章，批评知识界只空谈理论，不采取实际行动的态度。〔17〕在一篇批评高等教育的文章——《学术界》（*The Community of Scholars*）中，他号召学生们罢课、退学，以表示对社会现实的反抗。学生们立即响应。全国多数大学都相继发生了学生退学的事件。

三、“新左派”的性质

在上述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理论的影响下，美国的“新左派”很快发展成为一支声势强大的力量。30岁以下的年轻人几乎在不同程度上都卷入了这一社会浪潮中。

那么，“新左派”到底“新”在什么地方？他们同“老左派”又有哪些不同之处？

两者的区别大体上可以表现在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1. “新左派”强调投身于实际行动；“老左派”重视在意识形态上做文章。

1965年2月14日《纽约时报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造反派，不像30年代的造反派那样具有政治倾向。他们不相信那些既成的体制，也不接受旨在推翻这个制度的意识形态。

同年5月8日《星期六晚报》的一篇文章援引了“新左派”的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协会的一位领导人讲的一段话，表明了“新”、“老”左派的区别：“我们这个运动是从反对‘老左派’及他们喊了多少年的教条开始的……。我们感兴趣的是具体的问题和直接投身到运动中去。我们不是在那里喋喋不休地争吵苏俄社会的本质，或者探究南斯拉夫是否是工人阶级的国家。”〔18〕

一些同情“新左派”运动的中年人也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要在意识形态领域分出是非曲直，而是注重实际行动和实际效果。《纽约邮报》的编辑詹姆斯·韦斯勒说：“现在的学生就像在30年代一样，希望在社会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是，不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那时候（30年代）我们常坐在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可是，当今的学生们却热衷于民权运动与和平事业。”〔19〕

保罗·古德曼称赞伯克利分校的学生运动领导者“不想四平八稳地造反。他们要冒险。……他们要接管一切。”〔20〕

伯克利分校“自由学生运动”（Free Student Movement）的领导人给“新左派”下的定义是：“这些学生很少读马克思的书。他们读加缪的书。”〔21〕

2. “新左派”强调人的尊严、个性和自由的重要性；“老左派”强调理性世界、科学技术对改造社会的奇迹般的作用。

哲学家艾恩·兰德目睹了60年代“新左派”的兴起。她认为，“老左派”基本上是30年代以来的共产党人或社会主义者。他们崇尚理性的力量，认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是最科学的社会制度。只有在高度科学性和组织严密的社会里，科学技术才能得到发挥，造福于人民。“一个现代化工厂生产的鞋，够全世界的人穿。”

“新左派”不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崇拜理性和科技的力量。他们认为“感情重于理智，信仰重于知识，娱乐重于生产，精神生活重于物质生活，人的本能重于科技，占星术重于科学，进入幻觉重于神智清醒。”〔22〕为了追求个性的解放，“他们宁可光脚穿鞋”。

3. “新左派”认为，战后的美国不存在工人同资本家的矛盾；“老左派”对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分析则基于阶级斗争的理论。

“老左派”的观点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阶级同资本家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社会的进步有待工人阶级起来革命，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新左派”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传统的阶级分类已发生了变化，“工人阶级”的成分和定义也发生了变化。工人同资本家之间不一定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最终也不一定爆发“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

“老左派”可能会说：“没有工人阶级，你将一事无成。”“新左派”则会反问：“所谓工人阶级到底指的哪些人？”〔23〕

“新左派”基本上通过学生运动进行“革命”。这些学生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占大多数，他们对现实不满，相信美国会变好，并希望通过投身于社会和政治改革运动对美国社会的发展施加一定的影响。这批人参加“和平队”，活跃在黑人运动、妇女运动、反战运动、环境保护运动之中。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社会其他年龄层和社会层的支持；另一类是激进分子，占少数。他们从罢课示威、驱赶校长、占领校舍，发展到烧征兵卡、上街打架、留长发、穿破衣、吸毒、放纵性欲，成了玩世不恭的“嬉皮士”，创造了一套从价值观到生活方式都与主流社会相对的“反主流文化”。他们虽是少数人，但是在历史的记录中，由于他们对社会主流文化的冲击之大、影响之广，“新左派”的标签也往往贴在他们身上。至今，他们的某些影响仍未完全消失。

从总体上看，“新左派”的目标显得过于宏伟，而失之具体。他们只有和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等社会运动溶在一起时才表现出实际效果。杰克·纽菲尔德也不否认这点。他在《一群预示未来的少数派》中写道：“新左派”运动对思想意识、组织原则、经济学和传统的政

治形式等问题不感兴趣……。它具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超验主义、玩世不恭、民粹主义、神秘主义和黑人民族主义等成分。这些也常常表现在个别“新左派”的言行上。(24)

尽管“新左派”运动常被认为是没有一个明确政治纲领的造反运动，但它在60年代各种运动中的作用却是不容忽视的。

四、“民众参与民主”

“民众参与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一译“分享民主制”)是“新左派”的口号。在“新左派”的纲领性文件《休伦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指出,政治生活的目的应是将人民组成一个整体,应能帮助人民表达内心的不满和愿望。“新左派”的各种政治活动基本上体现了《休伦宣言》的精神。他们在“动员群众,发动群众”方面颇做了一些工作。他们的具体行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积极参与民权运动,二是反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三是反对学校当局。

在“新左派”对社会进行全面抨击的过程中,社会上的种族歧视自然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60年代初,成千上万的大学生组织起来,到南方去,了解那里的种族歧视情况,并且发动黑人起来参加民权运动。这些学生回到北方后,在本校掀起了声援黑人的民权运动。

“非暴力协调学生会”(SNCC)的创建人之一朱利安·邦德在回忆60年代该学生会积极参与南方民权运动时说:“SNCC的计划是到像北卡罗来纳州的塞尔马这样的地区,开始组织那里的民众,干上一二年,搞起一个运动,使它能迫使地方当局允许黑人有选举权。”(25)

“新左派”积极参与的另一个运动是“反对越南战争运动”。

“反战”是“新左派”抨击美国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焦点。美国在越南的帝国主义行为同学生们在学校、教堂或父辈那里得到的“美国是个道义的国家”的教育大相径庭。被推崇的现代科技和发达的生产力竟然会用在大规模屠杀人类的战争之中。更有甚者,政府的各种宣传还一再为它的行为赋予人道、正义、捍卫自由的神圣使命。

1969年10月15日,积蓄几年的反战情绪终于爆发为全国范围的反战示威游行。这是反战运动的高潮。全国各地有200万人参加了这一行动。在此之后,各种反越战的活动从未停息。据奥克兰的一家特殊服务中心统计,在被征入伍的年轻人中,有一多半人根本不去报到。50万张征兵登记卡被撕毁。据一位记者报道,在美军的一个班里,有一半的人胳膊上带着黑袖章,以示对反战运动的同情。又据《幸福》杂志(1970年)的一份统计,在100万名大学生中,有3/4的人自称是“新左派”。尼克松总统的一个“校园动乱调查委员会”(Commission on Campus Unrest)得出结论:“绝大多数的学生……反对印度支那的战争。他们认为,如果战争是错误的,那么,所有支持这场战争的政策和行为也都是错误的……。”(26)

“新左派”的第三个造反行为是“反对学校当局”。

大学生们把学校做为反抗社会的目标是必然的。他们把学校看作美国政府的化身,是宣传和维持美国现行政策和价值观的重要喉舌和机构。

进入60年代以来,尽管一些大学成立了各种学生造反组织,但学生同学校当局的矛盾的急剧恶化是在60年代后期。学校对种族歧视和越战的态度,构成了矛盾恶化的起因。

1968年春天,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首先发起运动,质问校方对越战的态度。哥大校长格雷森·柯克为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作用辩护。学生们在给柯克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们这些年轻人使你心惊胆战。我们说,这个社会垮掉了。你和你们的资本主义是社会的病根。……你要的是社会安定和服从领导;而我们则要正义、自由和社会主义。(27)

当哥大新建的体育馆专为黑人学生出入开了一个便门时，学生们对校方的种族主义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占领了校长办公室，撕毁了校方储存的研究报告和论文。

紧接着，哈佛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俄亥俄肯特州立大学等，都相继爆发了学生运动，矛头直指校方在越战和种族问题上的立场。“新左派”的另一个组织“气象员”（Weathermen）在它的宣言中写到：

我们处在世界范围的魔鬼的心脏。（我们的）任务是消灭美帝国主义，创造一个没有阶级的世界。（28）

五、“新左派”运动的解体

1968年的反越战大示威很快被警察平息了。随之，“新左派”运动也开始走下坡路，到了70年代已失去以往的势头。“新左派”阵营内部的四分五裂更加剧了这一运动的解体。有的成了“嬉皮士”；有的转入地下，另立旗号；有的埋头经商，不问政治；有的则成为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新右派”。

导致“新左派”运动解体有客观和主观两种因素。从客观上看，60年代末，正当“新左派”运动发展到顶峰时，美国的政治和科技发展也发生了变化，对“新左派”构成了巨大的挑战。首先是1968年，代表右翼势力的尼克松当选总统。这不能不说是近10年来，“新左派”造反运动为自己制造的一个反作用力。占美国社会大部分的蓝领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满意“新左派”对美国传统价值观的摧毁和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这些人在尼克松和乔治·华莱士保守口号的吸引下，构成对“新左派”激进思想的抵制力量。尼克松的上台被社会上的保守势力看作美国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和强大的希望。

此外，1968年不仅意味着右翼势力上升的转折点，同时，一直被“新左派”批判的理性和科技的力量又一次向全社会（也包括“新左派”）显示了它的力量。1968年圣诞节前夜，三名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8号围绕月球飞行。整个美国被这一事件迷住了。人们坐在电视前，听着从太空传来的宇航员对地球的描述。屏幕上出现了月球和地球的图片。1969年7月，阿波罗11号首次将宇航员送上了月球，实现了人类登上月球的愿望。科学技术不仅征服了宇宙，也征服了美国人。阿波罗给人们带来的兴奋将“新左派”的鄙弃科技力量的风气一扫而光。

1969年，美国开始从越南撤军对“新左派”又是一次不小的挑战。越南战争是“新左派”用以反抗美国政治和社会制度的“支撑点”。只要越战不停，“新左派”的造反就有无可争议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并且“新左派”相信，只有通过他们的革命，推翻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政府，越南战争才有可能结束。但是，“新左派”没有料到，美国政府竟然会主动从越南撤兵。它意味着，现行的制度还能运转，并且行之有效。曾任60年代“新左派”喉舌的《壁垒》（*Ramparts*）杂志编辑的彼得·科利尔和戴维·霍罗威茨在谈到美国从越南撤兵对“新左派”的影响时说：“当美国军队最终撤回时，我们一些人开始对我们的政治信念进行长久和痛苦的反思。”（29）

美国撤出越南后，越南并没有像反战勇士所期望的那样，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越南在柬埔寨的帝国主义行为和在国内的不人道统治，迫使成千上万的人离乡背景，沦为难民。这些现象不仅暴露了越南统治者的本质，而且也深深刺痛了一批曾为越南独立而奋斗的“新左派”。他们为之奋斗的越南似乎背叛了他们。他们的失望之情不亚于30年代“老左派”对共产主义理想和苏联的失望。

70年代初，美国还经历了战后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它冲淡了60年代遗留下的政治风气。全国上下被经济危机的紧张不安气氛所笼罩。经济形势的恶化使人们冷静了许多，心理的“满足点”也低多了，实际多了。60年代的富裕生活使人们有闲暇去满足精神上的追求；

而在70年代,只要有一份工作,能喂饱肚子,就是最高的需求了。许多60年代雄心勃勃的造反派放弃了昔日充满浪漫和乌托邦式的幻想,而在家庭和工作中寻找生活的意义。60年代的气氛是一味追求自我意识,以至达到放纵自我的地步;70年代则被克制自我、服从规范的风气所代替。

“新左派”运动的解体也有其主观原因。其中一个致命的原因是“新左派”内部的分裂。到了60年代末,“新左派”阵营内部已出现明显的分裂倾向。“新左派”最大的学生组织“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SDS)被分成许多目标和口号不同的派别。“疯狂者”(Crazies)主张无政府主义;“进步劳工”(Progressive Labour)崇拜斯大林主义;“革命青年运动”(Revolutionary Youth Movement)提出暴力革命的口号;“气象员”(Weathermen)热衷于恐怖暴力活动。此外,在10万名“争取民主社会学生会”成员中,竟有9万多人愿意当“嬉皮士”,或不属于任何组织的“独立激进分子”。

上述种种因素无疑会影响“新左派”运动的方向。正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一些人失去了公开造反的社会气候,转入地下,继续为“新左派”的事业奋斗;有的则成为“新马克思主义者”,另树旗号,自成一派;有的在经过沉默、反思后,成了“新右派”;有的则加入“反主流文化”的阵营,成了“嬉皮士”。

“新左派”运动最终给美国留下了什么?

从积极的意义上讲,黑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大大改变了黑人和妇女的社会地位。1964年的《民权法》和1965年的《选举法》至少在法律上保证了黑人的应有权利。妇女的权利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到70年代后和80年代,如果再讲“妇女的天地只限于做饭和料理家务”的话,那么说这话的人一定会遭到抨击。黑人和妇女地位的改观(尽管是有限的)是与“新左派”积极参与民权运动,并制造如此浩大的声势分不开的。他们使决策者不得不考虑黑人和妇女的问题。

“新左派”的反战运动也给政府很大的冲击。美国在越南的每一次新的军事行动,都会在国内引起一场新的反战浪潮。国会越战后期拒绝同五角大楼合作,不再增加军事拨款,这其中不无国内反战运动的压力的因素。

从消极的方面看,“新左派”留给美国最大的副作用是,他们在造美国政府的反的同时,也摧毁了以美国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主流文化”(mainstream culture)。“新左派”只知造反、革命和“破坏旧世界”,但是没有意识到,“破坏”并不等于“建设”,因此,60年代留给70年代的,是无章可循的社会。这是为什么尼克松的“恢复社会秩序”(bring us together)的口号有如此大的号召力,这也是为什么“新保守派”的主要目标是恢复被60年代破坏殆尽的“道德文化”(moral culture)。

1980年里根上台,标志着保守势力的进一步扩大。转入地下的“新左派”无法掀起大的风浪,“新马克思主义者”也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整个社会风气是右倾的。变为“新保守派”的前“新左派”分子成为80年代活跃的政治力量。

科利尔和霍罗威茨在谈他们为何从以前的“新左派”变为里根的支持者时,讲道:

一点不错,我们的确背叛了60年代。投里根的票确实是告别过去的一切:沉迷腐败的第三世界理论的自我陶醉的幻想;着迷于苏联的集权统治;虚伪和自命不凡的反美情绪。这是“新左派”留给美国主流政治的遗产。(30)

1987年10月,一大批前“新左派”人物聚集在一起,对他们在60年代的造反运动深表忏悔。他们认为,60年代的行为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是妄自尊大、自我陶醉,充满了乌托邦式的理想。美国“新左派”的结局像一度向往共产主义的“老左派”(如“纽约知识分子”集团)转为新保守主义者一样,反映了近20多年来美国社会文化的变化趋势。

注释:

-
- (1) Hilary Mills, *Mailer: A Biography* (New York: Empire Books, 1982), p. 233.
 - (2) John K.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67), p. 86.
 - (3) 施咸荣等著:《美国文学简史》(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北京,第355—356页。
 - (4) Jack Newfield, *A Prophetic Minority*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66), p. 23; p. 87.
 - (5) Mils, p. 288.
 - (6) Ibid. p. 134.
 - (7) Ibid. p. 290.
 - (8) Ibid. p. 291.
 - (9) Ibid. p. 186.
 - (10) Carl Oglesby, ed., *The New Left Reader*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9), p. 26.
 - (11) Ibid. p. 24.
 - (12) Ibid. p. 26.
 - (13) Ibid. p. 25.
 - (14) Theodore Roszak, *The Making of a Counter Culture*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9), p. 93.
 - (15) Oglesby, p. 33.
 - (16) Paul Goodman, *The Empire City* (New York: Macmillian, paper, 1964), p. 277.
 - (17) Paul Goodman, *Drawing the Lin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pp. 97-111.
 - (18) Ayn Rand, *The New Left: The Anti-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A Signet Book, 1970), pp. 20-21.
 - (19) (20) (21) Ibid. p. 21.
 - (22) Ibid. p. 91.
 - (23) Oglesby, p. 13.
 - (24) Newfield, p. 20.
 - (25) Peter Joseph, *Good Times: An Or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 in the Nineteen Sixties* (New York: William Morrow & Company, Inc., 1974), p. 70.
 - (26) William Chafe, *The Unfinished Journe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05.
 - (27) Ibid.
 - (28) Ibid. p. 408.
 - (29) *The Washington Post Magazine* (March 17, 1985).
 - (30) Ibid.

海明威短篇创作模式探求

董衡巽

海明威的短篇创作有什么特色？与其他短篇名家相比，他有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不管他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也不管他的表现方式有多大的变化，他有没有一种模式？如果有的话，我们有没有可能探找到？这是海明威研究中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们可以先回忆一下初步印象。初读海明威的短篇，我们头一个印象是他小说中背景的淡化。他通常是简洁地勾勒故事发生的地方，给你一个方位，或者几笔白描式的景色，或者开门见山写人物。至于故事的背景，尤其故事发生的成因背景，很少交代。这是与众不同的，至少“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不是这样写的。

第二个印象也许是，写人物的时候，对于人物说的话，做的事，作者从来不作动机分析，我们只见人物的外部动作，不见他的内心世界。契诃夫从不离开人物的动作写人物的内心，海明威比他多走了一步。有时候他也写，而且写得很细，但并不是人物的深层意识；它们另有所指。《大双心河》中，战后归来的尼克真正关心的是扎营、钓鱼吗？显然不是。也就是说，作者不愿意用分析人物的手段透露自己的意向。

我们还注意到，海明威在写人物时，主要依靠对话和细节。对话很短，但不是从日常用语里提炼出来的那种灵活多变的口语，而是一种风格化了的对话。在对话里，有些用语时常重复，例如《白象似的群山》中的“做手术”，《印第安人营地》中的“死”，《杀人者》中的“聪明小伙子”。细节有时也多次重复，例如《杀人者》中的“墙”，《医生和医生太太》中的“门”，《乞力马扎罗的雪》中的豹，《老人与海》中的狮子等等。自称“用四个短篇打败了莫泊桑”（1）的海明威不会不懂精心筛选细节的重要性，他之所以重复某些细节，像重复某些对话一样，也显然另有匠心。

最后一个印象是他那个费人思索的结尾。你读奥·亨利的小说，开始也许不明白，可是看到最后那个叫你出乎意外的结局，你就会省悟过来：原来如此。海明威不是这样，他结束得过于平淡，有人称之为“零度结尾”。《医生和医生太太》、《大双心河》、《雨里的猫》、《杀人者》、《印第安人营地》、《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赌徒、修女和收音机》、《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它们的结尾似乎都像水一般地流去，不给你留下任何印迹。契诃夫笔下的万卡写了一封信，虽然他祖父没有收到，却寄给了读者，我们读了万卡那封凄婉动人的信，从而领会契诃夫的主题思想。可是，海明威的结尾没有提供这样显豁的信息，他常常把你悬在半空。

从这些印象里，我们能不能探求出他的模式呢？所谓模式，是指不管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内里存在着一种经常出现的、在相当程度上定了型的格局，这来源于作者长期刻意的艺术追求，镂刻着作者独特的艺术个性，到后来它们成了作者创作的规范。对于作家来说，题材可能会有变化，但长期形成的特有的规范有它一定的固定性。从我们的初步印象里恐怕难以求得海明威完整的模式，但是一些经常出现的迹象不能放过，它们是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包括两点：

第一，海明威经常使用的描写手段是对话和细节；

第二，海明威的总体写法是暗示。

关于第一点，再明显不过，凡读过他短篇小说的都会注意到。举一个例子。《杀人者》

的主题是一场未遂的凶杀事件（代表暴力世界）给少年尼克造成的恐惧心理；这样的主题，通常采取心理描写较为适宜，但海明威选用对话来表现，对话在小说中占了3 / 5的篇幅。其他短篇的对话也占相当多的篇幅。只有一个人物，无法对话的怎么办呢？用大量的细节，甚至重复使用。《大双心河》只有尼克独自一人在扎营、钓鱼，于是鳟鱼、蚱蜢、钓钩，钓钩、蚱蜢、鳟鱼，反复出现。这二者不是双向排斥，用对话就不用细节，或者因为没有对话才用细节来替代。《大双心河》不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通常是对话与细节 双管齐下。《杀人者》除了对话之外，不是反复描写看镜子、面朝墙等细节吗？

说“海明威的总体写法是暗示”，是因为这些对话和细节的最终用途是暗示。一般评论家说海明威“写法含蓄”，或者称之为“含蓄风格”，这些都是从表现手法这个层次上进行观照。要列出模式，力求精确和科学，我们可以说他是用含蓄、间接的方法来启示自己的主题。这一点很多人注意到了，例如，改编过海明威短篇的美国电影剧本作者为保留“海明威风格”费尽了脑汁，因为“那家伙写东西话里有话”。英国作家奥·赫胥黎体会到“他的作品字里行间都有含义”。（2）英国批评家华·艾伦在《英语短篇小说》中分析《大双心河》时借用艾略特“客观对应物”这一术语，论证海明威细细描写的人物外部动作（扎营、做饭、钓鱼）无不与内心世界（战争留下的精神创伤）相对应，从而确定小说的主题是“再生”（3）。

这些作家、批评家说的一回事：暗示。同样的意思，我认为英国作家赫·欧·贝茨的话击中要害。他在《论现代短篇小说》（1941）中说：“掌握暗示的艺术，用一句话说明两件或者以上不同事情的艺术，那就把短篇小说家要干的活完成一多半”，而“海明威明白，也极有必要使所有短篇小说家都明白，要在纸上表达很多很多东西而又一字不写这些东西，是可以做到的”。贝茨把海明威的冰山原理说得非常清楚，“八分之七”是通过“八分之一”暗示出来的。也使我们明白海明威自己说的“达到第四度和第五度空间的境界”（4）是什么意思。这近乎我国传统诗歌中“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境界。《大双心河》是他得意之作，他自诩这个短篇“写一个战争归来的青年”，但“小说没着‘战争’二字”（5）。正如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说，海明威所省掉的东西，“正是使作品富于神秘优雅之感的東西”。（6）

如果通过对话和细节，用含蓄、间接的手法暗示这个提法可以站住的话，那么，为了寻求他完整的模式，我们下一步的任务应该探索“暗示什么”这个问题，这是他模式的后半部分。

我们有了初读印象，再读他短篇创作时，可以发现他小说处处存在着对照，有时是讽喻性的对照。他第一部短篇集子《在我们的时代》这个书名来自“祈祷书”中的“给我们的时代以和平”，但是书中的故事，不论是小说还是小品段落，无一不是暴力，哪有什么和平？一个农民将妻子的死尸竖起来，“把灯笼挂在她嘴上”，这居然成了“阿尔卑斯山的牧歌”。尼克的父亲正吹嘘自己剖腹产手术的成功：“可以上医药杂志了”的时候，产妇的丈夫吓得“把自己的喉管割断了”。（《印第安人营地》）“弗朗西斯·麦康伯短暂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长期不幸的生活，一向胆怯的男人刚刚表现出男子汉的勇气就被妻子打死。（《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一桩没有实现的凶杀案引起种种反应，有的泰然处之，有的唯恐惹身，有的不能忍受，形成了对照，杀气腾腾的餐室与安德瑞孙屋里纹丝不动的宁静又形成了对照。（《杀人者》）一对外出旅游的夫妇雨天呆在旅馆里，一个喋喋不休，一个静静看书。（《雨里的猫》）有名的拳击家败落之后一时通情达理，一时疯得离奇。（《拳击家》）……

这种种对照用意何在？

两位“新批评派”作家用细读法研究了《杀人者》之后，提出“海明威风格是某种戏剧手法的表现”（7），这一点颇有启示意义。这说明海明威用对话暗示的对照，发挥了戏剧的功能：不同的人物通过海明威化了的对话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和反应，其中含有价值观和人生观方面的冲突。又一位研究者，谢·诺·格里斯坦教授，进一步指出，“海明威的短篇创作的基本技巧是运用相反与对比这一原型准则，说坦白一点，是运用相对或相反的势力和价值

之间的冲突与对照。”(8) 这句话说得更加周密,进一步注释了海明威戏剧表现手法的内核。

根据我们在初步印象基础上的钻研,再参照国外海明威专家的论断,我们可以进一步明确,海明威暗示的是#W1 人的内在的戏剧性。内在#w,是说海明威短篇中的冲突及其变化,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它们是隐藏在水面之下,通过“八分之一”暗示出来。

人的内在的戏剧性,“人”包括个人自身,包括人与人之间,也包括人与环境之间的冲突,环境又包括暴力世界和象征着厄运的自然界。写个人自身变化的,如《大双心河》、《打不败的人》;写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在他短篇小说中,所占比例最高,例如《医生和医生太太》、《雨里的猫》、《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写夫妻之间的紧张关系,《父与子》写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十个印第安人》、《某件事情的结束》写情人之间的矛盾……等等。有不少写人与环境间的冲突,如《三声枪响》、《杀人者》、《拳击家》、《最后一片净土》、《老人与海》,等等。这三种冲突也不是单向的,它们常常互相套在一起。《最后一片净土》中,尼克与暴力世界是一组冲突,人们的不同态度又是一组冲突,互相纠结。《杀人者》则表现人们对暴力世界的不同反应,这些反应集中在尼克身上,引起他内在的戏剧性变化。

至此,我们也许可以列出海明威短篇创作完整的模式: **通过对话和细节,用含蓄的、间接的手法暗示人的内在的戏剧性。**

这个模式是否灵验?我们不妨把它试用于他那个“零度结尾”,因为结尾,不管多玄,毕竟是聚光点,透露出作者处理对比、冲突的意向信息。《大双心河》的结尾写道:尼克“回头望望。河流在林子里隐约可见。往后到沼地去钓鱼的日子多着呢。”(9) 这是说,深受战争创伤的尼克再现了少年时代钓鱼的日子,多少摆脱了战争的梦魇,透露出日后彻底医愈创伤的曙光。《老人与海》中,“老汉又睡着了”,“老汉正梦见那些狮子”。(10) 老人梦见象征着青年时代活力的狮子,说明他仍是一个“打不败的人”。这个结尾也与某些读者的期望相反,暗示惨遭失败的老人内在的力量。

《医生和医生太太》的结尾写得非常费解。小说写了两组冲突。第一组冲突中,医生叫印第安人狄克为他锯木料,狄克指出这些木料是偷的,医生大为生气。狄克代表没有教养的粗人,有教养的医生既不能证明木料不是偷的,又缺乏干架的勇气。他输了。由此过渡到第二组冲突——医生同医生太太之间的冲突。医生回到屋里,太太问他为什么生气,他的解释(“我治好了他老婆的肺炎,狄克欠了我好多钱,我看他是想吵一架,就不用给我干活还债了”)缺乏说服力,她不相信“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还说什么“治服己心的,强如取城”。这说明代表世俗文明的医生败给了代表信奉基督精神科学的太太。于是来了这么一个与上文似乎毫不相干的结尾:

“我想出去散步,”医生说。

“你要是看见尼克,亲爱的,你跟他说他妈妈要见他,行吗?”他妻子说。

……他看见尼克背靠着树在看书。

“你妈妈叫你去看着她,”

“我要跟你去,”尼克说。

他父亲低头看着他。

“好吧。那走吧,”他父亲说。“书给我;我放口袋里。”

“我知道哪儿有黑松鼠,爸,”尼克说。

“好,”他父亲说。“咱们上那儿去。”(11)

正是这个莫名其妙的结尾蕴含了医生的戏剧性变化。他在两场对峙的价值冲突中失了平衡。在他身上表现出严重的失落感。但是同样喜欢户外活动的儿子并不喜欢他母亲的基督文明,他宁愿跟着父亲。父亲“低头看着他”这个平淡的细节暗示医生在思索:他的失重感正在消失之中。他在儿子的意向中恢复了一点点平衡。

按照当前流行的解构主义的说法,任何解释都是主观的,因此都是“误读”。我们发掘

出来的海明威短篇创作的模式，也是主观的，当属“误读”之列，而那些为了证实“模式”的例子当然是在“误读”指导下的产物。不过，解构主义有一点好：允许各种“误读”的存在。希望我的“误读”能引起更多的“误读”。

注释：

(1)《致福克纳的信》(1947年7月23日)和《致斯科利布纳的信》(1949年9月6日和7日)中，海明威表示他自信他的文学成就超过了莫泊桑。见《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85年。

(2)库·辛格：《海明威传》(1961)，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

(3) *The English Short Story*, 美国牛津大学出版社，1987年。

(4) 见《非洲的青山》(*Green Hills of Africa*, 1935)。

(5) 致查尔斯·帕耳的信，1953年1月23日，见《海明威谈创作》，三联书店，1985年。

(6)《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1987)，北京大学出版社。

(7) 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华伦合编：《小说鉴赏》(1943)，中译本见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

(8)《海明威的技巧》(*Hemingway's Craft*, 1974)，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74年版。

(9)〔10〕分别根据 吴劳和赵少伟译文，见《老人与海》，漓江出版社，1987年。

(11) 译文据漓江出版社：《老人与海》。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秦斌祥、朱传一

或许，当1958年加尔布雷斯在《丰裕社会》中首创“生活质量”概念时，他并没有预想到此后带来的一系列社会影响：生活质量成为时髦的政治口号；美国学者在这个领域掀起了相当规模的研究热潮，至今仍方兴未艾；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也纷起效尤。美国首先开始的生活质量研究，不仅比较全面、深入地描述和分析了人们社会生活的状况，而且也为政府制定社会政策，采取相应措施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简单地说，所谓生活质量就是生活状况的好坏程度，它的内容包括有形的物质水平和无形的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研究生活质量，不仅要考察生活的各种客观环境，还应测量人们对客观环境的主观评价。60年代中期，随着社会指标出现，从客观方面研究生活质量的学术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但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即包含主观态度的评价则是从70年代开始的

(1)。官方的统计图册《1976年社会指标》第一次以“公众反应”的形式列举了人们对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也就是在同一年，几位生活质量研究中卓有名气的大师，如安德鲁斯(F. Andrews)和坎贝尔(A. Campbell)等人提出了较为完善的主观态度测量方法，并运

用它对美国的生活质量进行了受到广为称道的研究(2)。此后,美国生活质量的研究便进入了一个以主观社会指标为主,主、客观指标综合使用,研究内容日益丰富的兴盛时期。因而,我们大致可将1976年作为分界线,此前至60年代中期是美国生活质量研究在理论上、方法上逐步萌芽、渐趋兴起的阶段。

本文拟对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作一初步探讨,以弄清该研究之所以影响广泛、持续时间久长的深层原因。当然,任何一项学术研究的兴起都有着相当复杂的过程,这里只能主要从其社会现实需要、理论界的探讨准备和研究方法的逐步完善这三个方面来进行一些介绍。

一、社会现实的迫切需要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最直接的原因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价值观念,唤醒了他们重视生活质量的强烈意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大发横财。战后,又经过20多年的发展,到60年代末期时,美国经济达到了空前的繁荣。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创造历史新纪录(3)。举国上下都为经济的飞跃而欢欣鼓舞。但欢庆之余,人们却吃惊地发现,并非到处都是一片阳光灿烂,可怕的阴影随处可见。环境污染、资源浪费、贫困问题、因工死伤事件等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正深深困扰着整个社会。

伴随着经济增长的第一个严重后果是环境污染。汽车产量的增加常被看作是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但更多的汽车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却是更大的威胁。释放在空气里的污染物大约有60%来自汽车的排气管,这直接对人的眼睛和肺部造成了损害。为增加生产盖更多的工厂、建更多的高大烟囱,就必然向空气中排放更多的有害气体,许多大工业城市的上空常常是烟雾弥漫。据估计,每年有超过二亿吨的污染物质释放到空气中(4)。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水源也逃不脱被污染的厄运,大量的工业污染物倾倒入河流,湖泊成了金属屑、废渣及其他垃圾的污水池。水质严重损害,成批的水生物死亡,饮水中毒事故屡屡发生,生活用水的安全程度越来越令人担心。

为了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自然资源以惊人的速度被浪费掉了。森林遭到滥砍滥伐,造成水土流失、气候恶化。露天煤矿的开采固然加速了煤产量的提高,却使地表结构遭受毁灭性破坏,自然风景变得更为险恶可怖。源源不绝的能源投入带来了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能源也随之日益枯竭。而为了经济增长,在未能安全地控制放射性元素时,就使用核能,导致出现了三里岛核电站事故。

经济的繁荣也并没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带来相应的富裕。美国社会依然存在许多生活困难需要救济的贫穷家庭。1970年全美国有2500万人被划入政府规定的贫穷范围之内(5)。而且,人们一般认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由于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机会不均等正使贫富之间悬殊越来越大。大多数美国的穷人并非像不发达国家的贫民那样悲惨,但在一个号称世界首富之国经济获得空前增长之际,贫穷的存在就成为令人震惊、令人不可理解的现象。这时美国除了存在一大批明显需要救助的穷人外,人们的相对贫穷感或者说主观上的贫穷意识在经济高速增长这个大的社会背景衬托下也显得更加强烈。贫穷问题引起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忧虑。

由于一味追求经济增长,忽视工作中的安全保健措施,工人的伤亡事故与产品产量一起同步增加。70年代初,据全国安全委员会估计,每年约有14000名工人因工死亡,200万人受伤。许多工人长期从事明显地有损于健康的工作。由于接触有毒物质或持久地在高频噪音及高温等恶劣环境里进行生产,工人患职业病的比率明显上升,每年死于职业病的人数达10万之众(6)。

还有一些在经济高速增长中日益显著的社会问题,如市政建设的混乱,交通运输的拥挤,

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公共服务质量的低劣,个人权利,机会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极大地恶化了人们生活的环境。

面对严峻的社会现实,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生产好比一把双刃利剑,在制造物质产品的同时,也会产生许多消极的副作用。同样的大烟囱,以前还意味着物质进步,而如今却被看成是遮天蔽日、威胁身心健康的庞然大物了。因此,许多有识之士指出,“生产本身不是目的”,加尔布雷克斯警告,“如果全神贯注于畅销品的生产,以此作为社会目标,我们生活的质量将受到损害。”(7)

于是,人们不再信任过去只以国民生产总值或人均国民收入作为好坏指标来衡量的“生活水平”。即“每只锅里有二只鸡,每个车库有两部汽车,每个家庭有两部彩电”,这种盛行的关于美好生活的观念也招致越来越多的批评。因为,随着人口增多,要满足这种需要就势必耗尽能源,制造难以处置的大量废物,使人类处于一个反受其害的环境污染之中。所以,在考察生活状况时,人们不仅看从经济增长的好处中自己得到了多少,而更要看得到的“是什么”和“怎么样”,逐步倾向于追求个人生活的悠闲、和谐和满足感,即追求“生活质量”。这种生活质量的范围很广,不仅指消费生活的改善,还包括工作、政治、精神等全部生活活动质量的提高。

这一切改变了过去强烈地追求来自外界物质刺激引起满足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形成了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达到内心和谐全面发展的观念。新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并非全部放弃对物质经济条件的要求,只是不同于功利主义完全受支配于外界压力,把商品货物的数量作为唯一的追求目标。新价值观是把一定的物质基础作为现代生活的必要前提,而更多地强调工作的意义和自主程度;强调政治生活中的参与率、各种机会权利的平等;强调闲暇生活的丰富多彩、人们精神文化方面各种需求得到充分满足。总之,新的生活价值观的实质是,社会运行从单纯注重物质因素转移到以人的发展为中心;从片面强调生活中商品货物的数量,转移到强调工作、消费、政治和精神生活中的意义和满足感,追求生活质量的协调与全面提高。

对社会生活的新认识,使人们日益不满于只顾生产、不管环境、贫富悬殊、安全等问题的社会政策。这种不满在1970年4月的第一次“地球日”达到高潮,人们借此机会表达他们对环境恶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的强烈抗议。同一时期的盖洛普(Gallup)调查表明,环境保护与减少犯罪同时被列为全国最急需解决的问题。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遍及美国大学的学潮之根本原因,也就是因为学生们对环境恶化、种族歧视、越南战争、政治权利不平等问题积怨甚重,是痛感生活质量下降之愤懑情绪的总爆发。

价值观念的转变对美国社会政策的制定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约翰逊总统的一系列施政措施上。针对经济增长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贫穷、环境等问题,约翰逊在1965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设“伟大社会”的目标。他指出,“伟大社会要求的不仅是(产品)有多少,而且是有多好;不仅是如何创造,而且是如何使用财富;不仅看前进的步伐有多快,而且看我们将走向何方”(8)。约翰逊总统继续推行肯尼迪政府的既定政策,宣布“美国无条件向贫穷开战”。在社会生活的其他领域,如医疗照顾,发食品券,环境、住房、交通、教育、人权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改善措施,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然而由于他同时扩大了侵略越南的战争,军费的明显增加,所以他无法完全实现“伟大社会”的目标,这就是大炮与黄油不可得兼的道理。约翰逊总统毕竟在改善国内社会生活方面做了一些事。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一个重大的政策变化,即由过去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转向兼顾社会进步的总体利益,谋求社会全面和谐发展、个人生活质量的提高上来。正如约翰逊所说,社会运行目的之达到与否,“不能用银行存款的多少来衡量,而只能通过人们的生活质量来测度”(9)。

本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美国处于一个经济增长十分迅速而相应地社会问题也与日俱增这样一个利弊相生共长的复杂阶段。由于生活环境的不断恶化,生活质量问题逐渐

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社会生活价值观念更新使政府政策的制定也必须考虑到生活质量因素。在这种深刻的现实社会背景影响之下，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就成为势所必然的了。

二、理论上的准备工作

追求生活质量不仅仅是现实社会形势发展所产生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引起了美国学术界的极大兴趣。理论工作者极力宣传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更进一步促成了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

60年代与70年代更替之际，美国各研究领域都或多或少涉及过生活质量问题。这里只择其影响较大的学科和个人作一简单概括。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与未来学这个学科的广泛影响密不可分。未来学主要是从现实的角度出发，预测未来社会发展状况及人类生活方式的变化趋势，因而关于人类生活质量面临的障碍及其改善的途径，也就是它研究的主要内容。尽管未来学派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但通常都以“技术决定论”为依据，其中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即悲观派和乐观派，这是根据他们对未来社会持有的不同态度来划分的。对未来社会作悲观分析影响最大的莫过于1972年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它是罗马俱乐部委托麻省理工学院梅多斯教授领衔撰写的报告。书中详细研究了食品、能源、人口、环境等全球性问题（当然美国也包括在内），认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并不是好事情，它使人类生活环境大大恶化。人类正濒临绝境，应阻止生产发展，使其处于零增长限度，以稳定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

一时间，对未来作悲观描述成为一种时髦。众多的文章著作讨论着一个共同的问题：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并非福音，人类生活面临着严重威胁。《人类前途展望》和《商业文明的衰落》两书的作者海尔布隆纳（R. L. Heilbroner）惊呼，经济增长带来的预想不到的副作用超过增长带来的好处，它使“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生活的质量恶化了”。

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一大批悲观性文章，主要根据当时盲目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来强烈谴责科技与经济的过度进步与发展，在生活质量问题上发出了世界末日式的预言，这不啻于给陶醉于6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的美利坚猛击了一掌，促使公众舆论和政府开始关注环境、能源、粮食等一系列涉及生活质量的问题。根据奈斯比特的跟踪记录，到1973年环境问题在美国首次成为比公民权利更为重要的新闻，在报刊文章中占了很大篇幅。这充分显示了人们对生活质量问题的深切关心。

如果说悲观派的主要贡献在于唤醒人们及早认清并采取措施应付面临的危机，乐观派则是着重探讨人类潜在的机会，指出迎接挑战的办法。之所以乐观地看待人类社会未来，是因为他们与悲观派对待科技进步的态度截然不同。乐观派认为，科技进步将确保人类生活的许多复杂问题得到解决，并为新的生活质量的形成创造一切有利条件。

乐观派以十分欢快的文笔描绘了微电子、生物等新技术革命给生活质量带来的。他们说，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发展，使社会物质财富急剧增加，自然会改变物质生活的内容。产品成本与价格降低，品种更加丰富，居民的物质生活相应得到改善和提高。随着新技术从工作场所走向家庭，人们的衣食住行都发生着变化。作为日常活动基本场所的住宅，现代化设备比比皆是，人们得以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因此，乐观派认为正是科技进步、经济发展，才使人们的闲暇时间逐步增多，为创造更高的生活质量提供了前提。

在以“闲暇活动”为主要标志的未来“消费社会”里，美国著名未来学家卡恩（H. Kahn）写道，人们那时将摆脱体力工作的劳役和精神上的高度紧张，而讲究生活的和谐、安适，追求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及各种生活情趣的满足；人们参加更多的礼仪活动和艺术欣赏，为了娱乐的目的而钻研手艺，组织各种体育竞赛，讲究烹饌美食，到国内外去旅游、探险等（10）。总之，人们生活在一个日益丰富多彩的社会里，享受着质量不断提高的美好生活。

上面的论述挂一漏万,仅是美国未来学者们早期观点中的只言片语。近期的未来学发展洋洋大观,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和奈斯比特的《大趋势》领其风骚。各种未来学宏论总摆脱不了技术决定论的窠臼,忽视其他社会因素的作用,这不免失之于片面。然而,从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观点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未来学家的如椽巨笔之下,都倾注了对人们生活质量的深切关心。尽管悲观派和乐观派对未来社会观察的角度大相径庭,得出的结论有天壤之别,但自始至终探索的主要焦点都是生活质量问题:社会生活面临什么样的威胁,人类应该抓住何种机会,采取何种手段去迎接严峻的挑战,以创造一个人人满足的高水平的生活质量。乐观派和悲观派从正反两方面向社会指出了注重生活质量问题的重要意义。

在宣传生活质量理论方面影响较大的有著名学者罗斯托(W. W. Rostow)。1971年在其代表作《政治和成长阶段》一书中,罗斯托把经济发展划分为六个依次更替的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他认为过渡到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工业社会中人们生活的一个真正突变”。(11)因为这个阶段在生活质量部门如文化教育、医药卫生、旅游疗养、住宅建设等行业中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人类历史上将第一次不再以有形产品数量的多少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要以生活质量的增进程度作为衡量成就的新标志。

罗斯托深入分析了美国社会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必然性。他认为,以汽车工业为主导部门的“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已失去往昔的迅猛发展势头,随着服务行业就业人员的不断增加,社会经济的主导部门已逐渐让位于以公共和私人服务业为代表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有关部门。由汽车工业的发展而引起的空气、水源污染以及大城市的衰败,这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只有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能得到真正解决(12)。再因为美国进入60年代后,居民收入一般都有较大提高,人们的欲望不断变化,没有钱的时候想赚钱,有了钱就想要社会地位,想要生活环境的舒适,想要精神上的享受。在罗斯托看来,在这些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不可避免地要进入一个追求生活质量阶段。

至于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有何意义,罗斯托有一段精彩道白,“这个阶段给政治的议事日程提出了一大堆要求:要求增加教育和保健的费用,要求大量投资以减轻汽车时代的污染和城市畸形化,要求作出计划来处理与穷人的收入和不平等的范围有关的问题,要求作出计划来对付这样一些人,即在观察周围生活状况和所面临的各种机会时打算进行抗议或者以违反法律的方式挣脱这个社会的人。”(13)罗斯托说,这里的“穷人”和“不平等”问题主要与黑人有关;而企图“抗议”和“挣脱”社会的人,则指富裕的白人青年。罗斯托认为,黑人的贫穷和不平等可望在“追求生活质量阶段”通过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和权利机会的扩散、平均来逐步解决。富裕白人青年问题是由于他们对严峻的社会生活状况如环境、贫穷、医疗等问题的强烈不满造成的,还由于他们对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产生的“厌倦之感”,他们要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多样的生活情趣。而富裕青年的这些不满、厌倦和要求正是“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要解决的问题。罗斯托满怀信心地指出,进入“追求生活质量阶段”以后,将会消除因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问题,平息社会内部的各种不满情绪,人们的生活丰富愉快,社会的发展稳定而和谐。

罗斯托“追求生活质量阶段”的理论到底有多大科学性,这里暂且存而不论,但和未来学派一样,他关于生活质量的理论也产生了较大的社会影响。未来学派和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探讨,反映了当时美国学术界对生活质量研究的热切呼唤。学者们从各个不同角度深入阐述追求生活质量的必然性和重大意义,进而为该研究的兴起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

现实社会形势的迫切需要和理论方面的探讨、宣传,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准备了必要的条件,而当时社会指标的出现又从方法论上为研究提供了工具。

用何种方法去准确测量和研究社会生活,这使学者们长期为之而苦思冥想。早在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 F. Ogburn)作为总统属下的社会趋向调查委员会主席主持编写了《最新社会趋势》的报告(14),内容包括论述美国生活各方面状况的29章。它并没提出一个研究社会生活的崭新方法和体系,但关于建立社会观测能力的思想却已初露端倪。

此后,在研究方法上面的努力日盛一日。最有意义的突破是60年代中期《社会指标》一书的出版。1966年以鲍尔(R. A. Bauer)为首的研究小组受美国航空和宇航局委托,研究宇宙空间计划对美国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影响。研究中遇到的一个问题是,没有一种系统的概念构架和综合分析的方法来对这些影响作出科学评述,于是学者们企图建立一种社会指标体系,用统计数字和数列来描述社会现状并预测社会变化。大胆丰富的想像以及精细缜密的设计,终于导致一种社会生活新的研究方法——社会指标的诞生。

同任何理论概念一样,“社会指标”一词在问世之初就存在多种歧义,时至今日,学者们也没就这一概念达成共同认可的意见。创始人鲍尔这样看,社会指标就是社会统计或“国情”,是一种“量的数据,用来作为具有普遍社会意义的社会状况的指数”,是衡量社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坏的尺度”(15)。奥尔森(M. Olson)在1969年的《社会报告纲要》中也进行了相应的探讨,他写道,“社会指标一词可以被解释为一种直接服务于标准利益的统计,它有助于对一个社会主要方面的状况作出简明、综合、均衡的判断,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对福利的直接测量。”这里鲍尔和奥尔森都明确地道出了社会指标与生活质量研究之间的关系,即社会指标是生活质量研究的科学方法。

自1966年《社会指标》一书出版后,一批以社会指标为方法研究生活质量的文章和书籍应运而生。比较引人注目的有1968年由罗素·塞奇(Russell Sage)基金会资助出版的《社会变化指标》。其后由总统行政办公室发行的《1973年社会指标》,也引起了社会极大重视,它向读者提供了关于美国生活质量的广泛背景知识有助于社会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这一时期的生活质量研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第一,在研究者看来,生活质量的内容广泛,无所不包。除衣、食、住、行这些消费活动外,它还指工作、闲暇以及政治活动等范畴。

《1973年社会指标》就包括卫生、公共安全、教育、就业、收入、住房、娱乐、人口等八个方面。第二,这时的研究主要停留在用客观社会指标对生活质量进行描述分析的阶段。所谓客观指标是相对于主观指标而言,它是对某一特定社会现象的客观状况进行计量的指标。如“城市人均居住面积”、“每万人口拥有的病床数”,就是这类客观指标。

客观社会指标无疑是准确研究生活质量的一个必要手段,在它观测生活时,大家心中都有一个无须明言的假定,即如果客观指标表明状况较好,则生活质量就比较高,个人对生活就比较满意。但在随后的研究中,人们对这个假定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怀疑。客观社会指标是否对生活质量进行了完美无缺的测量,换言之,假如客观指标表明某人在财产上十分富有,那么是否意味着他的生活质量就比别人高些,对生活的各方面就十分满意呢?

生活质量论者对用客观社会指标作为研究生活质量的唯一测量手段日趋怀疑。他们意识到,客观指标反映的只是人们拥有某种客观物质的数量状况,而这些客观物质到底对人们的生活有多大益处,还得从测量人们对它的主观评价中才能得知。因而学者们在测量客观生活状况的基础上更倾向于强调生活质量的主观心理方面,强调人们对生活的满意程度。一般认为,“所谓生活质量,就是个人在享受市场商品、闲暇、公共服务及评价他所处环境的自然社会特征时的满意水平”。(16)这里生活质量被定义为个人的满意水平,测量生活质量也就是要测量满足程度。

那么,什么是“满意”?学者们指出,“满意就是客观环境与人的期待愿望综合作用的结果”(17),是对欲望满足程度的主观评价。它不仅取决于客观上人们能得到什么、得到多少,还取决于主观上人们的感受和期望。按照坎垂尔(A. Cantril)等人的定义,满意可用一公式来表示:分子代表生活的客观状况,分母为主观期望;当分母(主观期望)大于分子(客观状况)时,满意程度就降低;反之,满意程度就升高。因而,满意水平,也就是说生活质量,受主观、客观两方面的作用。客观生活状况是人类生活的物质基础,但它对满意度的高低只产生间接影响。即使生活在十分优越的客观环境里,人们也不一定有相应较高的满意感。因为那时人们对生活的期望又会升高,还会产生新的不满意。富翁的满足感并不随财富的增加而增加,是由于他们会觉得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安全的资产、人身保障。种种新的期望,又会使他们徒增烦恼。

通过对生活质量概念以及满意感的讨论,研究人员对用社会指标作为生活质量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新的认识。同一满意水平可能来自于对两个悬殊很大的客观生活状况的评价,不同的客观生活状况也可能导致完全一致的满意度的产生,这都是人的心理期望在作祟。要测量这种心理因素,进而判断满意程度、评价生活质量,光用客观社会指标显然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相应的主观指标。主观社会指标就是在这种对客观指标测量生活质量的不信任感中产生的,是关于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感觉、评价、态度和看法的测量手段。它的出现标志着生活质量研究方法的不断成熟和完善。

主观态度测量方法的较早探索是60年代中期坎垂尔的“自我标定量表”(Self-Anchoring Scale),〔18〕这是一个生活阶梯图,分为依次排列的10个等级,最上和最下分别表示生活的最好和最差境界。要求回答者在阶梯图上标明目前生活状况所处的位置,以及过去和今后所处的和期望所处的位置,这样就使人的主观心理评价这种模糊概念可以用精确的数字显示出来了。

1976年坎垂尔等人又发明了Cs-Cd模式。即把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感觉分为完全满意(Completely satisfied)到完全不满意(Completely dissatisfied)等许多等级,用以测量满意感的不同程度。同年,安德鲁斯(Andrews)和威瑟(Withey)提出了D-T模式(Delighted-Terrible model):

(图略)

回答者要在量表上标出对某一生活领域满意程度的主观评价,经过技术处理后,就成为该领域生活质量状况的主观社会指标。如果用此量表对生活领域逐一测量,再汇总,便得出对总体生活质量的主观评价。(19)

安德鲁斯和坎垂尔等人的主观社会指标方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作为方法论领域内“最广泛的研究”而经常为其他同行所引用。因此,1976年对社会指标的研究可说是相当重要的一年,行之有效的主观指标在这一年中得到完善,同年也出版一批以这种主观指标与已有的客观指标相配合为研究方法的颇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和官方统计图册(前面的注释已提过)。方法论的成熟对研究工作具有决定性影响,从此以后,一个以客观和主观社会指标为方法综合进行的、能有资格称其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学术运动才真正在美国开始。

四、简单的评价

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的兴起,是当时美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现实社会的迫切需要、理论上的准备工作和研究方法的创新与完善为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为以后的顺利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同时也说明了其后该研究为什么能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和外国学者的广泛响应与支持以及其影响的历久而不衰。

从对生活质量研究兴起的探讨中,可以看出,生活质量论者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们对美

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并清醒地指出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正确关系。经济增长主要指经济生产方面数量上的增加,而社会发展则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除了包含前者的意义外,它还指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环境的改善、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经济增长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内容,是美国政府热烈叫喊的口号,但经济增长绝不能自然而然地带来整个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相反,它会产生许多极为严重的副作用,有时甚至引起社会的倒退。因此,经济增长应当不损害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以适应生活质量改善的要求。生活质量论者这些不同于传统观念的看法,植根于对经济盲目增长所带来的险恶社会后果的痛楚认识,是关于社会经济发展方针上的一个更符合社会目标的转变。不论以后的现实政策中是否真正体现了这种转变,但认识上的变化至少是值得称道的。

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可以看作是对人类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是朝向人类本性的一种复归。在片面强调经济增长的年代,物和资本是主要的财富和社会运行的目的,而创造这些财富的人只被看作是一种工具而已。本来作为社会主体的人类反而被动地受物类的支配,人的价值、人的需要完全受到漠视。社会的一些活动都被看成只是进行生产,生产的目的还是生产。当经济获得高速增长后,蓦然回首,人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却处在一个环境急剧变化、贫富悬殊依然十分显著、人身安全没有保障的社会之中。更为可悲的是,人的价值被完全扭曲,人类本性被彻底压制。疾首痛心之余,学者们振臂高呼要重视生活质量问题,它的直接要求在于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其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要促进人的自身价值的实现和人类本性的满足。人是社会的主体,应该凌驾于物之上,因此社会的一切活动都应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物为中心而运转。在现实社会中,人固然要进行物质生产,但生产本身不是目的,人也不是单纯地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一而生存于世的。生产的目的是为实现人的自身价值、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人们最终追求的目标是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创造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很满意的生活质量,这是人所共有的天性。生活质量论者指出,这种尊重人类自身价值、满足人类基本需求的良好愿望,只有在一个真正以人为本的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才可能逐步得到实现。还必须指出,伴随着经济发展而出现的一些问题,如环境污染,工伤事故等,经过努力是可以解决的,但是另外一类问题,如贫富悬殊等则是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缺陷造成的,也是它无法解决的。

10多年前,生活质量研究这一学术活动在美国首先兴起,经过一阵热潮之后,现已转入正常的研究阶段。当初,学者们一致赞同的是,该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人类生活面临的各种严重阻碍,找到改善生活状况的办法和途径,从而维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发展,促进人类生活质量逐步提高。时至今日,我们该如何评价这一研究的实践结果呢?应该说,生活质量研究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研究结论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学者们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运行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商品数量的增加,经济发展并非就是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因而,提高生活质量的呼声一直十分高昂,与此相关的环境保护以及反贫困等社会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政府部门也采纳了理论界的一部分建议,在防止环境污染、珍惜自然资源、加强工作和交通安全保护、合理利用闲暇活动时间诸多方面制定了相应的一些措施,并成立了环境标准委员会、职业安全保健局这样一些常设机构来具体贯彻提高生活质量的各项政策。所以,不能不认为10多年来美国的生活环境有一定程度的改善,这是生活质量研究的广泛社会影响带来的结果,是它不可磨灭的功绩。然而,不容忽视的另一面是,美国的生活质量仍存在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并没有根本好转、贫富悬殊依然存在、公共安全令人十分担忧,等等。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通过生活质量的研究使严重的社会问题都能得以缓解,因为还得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项研究与客观实践基本相符合,迫使政府和社会越来越重视生活质量问题的解决。

今天,回首东顾,面对中国的现实,我们能从美国生活质量研究的兴起中得出什么有益的启示呢?这是个颇耐人寻味的话题。美国的生活质量问题是在盲目的经济高速增长给社会

带来严重副作用时引起社会高度重视的。目前中国社会的现状不能不引发人们的担忧。众所周知,我国经济的发展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令人痛心的是,也出现了许多不应有的严重问题:环境污染加剧,交通事故频繁,工作安全缺乏足够的保障,这些问题都直接损害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诚然,我们并不否认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物质基础,但是经济增长不应以损害那些与人们的生活休戚相关的因素作为代价。因为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毕竟是社会运行的终极目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不仅要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还要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努力改善各种社会环境,提高社会发展的综合水平。而我国在这些方面有着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最近,美国社会学教授埃思蒂斯根据定量评估方法,对124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发展水平进行逐个排队,结果中国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只排列倒数第48位!这不能不令人震惊。社会发展水平是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在内的一国国力、现状的综合指标,是生活质量的全面反映。我们势不能再这样孤立地只注视经济发展而漠视社会发展与生活质量水平继续落于人后的状况,应制定综合性的更为完整的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计划,以促进社会全面和谐地发展,保持人们生活质量逐步稳定地提高;否则,美国的教训将不再只是大洋彼岸的神话。\$#!

注释:

(1) Michael Carley, *Social Measurement and Social Indicators*, 1981, p.34.

(2) Andrews and Withey, *Social Indicators of Well-being* (1976); Campbell and Converse, *The Quality of American Life* (1976); Liu, Ben-Chieh, *Quality of Life Indicators In US Metropolitan Areas*(1976).

(3) 吉尔伯特·C·菲特和吉姆·E·里斯著:《美国经济史》,辽宁人民出版社,第779页。

(4) 《美国社会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457页。

(5) 同(3),第819页。

(6) 弗雷德·阿尔瓦因:《新经济形势》,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页。

(7)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

(8) (9) Bauer, *Social Indicators*, 1966, p.228.

(10) H·卡恩、W·布朗和L·马特尔合著:《未来200年》。

(11) W. Rostow, *Politics and the Stages of Growth*, 1971, p.253.

(12) Ibid., p.239.

(13) Ibid., p.22.

(14) M. Carley, p.16.

(15) Bauer, pp. vii-viii.

(16) “Analytical Problem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 Quality of Life”, *Social Indicator Research*, Jan., 1980.

(17) Ian Miles, *Social Indicators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75, p.68.

(18) M. Carley, p.36.

(19) M. Carley, p.40.

“尘埃落定”话当年

——资中筠论杜鲁门对华政策新著读后

邓蜀生

1949年迪安·艾奇逊出任美国国务卿后，对中国的局势，他看不清，摸不透，说要等“尘埃落定”再作道理。

时光流逝40年，尘埃早已落定。对杜鲁门主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也早可论定。美国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汗牛充栋，而在我国，相比之下，就显得过分单薄了。资中筠新著《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1945—1950）》（重庆出版社出版），补了我国学术界这一专题研究的不足，使海内外读者首次比较系统地读到我国学者对这一重大历史时期的论述和初步结论。我作为一名美国史研究者，深为这一学术成果感到喜悦。本文不拟对这本40万字的专著作全面的介绍，只是谈谈我个人的读后感，就教于作者和读者。

杜鲁门当上美国总统，有其偶然因素，如果不是罗斯福病逝在总统任内，杜鲁门恐难有入主白宫的机会。面临历史大转变时期的局面，杜鲁门不免有急管繁弦应接不暇之态。对于中国局势，则更是陌生，接任伊始，基本上是萧规曹随，继承罗斯福的方针。最根本的一点就是扶持蒋介石。不过由于日本在罗斯福去世后不久就战败乞降，因此在扶蒋的大前提下也有不同的目的。罗斯福任内是扶蒋抗日，杜鲁门则是扶蒋反共。这不是说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友好感情，只是因为他早逝，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成为中国这个历史大舞台上的主角。因此，我们不必去臆断罗斯福如果不死必反或不反中国共产党，尽管在他临终前不久已有支持反共的迹象。

我们要研究的更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是在日本投降后，以杜鲁门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是怎样走向扶蒋反共的，是不是必然要走这条路。资中筠的著作做出了有根有据有声有色的回答，是我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的难得佳作。

—

在论述杜鲁门政府的扶蒋反共对华政策之前，作者简略地回顾了这一政策形成的背景，这就涉及到罗斯福的对华政策。经过分析论证，书中对这一政策作了很中肯的概括。它的基本原则是：“必须让中国坚持抗战，并且尽一切力量避免中国内战”，而为使中国坚持抗战，又必须扶蒋，因为“罗斯福始终没有放弃把蒋介石作为中国化身”的观点；对于中国共产党，“他还没有像后来的美国统治者那样敌对，因此他不反对必要时与中共合作”，但是，罗斯福的这一态度，在他去世前不久据认为有了变化。美国反共政客赫尔利在罗斯福去世前10天在华盛顿公开发表的捧蒋反共的谈话，虽然缺乏正面材料证明罗斯福同意赫尔利的言论，但是罗斯福也并没有任何不同意的表示，因此可以反证赫尔利的反共言论不是他个人意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边”的重要标志。作者认为：“大约在1945年4、5月间，也就是欧战结束之时，美国对华政策扶蒋反共的大致格局开始定下来。”罗斯福是1945年4月12日去世的，扶蒋反共政策可能沾了点边。

作者在论述这一转变时，谈到了“偶然与必然”问题，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开始倒向一

边是对内对外总政策的一部分，决不是偶然因素造成的”，而赫尔利之所以能公开表示他扶蒋反共的主张，“是因为他的态度适应了当时政策的需要”。当时整个形势的背景，正如作者指出的，欧战已经胜利在望，日本投降也只是时间问题，在美国决策者的考虑中，打击共同敌人的努力日益淡化，而战后如何对付苏联则日益突出。在内阁中，杜鲁门支持对苏采取强硬态度的路线，而中国共产党被看作是苏联在远东“扩张的工具”，因此，“根据这一逻辑，扶蒋反共是必然的结论”。这是对1945年4月杜鲁门接任总统时的总的形势作出的分析。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扶蒋抗日的形势已完全不存在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走进了“扶蒋反共”的泥潭之中，从浅入深，越陷越深，欲求“脱身”而不可得，妄图取胜而不可能，窘态毕露，成为美国外交史上罕见的拙劣之作。

二

《美国对华政策的缘起和发展》的精华部分是从论述日本投降后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开始。

日本投降后，在中国的政治力量和斗争的矛盾双方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这是中国的内部问题。可是在美国统治集团心目中，认为共产党后面有苏联，而美国自己则以蒋介石的保护人自居，事实上也是蒋介石政府的保护人。这样，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内部斗争，美国人插足进来了。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中，把苏联的份量考虑得很重，它错误地认为中国共产党会像国民党政府得到美国全面支持那样获得苏联的援助。作者分析美国自战争结束到1945年底，从三个方面扶蒋压共以达到“建立一个在蒋介石统治下的‘统一’的、亲美的中国”，三个措施的第一条就是“借助苏联的力量，取得苏联支蒋而不支持中共的承诺”。1945年8月14日签字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双方换文中明文规定：苏联给中国的援助“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及国民政府”。这个条约的签订，美国是起了促进作用的。美国的目的之一是“使国民党与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以孤立中共”，“不论当时苏联本身意图如何，在借苏联压中共这点上，美蒋是一致的。所不同者，美国希望压出一个和局来，而蒋则认为因此可以对中共为所欲为，采取更强硬手段，更加放手地诉诸武力”。资中筠的这些分析是颇有见地的。

这些当然是美国的如意算盘。它在大力支蒋的同时，必然是压共，可是它又不愿使自己卷入中国内战中为蒋介石而战。这样，美国的政策既不能使蒋介石满意，又无法使中共就范，结果反使中国内战危机加深。为了执行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政策，就出现了马歇尔使华这一段插曲。书中以相对多的篇幅论述了这一结局十分不光彩的历史。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就中国人民对马歇尔使华从欢迎到反对作了阐述，话虽不多，但值得注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公众舆论并不是一开始就反对马歇尔的使命的。事实上，当年马歇尔刚到重庆时，曾掀起一阵“马帅热”，我当时作为一名年青的新闻记者，躬逢其“盛”，津津有味地报道过蒋宋美龄为马帅送鲜花，民主人士频频拜访马帅于行邸之类的新闻，还出席过马帅的记者招待会，好不热闹，后来到了“马帅八上庐山”，一次比一次让中国人民失望，最后，中国人民得出自己的结论，这位马帅来中国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对付共产党，道不同，不可与谋。

马歇尔铩羽而归，美国的政策也有大幅度的调整。如果说在1947年1月以前还有促使国共相和的一面的话，1947、1948这两年就成了美国大规模援蒋的时期。作者指出，在1947年经过一段时间观望后，杜鲁门政府面对蒋介石政权“在精神上已经瓦解”，而“共产党的队伍精神极佳”（魏德迈1947年7月29日给美国政府的报告）的局面，决心挽救“沉船”，“阻止中共统治中国”。

历史嘲笑了这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政客和将军们。作者根据美国档案材料和有关人士（司徒雷登、凯南、顾维钧……）的回忆录，对美国当局在眼见国民党大势已去的情况下谋

求“脱身”的窘态作了十分生动的描述。“考虑‘脱身’”这一章写得颇精采。作者在这里提供了我国研究者过去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涉及的背景材料。作为附录列在卷末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34这份文件,说明美国当局幕僚人物中并不是没有对中国形势和前景有所了解的人,可是决策当局一叶障目,使其看不远,也看不清。这个叶就是错误地看待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也就是作者所正确指出的,“美国始终没有把中国革命作为独立的事物对待”。他们认识到“阻止中共统治中国”已不可能,就把“阻止中国成为苏联的附庸”作为政策目标。这一转变,意味着美国当局不再把蒋介石当作中国的“民族化身”了,正如作者提供的材料所说明的,“美国确实有换马的意图”。但是蒋介石岂容你杜鲁门轻易“脱身”,同时,蒋也深知要在国民党内外找“新马”谈何容易。更重要的一点是,美国政府“冷战”恶梦方酣,它也决不会听任中国共产党顺利地完成革命使命。所以尽管美蒋矛盾迭起,美国却仍得与“委员长”打交道。但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蒋介石集团逃离大陆之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不得不转移到怎样确定对新中国的政策上来了。这对美国当权者说来,是多么不愿意,又多么不顺手,可是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三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的《美中关系白皮书》(《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至1949年时期》),是杜鲁门政府承认对华执行扶蒋反共政策失败的总结。资中筠指出这份文件“有它坦率的一面,也有不坦率的一面。……美国政府并没有认真吸取教训,并没有改变其念念不忘干涉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内政的政策观念”。征诸美国对待新中国的政策,上述论断是符合实际的。作者举出了艾奇逊的“等待尘埃落定”的名言,来概括从1949年初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的杜鲁门政府对待新中国的政策。艾奇逊在中国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巨变面前,不无惶惑地表示:森林里一棵大树倒下,需等尘埃落定,才能看清其造成的后果。在为时达一年的时期中,杜鲁门政府在对新中国的外交承认、经济关系、文化宣传以及台湾问题上,都表现出观望、犹豫、举棋不定,反映在决策上,有过起伏变化。作者在阐述和分析这段时期的复杂关系和纠葛时,表现出了她的研究水平和分析问题的卓识。特别在台湾问题上,作者对美国的对台政策所作的分析研究是出色的,令人信服的,揭示了美国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企图阻止蒋介石到台湾以便分离台湾(1948—1949)、决定放弃台湾(1950年初)、重新走向干涉(朝鲜战争爆发前后)。她在1982年曾经发表过《历史的考验——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对华政策》专文,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和舆论界的重视,在本书中,作者又丰富了她前面取得的研究成果。

书中有“国会和‘援蒋集团’的作用”一章。这在全书中起了画龙点睛作用。谈美国对华政策如果忽略了国会议员的作用,那就很难谈清楚,谈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不注意美国国会内的“援蒋集团”,那就更是忽略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一般说来,我们往往对美国总统的作用看得比较重(有时可能过重了一点),而对国会及议员的作用看得比较轻(有时似乎过轻了一点)。作者以专章来谈美国国会在援蒋反共方面起过的作用是很有见识的。因为美国国会以及围绕着国会形成的援蒋游说活动“规模之大,涉及美国政治之深,对美国重大决策的影响都有其不寻常之处,是中美关系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侧面”。

有援蒋集团,同时也有不赞成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的集团。围绕着对待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采取何种政策,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形成了两派(虽然不是泾渭分明的)。一派是以干涉他国内政为己任,另一派是比较正视现实,这两派各有其代表人物(今天也有)。作者在分析杜鲁门时期对华政策的两派时,没有采取绝对化的一刀切方式,实事求是地指出两派的大前提都是反对共产主义,都不希望中国共产党过安稳日子,

但又都不主张美国出兵与中国共产党打仗（尽管出发点不一样）。作者提出了她的“上限”和“下限”论，即两派共同的“上限”是反共，“下限”是美国不出兵。两派的分歧“就是在这个范围之内的选择”，表现为战略重点上的分歧——欧洲第一，亚洲第一，或欧亚并重；还表现为对中国现实的认识的分歧——对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共力量和中国革命运动的性质的认识；以及对美国实力的估计——是力大无边，无所不能，还是力不从心，并非万能。书中对这两派的分析有助于读者了解当时美国对华政策的特点，对认识今日美国对华政策的起伏变化，也不是没有帮助的。

“司徒雷登大使的梦想和现实”这一章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着墨虽然不多，但对这位“在这一段中美关系史上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的勾画很是出色。这位美国大使与别的一些美国政界人物不同，他有着与中国关系紧密的个人背景，不仅是因为他出生在中国，而且他一辈子的事业也在中国，堪称地道的“中国通”。他在中国的几十年教育生涯，为中国现代教育事业作出了贡献，正如作者所指出的，他作为教育家，“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得到相当的信任和好感”。他享有的自由派教育家名声，本来可以在内战前夕的中国有所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曾期望他能“起一点积极影响”，但是，“以后的事实证明，司徒所起的作用完全与这些期望相反”。

平日我也曾与友人们谈论司徒雷登这个人。言谈之间，有人认为司徒雷登如果不当大使，以一个自由派教育家身份，在美国——国民党——共产党的三边关系中，起一种信使和润滑作用，也许就会是另一种历史评价；还有人认为司徒雷登是“美国的胡适”，都是文人从政，又都当了“过河卒子”，涉足自己并不在行的政治领域，吃力还挨骂……这种类比未必贴切，但论者都带有惋惜之情。资中筠则以严肃的态度对司徒雷登担任大使期间的表现作了剖析，特别指出，司徒雷登比起美国政府中其他人来，“他对蒋介石幻想更深，持续更久”，说明他不完全是被动地执行美国政府政策，“而是对援蒋反共倾注了个人的感情，十分积极主动”。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他比一些职业从政人员更缺乏现实感，在某些方面比当时的美国政策走得更远，在个别问题上甚至自行其是。美国的政策本来已充满矛盾，这位大使的思想和行动就更加矛盾百出。”这个评论是相当严峻的。作者声明，“本书无意对他本人作出全面评价”，只是对他作为大使的表现略加评述。我国学术界对这样一位性格复杂、言行矛盾的人物的全面研究，据闻已有几位青年学人在进行，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亟愿早日见其成果。

读完全书，获益匪浅。这本经过深入研究写出来的学术著作，既有历史性，又有现实感。写的是1945—1950年间的事，又何尝不是认识此后几十年来中美关系的曲折发展历程的有益参考？唯一感到不足的是中方资料少，作者也申明在先：主题是美国对华政策，不是全面的中美关系。不过，总希望分散在海峡两岸的中方资料能更好地共同为学术研究服务，有朝一日能有根据丰富的中方资料写成的中美关系史问世。

这本书的书名似乎长了点，影响了它对读者的吸引。我试借箸为筹，以《前车之鉴》为主题，辅以《美国对华政策（1945—1950）》副题，如此这般，中筠同志以为如何？